

北京女子劳教所凶残洗脑纪实

文 / 张亦洁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目录

前言 3

一、一套邪恶完备的洗脑机制 5

二、变异的、邪恶的心理咨询 8

三、三次追写 11

四、烈日下的折磨 14

五、不眠的十八昼夜 19

六、书信与罪恶 27

七、利用亲情逼其“转化” 31

八、株连 34

九、信仰不可丢 37

十、半军事化的集中营里 51

十一、在法上谁也动不了我 55

十二、利用群体胁迫 60

十三、一天接到六篇经文 64

十四、站起来 67

十五、出口的劳改产品 70

十六、“对你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全做了” 72

十七、迫害中的觉悟 74

十八、惊恐 萨斯 76

十九、法轮大法是正法！ 77

二十、出所 78

后记 83

补遗 85

我呼吁全世界的正义之士能来关注，声援，制止发生在中国的对无数大法弟子的这场血腥镇压！

我呼唤人权法律！呼唤良知正义！呼吁停止一切迫害！

让我们——全世界的善良人民和正义之士共同携起手来迎接一个佛光普照，神圣光明，幸福美好的新人类！

（全文完）

他被迫申请退掉住房，停止还贷。把仅有的一份工资全部用以支付孩子继续学业和维持全家人的最低生活费用。

几年来，全家人艰难度日，饱受骚扰和牵累，苦不堪言。而对我的迫害又波及株连了我长春老家的亲人，他们被兴师问罪，深受牵连。

我的先生一直是我回避的一个话题，长期以来，他饱受株连，面对这样一个强权政府我无法保护他，甚至让他有一份起码的宁静都做不到。

他一直负责我国对欧洲方面的经贸事务，工作十分繁重。即便如此，从邪恶逼迫我“转化”、勒令我放弃法轮大法的那天起，邪恶就把他当作筹码并利用他，甚至要挟他。部领导和我的每一次谈话，都要请他在座，给他施加压力迫使我“转化”。当邪恶对我的迫害达到白热化、不断的拿撤职、开除胁迫我“转化”时，我依旧公开陈述我的立场观点，指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所谓的“取缔”是错误的。强权写信派人象宣读圣旨一样，大庭广众之下向他宣读：“你要继续站在张亦洁的立场上，我们在你的问题上将有所考虑。”并多次要挟他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你要想清楚，要站稳立场，你不要成为部党组处理张亦洁的阻力和绊脚石……”。当先生得悉我将被劳教，便与部领导据理力争。邪恶就对他说：“我对你的行为感到震惊，我会记住你的表现，我记你一笔帐……”；“张亦洁都不要家了，只要法轮功，你还看不清楚？！……”

2000年4月，我被外经贸部下放到研究院后，就被停止了工作，我一直没有岗位而闲坐，每天打水、扫地、取报纸。我被邪恶打入另册，不断的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渠道的迫害便再也没有止息。

从劳教所出来以后，我一直遭受单位和居家两处的监控。单位领导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没有“转化”。”我上班，楼下保安强行跟上班车。单位和居家两处电话被监听。我时常被秘密跟踪。特别在敏感日期，我被公开跟踪，保安在楼道里放一张办公桌八小时对我监控。我不能擅自离京，休假或探亲必须打报告层层报批。我不能会客，甚至中午不能在会议室休息。而且我被剥夺第13个月的工资。人人都有有的工资普调我被剔除。去年3月，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仇恨大法的邪恶积极操作，北京市公安局俩人在我不在的情况下非法撬开我的办公桌进行非法搜查。去年底我又被无理取消干部休假等等。

面对目前全国范围内仍在继续的种种邪恶的迫害，我正告当权者和执行者放下屠刀，给自己留一线生机！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积善德福报，留一条后路！

前言

当我带着一身伤痛正念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时，那铅灰色的高墙和沉重的大铁门还未及我回头望上一眼，就被那轰然而闭的撞击声推出思维之外，我双脚踏上了“自由”的大路。往来车辆在我面前绝尘而去，一股沧桑之感袭上心头、恍如隔世。片刻之前，这堵高墙里残酷的、活生生的、沉重的现实，象流星倏然闪过而感觉异常遥远了。我知道大铁门关闭的那一刻，身后所经历的一切，瞬间成为历史而被师尊隔开了。

走出四角天空，心头依旧沉重，我分明的感到了这块土地仍然密布阴霾。沉重之中我感到了一种使命和责任，脚下的路不管还有多长、多艰难，我都将一步一个脚窝的走好。

二零零三年七月，我结束了两年零四个月炼狱般的岁月，堂堂正正的走出了这座魔窟。然而当亲历成为历史时，活生生的现实依旧继续着我经历过的那些暴行和罪恶，一个个血淋淋的鲜活的生命和白骨垒叠的历史依然无情的、沉重的重叠在一起。无论是小的时间层面还是大的历史范畴，人类起始以来记录着的谤佛的深重罪恶如翻版一般的被克隆着，如毒瘤一般的恶性膨胀着。然而中共政府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起至今整整七年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集人类历史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当局迫害时间之长、被迫害人员之众、虐杀手段之残忍、舆论迫害之广大，成为人类的史无前例。法轮功学员只为修炼“真善忍”，追求真理，坚持自己的信仰，就遭到了残酷的全国性的屠杀、迫害甚至卑鄙的暗杀。阴谋栽赃、罗织罪名、买凶陷害、编造谎言，真理被颠倒、事实被歪曲、真相被封杀，中国所有的媒体全部被操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无耻的欺骗惑众。

一亿修炼人的正信遭到扼杀，精神和肉体受尽摧残，家小株连无数！全国范围内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判刑，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几千大法弟子被当局迫害致死。还有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露宿街头、下水道，有的被非法关押在收容所，他们甚至以乞食维生。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教授、专家、学生、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各阶层无所不包。而他们的家人受尽敲诈勒索，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余者老幼衣食无着或借贷糊口或流落他乡。

七年来，规模最大、最普遍、最集中、为数最多、最残忍的迫害场

所之一就是劳教所，那里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无数法轮功学员被当局送到这里长期非法关押，对他们实施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恶警和犯人使用特务手段，酷刑手段，杀人不用刀的软折磨，五花八门的精神虐待等等，对大法弟子进行暴力洗脑。那种恐怖让人不寒而栗。而实施暴力洗脑的那种荒唐和无法无天就是明明白白的命令法轮功学员：你不能那样活，你必须按照我的命令去活；你必须换掉你的思想，装进去我允许你有的思想；你必须换掉你的信仰装进去我命令给你的信仰。

然而，这种借助庞大国家机器、恶党组织、司法、媒体宣传等全方位的实施精神迫害，肉体折磨，滥用种种酷刑，强制逼迫一个偌大的国民群体去改变一种纯纯粹粹的思维、思想，这在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用一句“强奸民意”岂能描述的了。这种扭曲人性，辱没人格，扼杀人的尊严，摧毁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是人类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古往今来人类走到今天，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却被今天的中共，繁衍畸变出这等野蛮卑劣的、闻所未闻的罪恶，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的最大悲哀。正信无存，良知泯灭，人性堕落，十恶俱全，这是中华民族难以承载的奇耻大辱！天理昭昭，法网恢恢！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个罪恶迫害的阴谋者、当权者、当事者、胁从者，如不改过弥补，都难逃其咎而必将遭到历史的严惩！

从劳教所正念闯出之后，一股强大的动力一次次驱使我提起笔记录下我的那段经历。对往事的回忆，使我感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现实所处的环境又使我对以往挥之不去而越发感到了一种责任。我出来以后至今依旧遭受单位和居家两处的监控。我的纪实揭露受到了种种干扰，我写写停停，停停再写，努力排除各种阻碍，记录下我在劳教所亲身经历被迫害的些许片段。仅仅是片段。

我作为千千万万被迫害者之一，能够正念活着走出劳教所，我已没有了对生命的患得患失，仅有的只是肩负着的一种责任，为那些和我一样身陷魔窟却失去了生命的死者；为那些灵魂迷失了的至今茫然不知所向的生者；为那些饱受愚弄而至今不知真相的善良的芸芸众生而提笔抗暴，将恶行昭彰于世。

我记录下的人名都是真实姓名，以在当前形势下揭露邪恶、反对迫害、呼吁停止迫害和以利有关方面调查取证。

谨以此文记录那段现在仍在发生和重演着的现实和历史……

上这座生命的航船驶向新生的彼岸。

衷心希望觉醒过来的弟子一路走好；还在迷茫中踟躇不前的学员要赶快醒悟，赶上正法进程，遵师嘱做好“三件事”，不枉千万年的轮回等待，走向最终的伟大回归！

补遗

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人。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1982年国务院三部委合并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遂转入该部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被派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长期工作，任二等秘书。回国后仍在外经贸部（现更名商务部）办公厅工作，任某处处长，直到1999年因坚修大法被迫害。

我于1995年初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政府非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因坚修大法遭到长期迫害。在邪恶之首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指使下，在前前后后七年多的漫长时间里，我失去了最起码的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的环境和权利，身心遭受巨大伤害，亲人无辜遭受牵连，而这种迫害至今仍在继续。

1999年7月中共宣布“取缔”法轮功后，部机关便开始全面筛查法轮功人员。我因7、21上访和因一直堂堂正正表态坚修大法而受到了外经贸部各种打压、迫害。从99年7月至2002年3月期间，我被外经贸部先后撤销党支部书记并开除党籍；撤销处长职务并降级为最低职员；开除公务员队伍，调离外经贸部机关。

此后，我又因上访和在邪恶威逼下毫不妥协而不断遭受迫害：我先后四次被警方非法关进拘留所。两次被警方非法拘禁在派出所和学校里。我曾被迫流离失所，曾被警方送进收容所。两次被送进洗脑班，强制洗脑。2001年5月因拒绝“转化”而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劳教期间因拒绝“转化”，又被加刑十个月。

我原本有一个安宁、富裕、和睦的家庭，但是一场迫害摧毁了这一切。监控骚扰毁掉了安宁，“经济上搞垮”毁掉了富裕，忧愤离散毁掉了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毁。

在我遭受迫害之后，我的一双儿女于2000年9月双双考入大学，而我被降到最低级职员的工资面对俩个大学生的巨大开支而变得微不足道，全家人的生活一下陷入窘境。特别在2001年至2003年，在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多的时间里，单位又停发了我仅有的一点工资，使全家人的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我的先生面对经济上的困境一筹莫展。最后，

又一个走失的弟子，我想到了陈颖，想到了那些迫害中不断觉醒的一份份的网上声明。更想到了那些至今仍在迷途中不知归路的生命。

其实我们是共同走过了这一段心路历程，我们都在师尊和法的博大的慈悲里融化掉了各自的执著和各自的偏颇，走正归正着自己。当我走出劳教所，拿起师尊讲法开始补课。劳教所那种邪恶环境下对正法莫名的期盼派生出我不少执著。通过学法，我全面深刻的领悟了师尊对这场迫害的根本态度；对弟子们如何走正自己的路有了清醒的认识；也明白了自己在这场迫害中的不足和若干亟待加强之处。这过程中是师尊宏大的慈悲首先化解了我的心结。师尊对迷失“转化”学员一而再、再而三的谆谆告诫和“不落下一个弟子”的一等再等、一等再等，深深的震撼了我。起初我心中颇有不平，劳教所里度日如年、漫长岁月的痛苦经历，一幕又一幕的暴行，一张又一张邪恶、扭曲的脸活生生定格在我生命的记忆里。我一边看法，一边含着眼泪对师尊自言自语：“师尊啊，她们还值得一救吗？！您知道啊，邪恶要她们有多坏她们就有多坏呀！”但当我一篇又一篇的读下去，便一次又一次的热泪滚滚。我为师尊和无边大法的伟大慈悲，溶化了内心的一切忧怨和那些丝丝缕缕挥之不去的痛彻……。我的心灵被那种恒久博大的慈悲笼罩、浸透我整个灵魂和每一个细胞，我重又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这场迫害，看待以往，透视自己。

所以，我最想说的就是：走失的弟子们，师尊仍在苦苦等待着你们的回归。在正法洪势未临之前，师父还在给你们时间痛定思痛；还在给你们机会在风浪里校正船头。但是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你们不可以熟视无睹师尊不仅一再二和一直再三再四的慈悲等待。就目前来说，正法洪势的急速推进，使时间越来越接近人类那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正如此，你们也将越来越少返转的时间和余地了，切不要把你的醒悟等到风雨之后！如果是这样，那千万年等待的机缘将毁于一旦，那千万年千辛万苦的层层下走将失去任何意义，那一切都将化为瞬间的了结和仅剩下的无尽的追悔！

路是自己走的，方向是自己选定的。所有众生，包括那些行恶者，真、善、忍就你身边，邪恶也在你身边，良知、道义、善举、恶行都在分分秒秒的衡量着每一个生命，那就是生与死的抉择。即使那些行恶者，你能放下屠刀真心向善，加速弥补，“真、善、忍”不拒绝任何一个善良的生命。

“真善忍”是人类的诺亚方舟，所有警醒的善良生命，他们都将踏

一、一套邪恶完备的洗脑机制

从二零零零年初起，大批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进拘留所、劳教所、监狱，邪恶猖獗下颠倒了的世界，使劳教所原有的职能发生了变化，成千上万的修炼“真、善、忍”高德大法的善良群体成了强权的专政对象、扼杀对象，一切都围绕“转化”，“转化”是精神扼杀的手段，让你信念崩溃、精神死亡，同时也成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消灭”的一部份，这是它们的罪恶目地。他们使原本就违背人权、背离人性的“思想转化”变为无尽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在邪恶从上到下疯狂迫害的初期，一整套完备的“转化”机制就在邪恶的阴谋运作下，验证实施。

（一）大量的虚假邪恶的“转化”洗脑资料。二零零零年劳教所就开始出售专为洗脑而编造的攻击大法和师尊的所谓“法轮功分类教材”几本书，强迫学员购买必须人手一套。学员称大黄本，小黄本。还有攻击大法的各种宣传画报、音像资料；揭批大会发言录象；李昌、姚杰等人的电视录像；以及所有“焦点访谈”中诽谤法轮功的录象资料；指使犹大乱法的录音带、小册子等等。这些虚假捏造的极其恶毒的败坏大法的资料充斥劳教所。

（二）蒙蔽、策动社会力量参与洗脑迫害。当局蒙蔽和策动社会群体与个人参与迫害。他们找来所谓社会名人蔡朝东，到劳教所谤法乱法；全国妇联召开大会时，邪恶请部份全国三八红旗手来到劳教所，进行所谓感化劝诫，表面结成什么“帮教对子”欺骗外界，实际不许保持联系，因为恶警决不允许学员透漏一点受迫害的真实内幕；找来公安司法机构人员进行所谓法制讲解，实则进行谤法和学员思想“转化”施压威胁；他们还找回来“转化”后出所的最邪恶的犹大进所乱法。

更邪恶的是，他们责成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的单位停发其工资，或开除工作，断绝经济来源，使全家人生活无着落，胁迫其“转化”；威胁、蒙骗大法弟子家人、亲友到劳教所去哭闹、跪求、辱骂、撞墙，要挟离婚等等，以种种卑鄙的手段从精神上摧残施压。

（三）步步紧逼的“转化”程序。这个“转化”程序相当邪恶，它一环扣一环、步步紧逼。一旦承受不住折磨迈出第一步就被邪恶所钳制而继续折磨你、逼迫你一步步走下去。

进劳教所第一步：逼写“保证书”（不炼功，不传功，不自伤自残）。大法弟子没有自伤自残的，这一条就是针对大法弟子的绝食抗暴而制订的，旨在不许反抗。

第二步：逼写“认罪、认错书”。逼迫大法弟子承认和平上访、讲

真相、发传单是违法、是犯下了扰乱社会治安罪。

第三步：逼写与法轮功与师尊的“决裂书”。

第四步：逼写对师尊对法轮大法“揭发批判书面材料”。这就是所谓“三书”，实际是“四书”。大揭批材料写完后要几次审查，如邪恶认为该学员思想认识不到位，便认定“转化”不彻底，就责令其三番五次地修改或重写，同时指定专人继续对其进行强化洗脑，并帮助修改完成揭批书面材料。如没文化的也要找人代笔完成，一个都不放过，直至邪恶认可通过。

第五步：大会揭发批判，全过程现场摄象存档。被“转化”者把写好的揭发批判材料在全队宣读。程序象仪式一样，劳教所派人肩扛摄象机全过程摄象后存档。全部走完这些程序后，还要继续观察考验一个阶段，目的是巩固所谓“转化”成果。最后邪恶认为基本可以了，便进行最后一项。

第六步：验收。验收者一般为劳教所教育科或上级单位来人。对被“转化”者提出很多问题让其回答，这些问题都很尖锐很邪恶，必须正面回答。验收人视其回答程度判定此人是彻底“转化”，还是半半拉拉，或是假“转化”，以此确定验收合格还是不合格。合格者大多会得到二至七个月的减刑。一般情况下减期两个月，如“转化”后积极靠拢邪恶、参与帮教洗脑、或当“包夹”（包围、夹攻的意思）充当邪恶打手，便能获得三个月至七个月的减刑和节日与亲人团聚、甚至出所探家的奖励。如验收不合格不但无减期，还要继续强化洗脑，各方面重被邪恶盯紧，直至彻底“转化”。如中途“翻车”（宣布“转化”作废）那就要加刑同时剥夺你的一切正常生活，开始经受无尽无休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四）邪恶利用的两个群体。如果说上述是强迫洗脑的组织形式、“转化”内容、手段，那么接下来便是恶警的直接迫害。劳教所规定了洗脑“转化”指标，“转化”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并与奖金挂钩，据说“转化”一个人奖励千元以上不等。所以，外面不断的抓法轮功学员，里边就会不断的发奖金。这是一股邪恶的强大动力。

为了提高“转化”率，恶警除了自己赤膊上阵以外，她们阴谋指使充分利用了两种人实施迫害。第一种人是除法轮功之外的其他关押群体如：吸毒、卖淫、贩黄、偷盗、抢劫等犯罪人员。这其中吸毒女是恶警充分利用、依靠的“中坚力量”。原本她们是劳教所最令管教头痛的、最难管、名声最差、管教称其为人渣的人。当大法弟子出现，她们惊讶、

责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无论任何人做了任何事都是必定要偿还的。包括那些善待大法弟子的干警，善恶到头终有报。真善忍宇宙法理将最终衡量任何一个生命。

还有那位男警、女警，包括任何人，我还要说一句，你得罪我没有关系，我仅仅是一个修炼人，我不怨不恨，不记不报。可是就怕你得罪了大法，那可关系着你的生命和你生命的未来，请你们三思……”

所长今早已来过，刚才这阵势他不肯再露面！集训队的大队长赶过来，把我向三大队焦×索要多次的家信转给了我。我打开那早已被他们拆开、日期久远的只剩下几封的家信，慢慢的读着，心头怅然，慈悲使我感到一切都过去了。

她们居然不断的安慰我，劝我换衣服回家。她们说：“干嘛那么认真呐，好不容易到期了，快回家吧！你的家人，你们部机关党委书记、研究院的院长那么多人都在传达室等着你呢，快换衣服吧。”

在几个女警的招呼下，我终于换上家人带来的衣裤鞋袜，慢慢下楼来，朝着出所的大门走去。

走到楼头刚一拐弯，我突然愣住了，真是天助！集训队除了“重点人”之外，几乎全体，在管班的带领下和我迎头走了个大对脸。学员们一脸惊讶，那表情分明写着：没走大刑，回家了！两边队长们的表情，别提多精彩了，惊愕、埋怨、懊丧全都写在脸上。就差喊出来：怎么搞的？！真是糟透了！穿帮了！

我则微笑着目视着她们，和她们相背而去……

我回家的消息，十分钟之内就能传遍整个集训队，“走大刑”的欺人之谈将彻底败露。

后记

一天，我在家接了一个奇怪的电话，对方以低沉压抑的声音试问着：“……我找张亦洁。”我回答：“我就是。”对方却缄默不语，良久从话筒那边传来低泣的声音。她说：“我是集训队的××，我参与邪恶迫害你，使你加刑十个月，我对不起老师和大法，对不起你，现在我明白了……”话筒这一边，我顿时热泪盈眶，集训队的那些场景和她们的形象鲜活如生，就象过电影一样翻入我的脑海，可是，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欣慰呢！我连声说：“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撂下电话，无声的泪滚滚而落，轮到我也一样是深深的低泣。我全身心溶在一种宏大的慈悲里面，我知道那是师尊的无限慈悲感召了一个

大法资料从长春窜到广州”的罪名，我问你：成立吗？！3月15日我和同修走在大马路上突然被绑架，你说我何罪之有？我的劳教票里捏造事实，自相矛盾，难道走在大马路上就是扰乱社会治安吗？！法律就是这样给人定罪吗？恰恰是你们在扰乱社会治安，无视法律，践踏、败坏了法律。我为这种弱智、无中生有、自相矛盾的判罪替你们感到羞耻。你说的不错，法律是严肃的，法律不仅仅是严肃的，法律还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以党代法、以人代法，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的现行法律，哪一条款规定，思想观点与其有异议就判劳教、置你于死地？！还奢谈什么法律！……”

“张亦洁，你拒绝教育挽救，你一贯抗拒改造，不思悔改……”俩人已暴跳如雷，那场面、那恶毒的话语无法再现，我在陈述中他们不断的截堵我的话，嚣张已极。

“你们不是录口供吗？为什么不写？写！把我刚才讲的统统都写下来！你们是怎么教育挽救我的？你们不惭愧吗？我在劳教所里九死一生，你们不要装糊涂！劳教所一边高悬着“教育、挽救、感化”的招牌，一边实施着令人发指的暴行，你们兴师动众的协同学员及学员家属在‘不打骂、不虐待、不体罚’的三方协议书上虚伪的签字，转过身，你们依旧是残酷迫害，无尽无休的毒打、体罚、折磨。你们不仅仅是玩弄了学员和学员家属，你们是拿政府的威信当儿戏、当猴耍！你们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

那位男警恼怒的大叫：“张亦洁，我不怕得罪你！我看你今天是不想走了！……”。

“好啊，在你们看来，这是唯一能要挟我的了。今天我还就不走了，你把所长找来，我要他回答我，劳教所里的累累暴行他知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承担你们所犯下的这些罪恶！去找！快去！我恭候！”我话语严厉的对他们说。俩人合上大本，怒气冲冲下楼而去。

不回家有又能怎样！俩个管班目睹着一切。我迅速的平静自己，那种视死如归的悲壮在心头又一次升腾起来。

写到此，也在我即将结束这篇纪实之时，我很想说一说那些管班和队长、包括所长，其实在与我近距离接触的两年半里我也感知了有些人本性中善良的那一面。其中有一个队长曾对我说：“跟你们在一起后，我对我家人脾气也真正变好了，我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我相信那是她发自肺腑的声音。我希望你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开启和把握内心的善良，放下屠刀，停止行恶，悬崖勒马还有回头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

新奇继而兴奋不已，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跃而成为恶警拉拢信任的协作伙伴。

恶警逐一不落的挑选其中最恶毒、最狠、最能打架的人充当包夹、班长和打手。在恶警的指使、纵容、默许、暗示、奖励下，她们迅速的演变成为劳教所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时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由于她们受恶警的信任、指使和利用，因此恶警给了她们超越劳教人员管理之外的自由和宽松环境，她们可以不劳动，不受纪律约束，不管何时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多吃多占、偷拿、截留、扔掉大法弟子的物品；打人、骂人、搞同性恋等等无恶不做，是彻头彻尾的在恶警撑腰下的牢头狱霸。恶警指派她们当班长、当包夹、充当打手，监视、通风报信，恶警的种种阴谋迫害手段、不能做的、做不到的，都通过她们来完成。这些人嚣张、毒瘾攻心一般的狂暴，把积淀在灵魂里因屡次戒毒、劳教而压抑着的仇恨和对毒品可望而不可及的魔性，统统发泄在“重点人”（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身上。她们知道五花八门的打人手法和折磨人的手段，能让你痛不欲生而无外伤甚至没有痕迹。能骂出世界上最难听的话和做出最难堪的事情。她们嚣张、跋扈、为所欲为，享受着坏事做的越多待遇处境越宽松的窃喜。

第二种人，就是接受洗脑“转化”后，被恶警指使和利用、积极帮助邪恶疯狂“转化”其他学员、充当暴力打手的犹太。有的人“转化”后被邪魔控制和指使变的异常邪恶，她们接受恶警差遣，心领神会恶警的指使和点拨。洗脑乱法时她们会察言观色、揣摩心理、掌握火候、攻其薄弱、软硬兼施、又极伪善，黔驴技穷被揭露以后，还会大打出手，成为恶警最具杀伤力、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这些人能做恶警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在学员中攻心乱法。她们有着极邪恶的五花八门的邪悟理由和理论。她们有着较高的文化层次，道貌岸然、夸夸其谈，标榜自己修的好。她们成了最直接、又能现身说法的最具欺骗性和蛊惑性的“狼外婆”。

第二，她们一天24小时的听从、等候恶警的差遣，不离“岗位”、“不下班”，随时充当恶警的打手，实施暴力和精神折磨。

第三，在学员中充当汉奸。谁是“假转化”，谁要“翻车”（声明自己的“转化”作废），谁传递师父经文等，都被她们告密。如，有善念的学员，借洗脑机会与我切磋交流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人了，都是她们监视、打探、骗取学员信任后，向恶警汇报所致。她们就生活在学员中，

钻个空子就搅浑水。因此能准确、及时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向恶警提供每个学员的思想动态、行为的第一手材料，准确点说，她们就是睡在学员身边的魔鬼，然而犹太这种能力连恶警都望尘莫及。

当这两种邪恶被恶警指挥、调遣、协同在一起的时候，她们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便达到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

二、变异的、邪恶的心理咨询

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精神折磨是系统的、连贯的、有理论指导的。三大队有一个挂着堂皇招牌的《心理咨询室》，据说队里的警员全部都学过心理学知识。通常意义上人们都知道“心理咨询”旨在解决人的精神痛苦，缓释心理压力，疏导心理障碍，以使人身心同步健康为目地的一种双重救助。但在劳教所恶警把所学心理学知识反其道，当作从精神上折磨大法弟子的一把开锁的钥匙，彻底的改变了心理咨询造福与人的目地和根本性质，成为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毒的精神摧残手段。

这种精神迫害贯穿学员的整个洗脑过程、贯穿整个劳教期，所以说它是系统的连贯的。她们以老练的、职业性和邪恶的目地性观察学员的情绪，揣摩学员的心理，验证学员的言行；了解学员在劳教所中想什么，希望什么，每一个学员的意志力和承受力，个性特点、长处、弱点、爱好以至忧喜伤悲。她们还详细的了解掌握每一个学员的学历、职业、工作单位、业绩；学员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儿女等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无所不及。

学员进劳教所后，各大队便对学员逐一的进行书面心理测试。测试题一共有几本，全部是外国人研究施用的心理测试问答。涉及广泛的知识层面、个性心理层面、社会生活空间，家庭婚姻、情绪性格、贫困疾病，个人历史、现状，需求企盼等等，内容极其全面，提问五花八门，甚至怪异。通过这种书面回答的测定后，她们再借助电脑分析做出心理测试的所谓科学结论。她们通过这些结论来分析学员、研究学员、把全体学员归类，对每一个人做出最基本的认定，然后做出因人而异的洗脑步骤和计划，以期突破洗脑的第一道大关。这时，学员们所有的客观存在、除了思维之外都已经被她们完完全全的掌握。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邪恶把这种强迫“转化”下的迫害做到了极至。大法弟子全凭在法上的把握和了悟，去闯过一道道鬼门关。她们首先攻击你的薄弱，打开你的缺口。什么时候给你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时候给你和风细雨；什么时候给你点颜色看；什么时候拿你家中老父老

刻把脸转过去，低下头躲开她，可她又跟过来蹲下照，我转过身体再躲开，她又跟过来。我忽然想起她们会拿这些东西做文章、搞欺骗，说我已“转化”，与干警头对头，瞧多亲热！

我立刻站起身来对她说：“没经我同意，你不要照我！”

她站起身来。待我低头签字领款时，她又对准了镜头。我说：“叫你不要照为什么还照？”

她冠冕堂皇的说：“我这是例行公事！”

我说：“别的学员走你们都不照，你的公事只例行我一个人么？！再说，我被打的浑身是伤、满脸青肿的时候，你怎么不例行公事？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给日照？！”女警无语这才退下。

这时教育科专门宣布处分的男警女警拿着卷宗走进来，她们打开卷宗摆出审问的架势，准备做笔录。

又照相、又做笔录，这是所有解教学员都没有的程序，他们大概是要对“重点人”立案存档，总之不会是好事，我不能配合他们。

男警问：“张亦洁，你叫什么名字？”我微笑不语。对方若有所悟解嘲的叨咕着：性别、年龄……

“张亦洁你能保证如实回答以下问题么？”

我说：“对不起，我从不向谁保证什么，也从不回答任何问题。”……我对接下来的一连串的问讯，待之以沉默。

“你犯什么罪错进来的？”女警帮腔了。

我说：“我没犯任何罪更无任何错。”

对方无不讽刺的说：“那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说：“那是你们无视法律、践踏法律、滥杀无辜。”

“这么说你没犯罪了？！你的劳教票呢？”对方问。

“你们敢把劳教票给我么！我没有。”

他真的跑回办公室拿来劳教通知书，不依不饶的再次向我宣读劳教通知书上的定论。然后说：“告诉你张亦洁，劳教票上讲，你带着大法资料从长春窜到广州，你犯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法律是严肃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你必须认罪伏法，接受教育改造。”

我说：“既然你这样讲，那就要与你说说清楚：“一、你们说的大法资料只是3月10日以后发表的《强制改变不了人心》那篇经文，是2寸见方的一张纸片插在电话本后页，根本没有任何资料。二、退一万步讲，那篇经文算资料，那么我是2001年1月26日大年初三被你们逼迫离家出走，那篇经文却发表在3月10日左右，所以劳教通知单上指控的“带着

这又是一场走大刑的做戏，所以她们突然把我叫走关在这，再悄悄的放出去。她们早早扬言“走大刑”，就是要抓住最后的时机以此迫使我们“转化”，即使不转，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让你好受，而她们也确实得逞过。

我已被隔离，我无法揭露她们的骗局，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消息传出去，我束手无策。

（二）就怕你得罪了大法

我在走廊里一趟趟的走着，张某问：“张亦洁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练走路”。斗室里斗大的空间被关了近两年半，这种严厉的监禁连“放风”都没有，所以在集训队，如果能被叫出去和大家打一次水，走走路、看看蓝天、透透气那就是“待遇”了。

出去了还要走很多路呵！我迈着轴轴的伤腿走着、想着：真的要出去了吗？真的要结束这梦魇一样的魔难了吗？可是我怎么没有一点激动，却不时的有一种伤感，可是伤感什么呢？我一时无法认定。

透过走廊尽头的门窗望出去，蓝天绿树莽莽苍苍，我能从这里堂堂正正的走出去，是从未想到的结果，每次看着那些学员挥手离开这里，心中深深的为之感慨、遗憾，认定那不是我的路。我常以为我修炼的路会在脚下这块土地上走完，从不曾想过外面的绿树蓝天，仿佛它永远不再。如今咫尺近在，跨出一步就是那大千世界，可它依旧滚滚乌云、夹雷携电。

迈着膝盖哗哗响的双腿，我慢慢的走着，想着，却不由得再次憧憬“法正人间”的那个伟大的日子。

两个管班问我：“你出去怎么办？”

我说：“单位开除我，我就去打工，不开除就去上班。”

张说：“不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写个保证？”

原来如此。我平和的告诉她说：“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我怎么生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你们要把它作为放人的条件，那你现在就把我送回去。”

她说：“没那个意思。”

我说：“那就好”。这一天相安无事。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回家的日子。张拿来什么东西让我签字，我告诉她：“对不起，我拒绝所有的签字。”

“那这个你总得签吧？”她拿过来我的存款账目，让我签字领结余款。这时我才发现我身前身后有人在对我摄像，还专门照我的脸。我立

母、兄弟姐妹围剿你；什么时候拿你的儿女整治你；什么时候拿你的丈夫要挟施压给你、拿离婚逼迫你。这其中挑拨、传假话、离间、恐吓、甜言蜜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人中所不齿的手段不但用在学员中，还用在学员的家庭中，把水搅浑，把学员的心搞乱，妄图把每个人都掌握在她们的的手心里。即使真正“转化”、放弃修炼，他们还不放心，三番五次的制造事端，借以考验学员真“转化”还是假“转化”。她们把心理咨询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折磨、精神伤害，助纣为虐、“转化”学员的杀手锏。这种直接的伤害、行恶一直到学员离开劳教所。

因我不“转化”思想，被劳教所长期关禁闭。恶警对我二十四小时昼夜监控，她们指使包夹秘密建立“监控日记”。从清晨我被强迫叫起后，记录我的精神状态、吃饭喝水、上了几次厕所，平时我都说了些什么话；洗脑过程中我又说了些什么；对什么问题敏感、抵触、接受；对什么事表示愉快、忧郁或是愤怒。所有的某一种情绪，所有的行为举动，都在她们严密监视之下被偷偷记录下来，随时汇报。这些书面监控记录上午交一次，下午交一次。有时，她们一天要召开几次“包夹会”、“帮教会”，听包夹汇报我一天中方方面面的情况，如有突发问题她们会迅速调整洗脑方案，改变方式方法。她们靠获取的这些最直观的材料掌握我的心理动态，随时调整对策：严管、制约、毒打、折磨我，叫嚣让我“生不如死”；另一面则施以虚伪的夸奖、送吃喝、解禁闭、所长和全大队干警一起给我过生日，甚至一个生日过两次等等。

有一个包夹，不知是被每天不错眼珠的盯梢搞烦了，还是不了解“监控日记”的重要作用，她没事时一口气编造出了好几天的监控流水帐，还分别标上了日期，结果撞在枪口上，被劳教所检查时发现，当场就被“开”掉，再替换上来的，通常都是更邪恶的。

在洗脑过程中，犹大、包夹都是这样随时通报情况，随时接受指示。对于洗脑，恶警通常依靠犹大乱法，她们除了叫嚣和威胁之外，就是在现场指挥，倾听、观察，然后偷偷把犹大和包夹叫出去，如此这般一番后，犹大、包夹进屋就对我变脸，或是一顿拳打脚踢。因为坚持信仰，我经受她们疯子一样的变态折磨。

当我发现了她们整我的“监控日记”后，我被这种特务一般的流氓手段所震惊震怒，我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神情表现，喝了几口水，上了几次厕所等等，都被恶劣的记录下来。从此，我再不讲话，对一切都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以再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孔对付邪恶，打破她们的控制和高压。

开始，这种精神围剿使我异常痛苦，当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被邪恶监视、控制、折磨时，人会感到心理上有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力，常年如此的把人处于这种境地，能把人逼疯。一天不讲一句话，一个月不讲一句话都行，一年两年禁闭和折磨下来，常人不疯也傻！

两年多下来我面目全非。前不久，我从网上调出了自己的全部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在劳教所遭受长期迫害，……可这都改变不了她的信仰，最后警察自己也不得不说，‘拿她没招了。’我亲眼看到她每天只有夜里两点钟以后才能睡觉，连上厕所都有固定的吸毒劳教人员跟着监视。后来我再看到她时，她已经面部表情极度忧郁，目光呆滞，语言表达能力退化……。”是的，我后来变的语言迟钝，动作缓慢，表情呆滞。但是，我心中每时每刻都有师和法在，我坚强的走过来了，我也没有“疯”掉。出所后通过学法炼功，不久，就恢复过来了。

邪恶为了最大限度的掌握、打击学员逼迫“转化”，和进一步把握、控制已“转化”的学员思想不反复、不翻车，她们要求学员写“自述材料”，包括儿时的生平。写完之后，她们研究里边的内容，选择其中的某些事例与学员在被强迫洗脑中的表现挂钩，在全体大会上指责、嘲笑学员，你的“错误”、你的“偏执”、你的“固守”、你的“迷信”、你的“无情、不顾家小”等等是因为有劣根性的缘故，“看！她过去就如何如何……”。

学员毫无防范的、纯真的、饱含着对修炼前后灵魂深处变化的感悟，甚至对以往过失的深深忏悔都单纯的付之于这份自述中，把它作为这种严酷环境下对往事的一种追思或是对遗憾愧悔的一种释怀，从中感受到生命中的些许宝贵的温馨。可是这都成为她们的把柄，被恶警抓在手里想在哪方面打击你，就抖落学员自述中哪方面的内容，甚至拿儿时天真的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攻击、嘲弄你，达到她们最大限度杀伤当事人、警告其他人的一箭双雕的目地。这时大家才知道上当了，太卑鄙了！

难道只有打人杀人才是恶吗？难道只有皮肉的痛苦才是伤害吗？不！当一个人的思想、思维都被控制，她们的纯洁被强暴，她们自由思维的最后一点空间都被侵犯，她们的信仰被扼杀，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使人更痛苦、更悲惨的……这是对人的最大的犯罪，最深重的罪恶。谁都知道“疯”是精神摧残、精神虐杀的最直接结果。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几队几队这个疯了，那个疯了。后来到集训队我亲眼目睹疯女刘淑华，便无论如何也抹不去记忆中的这一幕悲剧。我们都因修真善忍而变的纯洁，当一颗纯洁的心灵展现在人群中时是掩都掩不住的单纯和对真理的

走过来了，但最后临解教前被邪恶以延期和送大刑相威逼，钻了学员向往自由的空子，临出所时终于被“转化”了或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五月的一天，一个“重点人”到了解教的日子，她清晨五点钟被带走了。不久就传出话来，说她被送大刑了。下一个就是我到期，而我之后又有至少六人相继到期，因此邪恶还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向“重点人”施威，以延期、走大刑相威逼，达到使其最终“转化”的目的。

不管往哪走，我静观她们这场戏怎么唱。只剩十天半月了，也没有人过来找我。眼看日子近了，只剩几天了还不见动静。“重点人”都在暗暗关注着事态发展，大家都盼望我能回家，我能回家她们也都没问题。

不管我去哪，我把还能穿的衣服、生活日用品送给善良的包夹和偷偷转送给劳教期长的“重点人”。离到期日只剩三天了，这天上午我正在看书，筒道里突然有人喊：“张亦洁出来！”我放下书走出门来，管班张×带我出了大门，我奇怪不去队部去哪里。

我问张：“去哪里？”张说：“一会就知道了。”

她带我直奔会见楼，上了二楼客房，她打开一个房间让我进去。忽然有一群男警大约4-5个人，在我进房间的刹那从我身旁闪过，迅速下楼。我吓一跳，女所本来就少见男警，一下出来一群想干什么？我猜测着。屋里还有一个女警，显然两个人都是“陪”着我的。我想：她们还想再来一次禁闭么？

我对她们说：“为什么又把我关到这里？再使什么招法逼我都没有任何意义。”

张说：“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在这呆两天，然后让你回家。”

“让我回家把我关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连放人都不能光明正大？！”突然我明白了她们是秘密放人。

半小时左右，那几名男警肩扛手拎，把我所有的行李用品，统统拿上楼，堆在门前的走廊里，然后鱼贯下楼而去。我看着脚下这堆行李，连库里不要的东西都给拿来了，显然他们清库了，我设想着他们为我收拾东西的场景：四个男警突然闯入女舍，所到之处立刻严阵以待。连我不要的东西统统拿走，以展示我被送大刑，人已被先期押走。四个男警意为监狱来接人，因为大院里除了升旗几乎从不见男警。以此警示其他“重点人”：不“转化”就走大刑。他们很会演戏。

正常出所是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收拾东西，不要的物品都堆在筒道里统一收走。第二天早上等家人送来衣服就在队部换上，由管班送出大门。在院子里和大家隔窗挥手告别。

了职，也一句话都不说。

“噔、噔、噔！大队长贾×推门而入，严厉的质问我：“张亦洁，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不想干什么，就是不许打人！我抗议打人！打人是犯法的！你们把她弄哪里去了？”

贾×说：“她喊口号就是违反纪律！”

我说：“那么打人的人是不是违反纪律？！如果您处分喊口号的人，那也必须处理打人的人。我看您怎么解决今天的事情，我拭目以待！”

贾队长一时无话、生气的转身走掉。

一会，管班赵队长推门而入，她辩解的冲我说：“张亦洁，我没打人！我没有打人！”我心中一惊，转而平静的说：“我没说您打人，我没有具体看清打人的人是谁，但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人抡出拳头打陈某。如果处理陈某，我也严正要求处理打人者。”赵队长离去。

我决定不吃饭，我看着饭静坐。我想，我必须把握住这件事情，必须声援陈某，我说过，我要拭目以待。我相信贾队长和管班在监听、监视器里听到看到了这一切。

一会，管班赵队长又推门进来，她说：“张亦洁，陈某什么事都没有，没再有人打她，也没给她处分，就在队部坐了一会，现在已经回班了。”

我不信。“让我怎么相信您？”我说。

赵一脸诚恳的说：“真的！要不我带你去看看，她正在班里吃饭呢。”

我断定她说的是真话，我说：“好！那我相信您。”

赵嘱咐说：“你也吃饭吧。”就离开了。

晚上看新闻，我在“八卦阵”里看见了陈某，她还坐在老地方，安然无恙。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二十、出所

（一）走大刑

我离解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解教的时间原是2002年9月，加刑10个月后变成了2003年7月。

很久，集训队就散布出一种说法：只要不“转化”就延期加刑10个月，加了10个月到期仍不“转化”就“走大刑”，意为从劳教所直接送进监狱，据说曾有人就这样被送进监狱。

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对此漠然置之，谁也别想在我这里钻空子。原本有的学员一直都做得很好，真是风里雨里都

执拗，但是，当我们的信仰被长期的诋毁和扼杀，血淋淋的从心中被揭去时……“疯”便成了一种最为哀痛的反抗，成为对人间邪恶最为悲怆的控诉，那死去一般的活着使我从刘淑华身上生生的尝到了那种精神虐杀的惨痛。

变异了的邪恶的“心理咨询”，我无法使它单独成文，因为这种深重的精神摧残、精神虐杀在强迫洗脑“转化”的从始到终都掌控和贯穿着这根邪恶的中枢神经。

三、三次迫写

邪恶知道，师和法在大法弟子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她们最害怕的，所以千方百计的寻找突破口，想尽种种办法，实施种种邪恶的手段，以期摧毁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信念和意志。

她们以精细的精神控制，精神摧残的手段，惩治学员。强制施压，强加给你一种结论，强迫你接受一种状态，最大限度的从精神上折磨你，让你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她们说，不“转化”的都是“被附体”、“被精神控制”了，并叫嚣说，我们有种种办法打掉你们的“附体”，打破你们的“精神控制”。其实她们自己根本不信什么“附体”，如果真信有“附体”，他们也不敢做恶了。这只是他们精神迫害的托词。

刚进所头两个月，恶警指使犹大白天黑夜的对我洗脑，进行车轮战围攻。每天，她们只准许我睡2至4个小时，使我体力和精神同步消耗、身心疲惫而没有一点喘息之机。当我还是不接受她们的邪悟，没有半点松动时，她们便失去耐性而变的穷凶极恶。犹大冲我叫：“看你能撑几天，你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你不转就是要强迫你转！跟你就是正与邪的较量！……”

她们集体逼迫我，让我读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文章；在我的衣服上、脸上写骂师父骂大法的话，写字条往身上挂；她们画地为牢，让我站在寸尺之内，四周写满谤师谤法的话，昼夜不许睡觉、不许闭眼，直挺挺的站着，稍一困盹脚底出格就踩在那些话上，等等。这些都是她们进行精神施压时采用的手段。

当这些手段统统毫不奏效的时候，恶警又对我说：“你被精神控制的最严重，你的附体最厉害，所以最顽固。”邪恶们说，要打破她精神控制这层“壳”，打掉她的“附体”，她才能走出“转化”的第一步。她们对我的迫害开始步步升级。开始对我采取暴力手段，她们构陷、强迫从我手里写下“四书”和骂师和法的话，造成既成事实，使我精神崩溃

而就范。

一切暴行也便由此开始。

一天，三个吸毒女（段惠珍、刘凤琴、罗金凤）大摇大摆走进屋来，劳教所严格规定不许串班，一起来了三人，我预感她们没有好事。果然，监控我的犹太把纸和笔放在床板上对我说：“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么长时间你都不“转化”，敬酒不吃那你就吃罚酒。你被控制的最厉害，政府（指恶警）说了，要我们帮帮你。你要现在写，我们就什么都免了，所以，再问你，写不写？”

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

“那好，你不写我们就强迫你写！”

三个吸毒女和犹太郝丽华、陈X、王燕冲上来把我按倒在地，左右一边一个人死死的踩住我的膝盖，另两人抓住我的肩膀和手臂，身后一人用手臂扼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头发。这样固定身体是怕我挣扎反抗写不成。一张白纸铺在地上，一个人抓住我攥成拳头的手，死命往手里插笔，虎口被笔尖插了一个洞、流着血，她们紧紧的控制住我的胳膊和手，往地下的纸上摁去，我几次把笔甩掉，她们抓起来再插，我不顾疼痛，奋力挣扎，扳动我的手臂逆向抗争，决不让笔顺着她们的意愿划动。她们半天写不成一个字。五六个人急了把我整个人压在身下，全力控制我的全身、右臂和手，她们每天足吃足睡的，力气大的很，但还是写不成。

犹太被激怒了，喘着粗气叫道：“写！写！就让她写打倒她师父！就破她这一念，敲掉她这层壳！就不信治不了她！”

这时和她们已是搏斗了，我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她们得逞。五六个人汗流浹背的折腾我，但是仍旧没写成一个字，纸上都是些横七竖八的乱道道。她们跪在我身上开始连打带扭，我开始高声呼叫，以暴露她们的恶行。吸毒女刘金凤赶紧把窗户关上，她们抓起擦地布死命往我嘴里塞，我被擦地布堵住了嘴。

我知道我是以一对六，我必须和她们抗争到底，拼死也不能让邪恶从我手里写出骂师骂法的话。我挣扎防卫和她们六个人对抗着，被刺破流血的手抓的到处是血已不知疼痛。我就这样一直的被她们疯狂的扭打，摁在地下，六个人压在我身上，滚做一团。我嘴里被塞着擦地布，浑身透湿，但是，我依然不屈不挠地和她们对抗着，地上的那张纸依旧是乱道道。

多少天来的身心疲惫一扫而光，我只剩下一个意识，“绝不能写下

能可贵的是后来她冲破魔障，勇敢地站出来宣布“四书”作废，坚修大法。

一场萨斯，不知唤出了她心中的什么执著，她对法的正信正念再次倾斜。当萨斯过后，一切重归平静，生活又恢复了她原来的秩序。劳教所大院外面集中的警员解除了隔离，撤回家的又来上班了，排班重又恢复以往。一切仿佛不曾发生，仿佛大势已去。为了早日结束这梦魇一般的日子，她再次写下“四书”，向邪魔缴械，因而获得提前两个月的减刑回家团聚去了。

人间的萨斯没能使她正念思考，她心中的“萨斯”却再次了断自己的宏愿，希望这样的学员奋力赶上来，不再迷茫。

有些学员在法中患得患失，把修炼当儿戏一样，形势好点就转回来，形势严酷就再转到邪恶那边去，在劳教所里左右摇摆，四次五次的翻来覆去。如果这样的学员最终仍不能在法上清醒、坚定起来，加倍弥补，那么心中的“萨斯”将彻底地夺走这种学员的一切机会、一切希望。

惊恐萨斯带给人们“惊恐”，也带给我们深刻的警醒和思考。

十九、法轮大法是正法！

没有钟表，没有日历，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初期还掰掰指头算算日子，但是，伴着这些没日没夜的折磨，我已不再关心时日了。可是今天我觉得象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不安。

我又想起昨天浇地，那位“重点人”向我暗示什么呢？因包夹不离左右，我到底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她向我暗示什么？想告诉我什么？

早晨打饭要全体出班，报完数，唱完歌再回屋吃饭，筒道里一溜长队从南到北，我在队尾。我心中有事，目不转睛的盯着我前面一溜长队的动静，我刚刚报完数，突然听到队伍前面一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立刻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鼓足了劲刚要喊的瞬间，突然看到有人朝喊口号的人抢过去拳头，重重击在她的后背上，我在队尾大喊一声：不许打人！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确信那喊声惊天动地，我身前身后的包夹都惊呆了。大队长贾×突然大喊：“全部回班！”。我眼看着，一群吸毒女包夹和管班揪着喊口号挨打的“重点人”陈某簇拥着去了队部，通常会有一顿暴打。

我进班后两个包加还在发愣。要在以前她们会疯了似的扑上来拳打脚踢。她们就是被派来干这个的。可今天她们却像被控制了一样，都失

十八、'惊恐' 萨斯

一场人称“萨斯”的瘟疫，从地球上某几个点悄然蔓延，它的突发，极强的传染性，极高的死亡率，极短的发病至死亡期，而不知病因又卡不住源头的这种神秘的病毒使全世界惊恐万状。如果说人群中还有处乱不惊的人，那就是法轮大法的弟子们。作为修炼人我们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管什么瘟疫都和我们没关系。所以当天空乌云翻腾、病毒滚滚的时候，看到劳教所惊恐的排班、撤退、集中，里外人心惶惶时，我心中平静如水。

然而目睹窗外慌乱撤退的人群，联想到人类最终的劫难时也涌出无限怅然和救度众生的紧迫感，而这次“萨斯”何尝不是对人类的警告！可是又有几人清醒、几人觉悟，……

我正想着，门突然被撞开，教育科一女警突然闯进来，女警的一张娃娃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惊恐，她冲口便问：“张亦洁，你对这萨斯是怎么看的？”

我笑着说：“我师父说‘人不治天治’，这就是天治！神在警示人类。一切邪恶之人、一切对大法行恶的人都必将遭到恶报。如果你没有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没有谤师谤法，你认可真善忍宇宙大法，你根本用不着害怕，你会平安无事。总之，不管是谁都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机一到早晚都要报，谁都逃不掉。”女警静静的听完后，调头离去。

我不了解她的内心，我也不了解她对大法弟子是否做恶。听完之后她心中自己衡量吧！如果她没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而心怀善念，她决无生命之虞。不论是劳教所还是监狱内外，对一切人都如此。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的人如果你立即放下屠刀，真心忏悔，弃恶从善加倍偿还，我的师父会使你的生命有转机。那些至今仍在作恶的人群，各种机构中行恶的运作者、指使者，仍旧一意孤行的话，等待这些生命的结果是“必遭天谴”！

当人类仍不警醒，人仍不反思自己，依旧无尽的作恶，那时的萨斯就不是今天的警告人了，而是对大法所有善恶的终结大兑现。当人还有醒悟的机会，还有反转的余地时，希望人能够把握，不要使一切悔之晚矣！

然而，作为大法弟子，萨斯的到来，也使大法在某些人的心中再次定位。如果说萨斯在筛人、警告人，那么，对大法学员又何尝不是。

有学员进劳教所后，承受不住严酷的洗脑“转化”，而写了“四书”。她“转化”宣布不修大法后，出现病业状态而被送进集训队的病班。难

一个字！”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和她们一次又一次的较量，坚强的抗到底，她们几人使尽所有的力气却终未得手。最后，她们骂骂咧咧的从地上爬起来……

恶警和犹太不甘心，咬牙切齿的嚎叫，非要制服我，把我搞定。随后，这五、六个人，在恶警的指使下，又连续两次对我暴力迫写，一次比一次疯狂。但是，三次她们都没有成功。擦地布把嘴塞破流血，几次下来，我的膝盖被踩伤，腰扭伤，右手虎口被反复扎伤破溃流血，整条右臂不住的颤抖，头发一缕缕被揪掉。但是，三次她们都没有得逞，每次她们都望着那张划的横七竖八的象字不是字的烂纸喘息，朝我叫着：这是什么什么，……

我说：“那什么都不是，要是字，你们的罪孽大了！再说那是你们写的不是我写的。”我心里很安恬，她们恨恨的咒骂着而最终无可奈何。

这场接连三次的暴力迫写，我以死相抵，体尝到意志的重要。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不要说一次，哪怕有一瞬间、一闪念的软弱放弃，我都会土崩瓦解！我想起师尊在某一次讲法中意味深长的说：“意志呀意志……”是的，只要我们意志坚强，她们什么都做不成。长期的禁睡禁食我本就没有多少力气，而每一次暴力抗争之后，我无力的直发抖。但每一次对抗我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一般情况下，凭力气一对一，我对不过她们，我何以抵挡住足吃足睡的五六个人的疯狂？通常这根本就不可能！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只因有那颗坚定的心，是师尊替我承受了，都帮我做过去了！

通过三次迫写的伤害，面对这种屈辱，我发现自己太过幼稚。我生长在知识份子家庭，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外事部门工作，家庭环境，工作性质使我一直在国内、国际、整体、大局这个层面思维以及接触社会。我自以为知法懂法，我认为国家的法律还是逐步走向健全、完善的，法律的普及性、规范化，法律的严肃性都不乏了解。我认定××党领导下的司法机构完善运作到今天，不打人，不骂人，应该是最起码的，尤其是劳教所这种专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更应该遵从法制。我不能相信身挂国徽的中共干警会教唆真正的罪犯大打出手，所以我不能接受这种精神伤害、肉体折磨和人格侮辱。因此，在这三次迫写过程中我一直寻找脱身的机会，夺门而出或高声呼叫，期望管班来制止她们的恶行。

其中有一次，我拼命挣脱，真的跑了出去，我对管班述说遭受暴力时，她们却表情漠然，似听非听，正当班的管班居然起身扬长而去。总

值班室和禁闭我的房间两步之距，我的高声呼叫、抗议，她们听的清清楚楚，但却置若罔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她们安排的、指使的、教唆的。可是，当时我还把手上被戳的洞、被擦地布塞破流血的嘴给焦X她们看……她们却是一副漠然的嘲弄的表情……

我突然感到一种被愚弄的羞辱，人性良知在这里被泯灭、法律在这里被践踏，这里无法无天，那一刻我感到了自己有多幼稚和愚蠢！

当着她们面、就在她们的眼皮底下，我被犹太、吸毒女凶狠的揪回屋去。她们骂道：“你还会告状？！你当你是谁呢，受不了了吧？！受不了‘转化’！你不‘转化’好戏还在后头呢，这才哪到哪啊！”

那个说我细皮嫩肉撑不了几天的犹太王燕说：“刘少奇官大不大都低头，你算什么！你拿鸡蛋碰石头没你好下场，想跟XX党对抗？呵呵呵……”

吸毒女说：“你还挺能熬，熬来熬去不也得转吗！见的多了，不‘转化’最后就整死你……”

我用颤抖的手臂和血迹斑斑的手挥了一把汗水，迅速的消减着心中的愤怒，我感到慈悲、大善大忍和坚强在心中一并生长。此前几进拘留所的遭遇，我虽已对这类事情有了一点抗体，但是，我对一贯号称伟光正的XX党仍抱有幻想。再次的非人遭遇和屈辱使我对XX党法制的惊骇、难过已变成了坚强的面对。

四、烈日下的折磨

（一）你只有这一条路

北京的八九月份，骄阳似火，劳教所水泥地面的大操场更加酷热和干燥，操场上热浪炙人，烈日下看的见荧荧的空气蒸腾串动，那感觉就象点把火空气就会“腾”的燃烧起来一样。

“张亦洁出班”，一声高喊，我走出房来。这天我已单独训练了一上午。这时是午饭过后，全体学员都在睡觉。我来到操场，看到有五六个其它罪错的犯人站在那儿，好象在等我。我入队，管班便指挥开始操练。那五六个犯人一阵嘀咕躁动，显然她们对中午顶着烈日操练极端不满。

烈日炎炎，汗水在脸上流淌。这些犯偷盗、吸毒罪错的人，怎能吃的了这种苦，她们一边走一边开始嘴上不干净。洪X被管班指定单独训练我，并让她严格要求我。这时犯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陪我训练，原因是我还没有“转化”。她们立刻迁怒、把矛头对准了我。我心里明

着暴力“转化”。连恶警焦X也说：“张亦洁是吃什么苦都肯，受什么罪都行，就是“转化”不行。所以她对我最后的哀叹竟然坦率的道出：“对你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全都做了。”黔驴技穷之后，她一纸欲加之罪把我押送到集训队。在这里我继续承受着甚至某些方面更重的承受着身心迫害。做好扣的“转化”过场；让人啼笑皆非的无端指控竟编凑了一纸十个月的加刑延期，等等等等。

大法弟子在这种艰难邪恶的环境里确实展现了师尊“真、善、忍”宇宙大法缔造的弟子“大善大忍”的圣洁的心灵情操，令一切邪恶都为之叹服！但正如我前述所指，我没有把握好大法无边法理的深刻内涵。师尊此前也不是没有讲过，《窒息邪恶》经文就讲了这个问题，只是我没有领会好。回忆一下，实际上劫难来之前师尊把种种情况都讲了，种种法理都讲了。而我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在劫难来时，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我为此流下热泪而刻骨铭心。这是对的，坚定法本身就是证实法。但是法有无边内涵，我们不仅仅是修自己、证实法，我们是和宇宙正法的洪大使命为一体的。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走不出这一步，迫害就呈几何公式般的递进，使灾难更深重，迫害更加剧。

被送到集训队时的我已锻就了铮铮硬骨，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在法上明白了。我学会了象大男子汉那样把眼泪和痛苦吞下去，在法上理智清醒起来。在这里我有时间思考来之不易的片纸经文、诗歌，在冥冥之中师尊的启悟下，我从法上得到了提高，从自我修炼中走出来，在魔难中修正自己。

在集训队后来的日子里，我正念正行，心中清醒，讲真相转化包夹，给她们灵魂里展现一个全新的世界，重新认识自己；我对不许“重点人”买食品公开提出抗议；我站在筒道里大喊：“为什么不许‘重点人’打亲情电话？！反对迫害！”我以这种方法让“重点人”都知道，共同抗议；我对邪恶安排正值传染期的肝炎病人给“重点人”值班的情况，向大队长提出抗议，明确指出这是迫害；我对众目睽睽之下挥手打向喊口号的大法弟子的邪恶，义正辞严的要求惩治打人者；我抵制集训队播放犹太王义的谤师谤法的录象带。凡此种种，“重点人”心灵相通、互相配合，大家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允许了买食品、挂电话，撤走了全部肝炎包夹。我体会到我们是整体，只要我们整体正念正行，我们会开创一个正常的环境。

队。而对我，焦×兴师动众，找来科长，搞得象法庭宣判，不知出于什么恐惧，还找一男警一女警当场押送我，而她和三队的人却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露面。

当我被押解走出房门时，我突然看到了躲在门外的焦×迅速闪到门后，刹那间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写在她脸上的是心虚、恐惧和可怜，她的眼神让我突然十分可怜她而至今都不能忘记。

从那天起，我彻底的离开了这个折磨了无数大法弟子、恶贯满盈的焦×和充满恐怖暴行的三大队，出虎口而又入狼窝。从此我被长期非法关押在集训队。

在集训队的队部里，跟在后面押送我的副大队长槐×心虚的问我：“张亦洁你恨我们么？”我看着她平静的说：“没有你们我修不成！”（出所后，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句话是非常错误的，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槐×愕然。

十七、迫害中的觉悟

我突然悟到该正正自己的环境了。我断然抛书弃笔停了365天，天天一篇心得体会的强迫性的精神迫害。邪恶规定我不交心得体会就不许睡那点觉，我就被迫写了一年多。

当我砸断这条枷锁后，邪恶质问我，为什么不写心得体会，我淡淡的说：“过去被强迫所写，现在不想写了，很简单。”邪恶居然默默退下。我如同揭去了心头一块石头。

我再次审视我一贯的“大善大忍”。亲身经历曾使我不止一次的闪过疑问，对邪恶迫害的这种承受和忍耐是不是助长了邪恶，让她们更加猖獗。那次除夕前夜的阴谋暴行，事后我不是没想到制约她们，但我所处的环境我认定没办法控告她们。我被24小时寸步不离的监控，即使写控告信也要交到她们手里，形同废纸一张，都出不了大门。我思想中认定了这种环境我自然就冲不破它。最使我震撼的是继那次阴谋暴行之后，恶警指使黄萍对郎中月的更加残酷的迫害。我有种负罪感，我对邪恶的“善待”使她们更加疯狂。这时我第一次深深的意识到了我的偏颇而为此难过不已。

刚到劳教所早期（2001年初），那时我们的思想正置于当时整体修炼中所认定的邪恶环境中个人修炼阶段，所以我以“大善大忍”承受着一切非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迫害，拿走我什么都行、拿走生命也行，就是“转化”不行。全身心地守护着心中的师和法，以生命相抵的承受

白，管班让这些人当我的陪练并让她们训练我，实际上是用她们来整我，使她们迁怒与我、恨我。

洪X开始训练我。管班却躲到树荫下。洪X忍耐着，怪声怪气没有节拍的喊着口令，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眼看着洪X的忍耐到了极限，管班才从树荫下走出来，洪以为是替她，结果管班却又号令她带着全体训练，她邪恶的把这几个人的承受直调到最大极限。

她们累的暴怒，她们开始用身体撞我、脚下踢我、嘴上骂道：“原来你还没‘转化’，你真是吃饱了撑的，脑袋进水了。告诉你，不‘转化’有你好看的。”

她们把一身疲劳，一肚子火气统统发泄在我身上，洪×一边踢着我，一边说：“告诉你，赶快‘转化’，人家都转了你为什么不转？！老子下次给你颜色看，政府（指恶警）不会放过你，有你好瞧的！”

暂短的休息变成了围攻，训练中的冲撞、踢打，恶警都装作看不见，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洪X说：“你转不转？你不转老子跟你受罪，这么多人陪你晒太阳过瘾呐！”

我平静的慢慢的对洪X说：“又不是我让你来的，是你们自己愿意来晒太阳。”洪愣了一下，瞪了我一眼，心里明白了。

在劳教所里恶警整法轮功学员有一百个、一千个法儿，肆无忌惮。但对那些真正的罪犯她们却有顾及、有余悸，睁只眼闭只眼。果然，再练队时，其他罪错的人叫谁谁不动，唤谁谁不来。

恶警无奈便撤回了所有的罪犯，换了地方亲自上阵。她们把我带到楼东侧既有树荫又有一条完全裸露在烈日下的便道上训练。她们居然集中四名管班：高××、王宇、杨杰、副大队长槐春红，轮流强迫对我进行暴晒、体罚，实施名曰“训练”的肉体折磨。劳教所的队列练习本是一种形式，但对于“重点人”则是迫害中的一种隐蔽的折磨手段之一。

我被无数次的喝问：“转不转？”

我无数次的回答：“不可能！”

那么，就有无数次的逼迫和折磨。在热浪炙人的太阳下，我在这条五六十米长的小路上几十遍、上百遍的来回练着。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向前后左右转，完全是恣意的折磨。管班躲在树荫下，一声声地发着口令，当她喊累了，便让我继续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拔军姿。我站在烈日下，忍受着困盹、饥渴和难以形容的疲劳，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每一分钟我都觉的那么漫长，我累的不住的眩晕，汗水顺着头发流到脖

子里，和身上的汗水汇合，湿透了衣服又湿透了裤子。每天那一点点睡眠、一点点吃的和一点点水，早已使那点力气在这种炎热和超强的折磨下消耗殆尽，每一分钟都靠毅力支撑着，靠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时刻把握着自己，鼓励自己承受这一切苦难，不向邪恶低头。

她们看我一次又一次虚弱不堪，便一次又一次点化我说：“‘转化’了就一切都正常了，你可以提前回家，何必吃这苦。我知道你的经历，你被开除党籍、被撤职，你不服，你和他们较劲。我不相信你就那么死心眼，白白断送了自己的一切，你好好想想，那么多人都转了。”

我心想，修炼人的那颗心哪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此刻我非常清楚，我必须以坚强的意志、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未来的日子，面前的折磨仅仅是开始，只要我坚修大法，拒不“转化”，就将面对劳教所的一切邪恶和折磨。她们会以此甚至更加残酷的手段来逼我就范。我告诫自己：要坚强地走下去，“转化”绝不属于我！我只有坚修大法这一条路，没有任何别的路、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是大法弟子就没有吃不了的苦，我已生死度外，还有什么可怕的！那也就没有走不过去的路！

不知站了多久，管班歇够了便开始变换花样，命令我做分解正步走练习，摆臂踢腿，静置不动，一条腿站立，另一条腿抬到规定高度、角度，一会再换另一条腿。几分钟下来，我大汗淋漓，由双腿发抖到全身发抖。我累的身体直摇晃，每次要摔倒时，抬起的那条腿赶紧落地支撑起身体，我站不到她们规定的时间，她们就一直强迫我练下去。烈日下我已被耗尽了汗水，我感觉像被烤干了一样，只觉的虚脱了一般的无力，我“哐当”的开始往地下摔，我一次又一次地再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

我想起师尊那句话：“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苦其心志》）当初我还想，会有那么多关？会有那么多魔吗？现在我体会到了，真的就有这么多关！真的就有这么多魔！就看我怎样闯过这些关！怎样打垮这些魔！

管班累的发怒，恨恨的说：“张亦洁你是何苦哇，你就较劲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这么撑着，你不‘转化’就承受吧，你们不是讲承受吗？！拒不‘转化’就得这样训练！就你这个样子：面色苍白、憔悴不堪，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哇！”

她们曾几次提醒我说：“你和别人不一样，只要你‘转化’了就能出去，××部有一个学员‘转化’了就被接出去了。你们部里的人全都转了，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要不转就没日子出去，不‘转化’谁也出不

双脚。我跑跑停停，包夹连推带拽，不断地踢打着。当我实在跑不动时，吸毒女张速疯狂出手一拳砸在我的太阳穴上，只听“咔嚓”一声，是清脆脆的骨头断裂的声音，我后脑着地“砰”的一声重重的摔倒在水泥地上，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一个闪念：这下完了！我瞬间眩晕……

好久，当我意识又回转，被大胖子张翠芬拉起来时，我本能的拍拍后脑晃晃头，人居然好好的。

我手抚太阳穴，这一拳太重了，打太阳穴是要人命的，我明明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却毫发无损，我再抚摸太阳穴，不可思议的是连疼都不疼；再摸后脑勺怎么摸按都没有任何痛感，就象打的不是我。在我而言这种事情很多。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同步折磨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神奇，早已使我感受到：大法给予我生命的无限耐力！大法给予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强大意志！超常的大法带给我超常的承受力！

当年，唐山地震的调查报告，报道了一个压在废墟中十五天的女性奇迹生还的事例，称她超越了人体生命的极限。在这次旷日持久的对大法弟子七年多的迫害中，无数大法弟子早已挑战了现代科学认定的人体生命极限，不计其数的大法弟子以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这在七年多的迫害中毫不鲜见；在种种非人的折磨下连续十八昼夜，连续四十二昼夜站立不许睡觉，伴着其间的种种折磨，我都超常的坚强的走过来了。我们何以如此超常？我们都明白是师尊时时刻刻用功能在演化我们的本体，在看护着我们，替我们承受着。我能走过魔难已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邪恶的焦×早已端掉了我的性命，只因有师尊的看护，我今天才能活着走出那座魔窟，使她们的一切失去效力。

焦×对“转化”我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她害怕我，我的存在对她就是威胁，对学员就是鼓励，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她便再也不敢留我。这时是2002年的6月份，也是我在三队整整一年多之时。

6月28日这一天，我被突然叫到队部，一进门我愣住了，教育科长史×和一男警一女警共三个人，他们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在等我，屋里居然没有三队的人。

史×朝我高声宣布，说我策划李惠霞醒悟，传播经文，我要受处分集训一个月，当场押送集训队。我斥责她们的欲加之罪，让她们拿出证据来，她们却无言以对。

本来宣布处分都是本队的事，由大队长宣布之后由管班送人到集训

捍卫者，如今迫为阶下囚，就在生产劳改产品，并且累得直不起腰身、伸不直五指，两眼昏花对面看不清人，这个玩笑开得不小！

我觉得脸上有无名肿痛，有一种被玩弄被人抽了嘴巴的感觉。往事不堪回首……

十六、“对你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全做了”

拳脚加身，昼夜无眠，日晒寒冻，饥渴常年，黑发变白，脏衣烂衫，笑对邪恶，佛法在心间。

我成了焦×的一块心病。上边把我交给她（我最初在一大队），她憋足了劲地玩命“转化”我，她十分希望我能在她手里被熔化掉，那将是她的功劳和资本。可是我却一直不能使她如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与“包夹”等人的长期接触中，我逐渐的知道了，从李岚清、到国家机关党工委、到外经贸部、到劳教所对我的“转化”层层关注，虎视眈眈，一再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我“转化”。因此焦×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她一次又一次组成攻坚队，一次又一次失败。她不断的重整旗鼓，变换方式再来。可以说毒打，关禁闭，各种肉体折磨，精神折磨，各种形式的洗脑乱法，她都统统用尽了。软的硬的、阴的、阳的，明里暗里能做的不能做的她都做了。

终于有一天，焦×气馁的毫不掩饰的对我说：“张亦洁，对你能做的、不能做的，我们全都做了……。”

我接过她的话说：“可是你知道你们这样做的结果吗？”她心虚的睁大眼睛看着我，我平静的说：“我告诉你，你们所有做的这一切，只能使我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强。”焦×语塞。

焦×知道她的恶行就差没端掉我的性命，但她同时也深知，即使端掉我的性命也拿不走我的信仰。

其实焦×何曾没有端掉我的性命呵？！多少次暴打何曾不是取命；连续十八个昼夜无眠的折磨和连续四十二个昼夜更歹毒的摧残，一次比一次猖獗，她又何尝不是来取命；那无尽无休的昼夜的“车轮战”，一拨接一拨的犹大乱法，那又何尝不是来取命！那是真真正正来取命，取我生生世世的命！

在四十二天禁闭的某天深夜，恶警指使两个刑事犯包夹把我拉出室外冷冻，逼我在院子里跑，严冬的深夜我衣衫单薄寒风刺骨，那时我已被威逼、昼夜不眠的站立了足足一个多月，这期间各种逼迫折磨早已耗尽了 my 体力，我已没有力气带动已站得粗肿无比的双腿和肿胀硕大的

去，什么窗户、门子都没用，延期、走大刑，这就是结果。”

我和他们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窗户门子，我要想走窗户门子我就不进来了，我既然被你们抓进来，就从没想过要以屈服你们换取自由！”

我盯住管班，慢慢的说：“你知道吗，你们也要承受，承受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们可以毒打我、折磨我、饿我、渴我，你们可以在烈日下这样暴晒我、超强度地训练我，你们甚至可以拿走我的生命，但是你们拿不走我的灵魂、我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支配下的思维、思想，那是你们谁都动不了的！”

当折磨换不来屈服便是更加残酷的折磨。一个副大队长、三个管班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轮流不间断的训练着、折磨我……每次都在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中结束，我居然顽强的一天又一天的撑下来。

在体力消耗折磨的同时，她们绝不会忘记时刻在精神上打击我，让我的精神比在烈日下的烤炙、消耗还要痛苦。

（二）唱支歌吧！

有一天训练中，恶警王宇叫停说：“张亦洁唱支歌吧！”我想，唱歌是件美好的事情，调理心境、缓解疲劳，但是在这魔窟里，谁有闲情逸致去唱歌。我拒绝说不会唱。她不容置疑说：“你会唱，谁都会。”我想她大概指那首魔歌——《同一首歌》吧，那首歌我坚决不唱。我痛恨那首歌。

我回想起，我是在一种特定环境下被熏会那首歌的。零一年一月三号，我被安全局的人在机关大院光天化日之下暴力绑架、押送到由国家机关党工委办在新安劳教所的洗脑班，进行强迫“转化”。我誓死反抗这种人身迫害，我绝食，不听、不说、不看，半个月的“转化”班，他们从头至尾囚禁我半个月。

一天，他们找来劳教里所已“转化”的几个人，说给我解闷教我唱歌，他们介绍说：“这位是中科院的科学家××、这位是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还有一个人光光的脑袋上居然没有一根头发，我第一次看到没有头发的女人，让人不忍去看她。我心想，都这样了还不悟。我依旧沉默，因为“转化”后做帮教者的邪恶我早已领教过了。

她们拿着歌谱说先给我唱一遍，她们唱的就是这首《同一首歌》。”歌唱家”说：“你一定会喜欢这支歌，所有的学员都爱唱。”

我仍然沉默。

“歌唱家”清了清嗓唱了起来……

我听着心里想，“她唱的并不怎么样，这可不是国家一级演员的音色。歌词让我很反感，很刺耳。”我低着头听她唱到完，却没听出一丝一毫的专业水准。可以理解！我想，“我要是被人家‘转化’了，还不如去死，哪有这种闲情逸致，今天她真要是声情并茂的给唱到位，她就坏透了！所以说，可以理解。”

我拒绝和她们学歌，更何况我反感那首歌的歌词。她们自己唱了几遍，没趣，就不唱了。几个人又想和我聊“转化”，我不搭腔。后来她们都被带走了。

“歌唱家”说的对，在劳教所里，“转化”了的人都爱唱《同一首歌》，这支歌上操唱、比赛唱、劳动唱、大会唱、小会唱，用它唱开场、用它唱散会。这些人每次唱每次哭、一边哭一边唱，最后哭成一片。

我第一次领教这场面是在劳教所召开的全体学员大会上，我被这支歌唱出的满场哭声而震惊。我琢磨那歌词、那曲调，我明白了被“转化”的人为什么哭，为什么我反感这支歌。那首歌里有岁月、有祈盼、有执著、有失落，有哀怨和说不清的一种十分不好的物质在里面，还有什么只有那些眼泪知道。

那一刻我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难过、怜悯、生气。这么哭让邪恶很嚣张，这一哭把原本十分浓重的邪恶的场更烘托的狼烟四起。邪恶场上场下的很得意，就象展示他们的“转化”效果，他们会暂时停会，一直让学员哭着唱完这首歌。

我愤怒了：以肉体折磨、精神迫害而使人屈从，换来的强迫“转化”有什么值的嚣张的！是以德服人了？！还是以法服人了？！谁又能说这痛哭不是对邪恶迫害的最痛彻的控诉呢！

从那时起，我便憎恨这首歌。在劳教所，邪恶在一切场合都点这首歌让大家唱，或者莫不如说是让大家哭。因此我讨厌这支歌，称它为“魔歌”，而不论在任何场合从来不哼一声，尽管我认为，这支歌原本的确很美。

劳教所里人说，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爱唱《青藏高原》。确实，相同的信念就有相通的心灵，我第一次听到这支歌时就被深深的吸引，我是在广州拘留所里学会的这首歌。每当我心中寂寥难过的时候，我常在心中默默吟唱。在那辽阔豪迈、苍劲高远的旋律中，我往往感受到一种宇宙苍穹无限的神秘和空灵，每每唤起我遥远的思念和怀想而鼓舞我战胜艰难困苦，坚强的走到底。

但王宇却没让我唱《同一首歌》，她说：“张亦洁你唱《世上只有妈

等，恶警就延长时间，不管老少，加班催讨，这时就没有什么作息时间可言了，中午照样干，完不成定额就被罚夜里加班，甚至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睡觉。

有一天，我突然两眼对面不见人，长期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及长期饥饿、营养的极度缺乏以及眼睛被打伤过等原因，加之白天黑夜的超负荷劳动，我的眼睛突然看不清物体而极度模糊，开始我以为是光线暗，或是织黑线手套的缘故，便改织白手套，但用白线依旧模糊。很快我对面看不清人了。眼睛看不清，编织的速度一下子落到最后，我便被罚。

副大队长槐×把我叫到大门厅，逼我连夜赶活补定额。深夜我站在大门厅里两眼昏花、万分疲惫的凭着感觉勉强的织着。这种惩罚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即使我完成定额，我也只能在下半夜2-3点至5点之间睡一会。每到睡觉的时间，我都是穿着衣服，穿着鞋子，拉过被子搭在腰上，两个多小时后这一夜就过去了又该起床干活了。后来，有不少人也视物不清，即使这样，我们仍被逼迫织毛衣，而且毫不减少劳动量。

这就是劳改产品，无公平、无道义，劳作者支付无偿的精神和体力，比资本家原始的疯狂积累时期的占有不知贪婪多少倍。就拿手套而言，它手背拧花，巴掌大的面积工艺并不简单，一副手套分三部份完成，有人专织腕边、有人专织手掌、有人专织手指。我专织手掌较复杂这一部份。我的定额是一天必须织好四个手掌，谁完不成定额夜里继续织。

质检要求十分严格，要达到出口标准，十个指头要求完美无瑕，但是我们的不合格率却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几乎是统统返工。就这么费工费力的一副手套，手工费居然只有一元左右，不知是劳教所瞒了我们，还是老板就这么黑。而厂方质检的工人却坦率的说：“这手套摆到大商场要四五百元一副，出口则要一百多美元一副。这就是劳改产品的“特点”吧。那么多钱都进了谁的腰包？难怪美国人对中国的劳改产品直跳脚。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昔日我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为“国家的利益”（中共的私利），为祖国的名誉和尊严，曾就美国政府对我们“以劳改产品出口”的指控与他们打过文字战，我们矢口否认我国有劳改产品出口。我为祖国的尊严和利益而大声疾呼、高喊冤枉，从我手中迅速的编辑好我们的所谓“调查反证材料”，迅速上报国务院并发往各有关部委和驻外有关使领馆，统一口径据理力争，堵住了美国人的嘴，为“祖国”赢得了所谓的“尊严”。

然而，现实终于让我清醒了，让我重新衡定以往，昔日国家利益的

恶，学员们没有生死度外的勇气是走不出这一步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邪恶一打人，就把大家连我一起带到户外，北京郊区的三、四月份依然是春寒料峭，大家在户外常常是一冻一上午或是一下午，而那些觉醒的学员经受的则是生死考验。

然而，不断觉醒了的大法学员战胜自我，不断的走出来，坚强的面对邪恶、面对暴力，义无反顾的修正自己，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顽强的站起来！

十五、出口的劳改产品

大约在2002年4、5月份的时候，就是我被送集训队之前，我被放出来一段时间，大约有二十多天，焦×把我放出来的目的地是，要我接触学员，好给我凑材料送集训队。这段时间我和学员一样被强迫参加了奴工劳动，我也由此了解了出口劳改产品千真万确的存在和它昂贵价格里面的廉价血汗，使我痛识前非，颇为悔恨。

在大操场上，全队八个班各居一方围成圈，每人手上飞快的织着毛围巾，听说下午老板早早来取货，可是还有很多条没织完，各班便把快手挑出来集中突击。

我身边坐着两个人等着我完成手上的最后一条毛围巾。我以最快的速度织着手里的活，当我结好最后一针交出去，方仰起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才得以伸展一下姿势坐了几个小时的的身躯，我使劲伸着僵硬的手指，活动了好一会才恢复自如。

在劳教所里，因为我不“转化”她们让我干遍了劳教所里的活：包筷子、糊鞋垫、勾帽子、织毛衣、掏垃圾、洗厕所、洗脏衣服、挖树坑、织手套、织毛围巾、打扫卫生等等，别人干的我要干，别人不干的我都要干。这些活源源不断，给劳教所创下很大的收益。而我作为这群劳作者之一的严管对象更尝尽了这种在监管强迫之下的非人的辛劳。

一会，小哨又拿来一批新活，同样是织围巾。大家象机器一样又开始做工。

这里一有活就是急茬。全体学员早上六点起床干活，早饭后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从一点干到六点，晚上从七点干到十点。冬季夏季时间偶有调整。活忙时便中午不休息，晚上则要干到十一点甚至更长。特别是织毛手套，毛衣这些为外贸出口赶时间的活，尤为辛苦。

老板对质量要求极高，因为这些毛活都要出口。比如干了一天，几十副手套交货却没有一副合格的，全部退回修补或是重织。老板门前坐

妈好》。”我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企图，在劳教所里，恶警有最折磨人的一招，就是拿孩子来打动你，让你思念家小，想念孩子，然后指责你不善，不要家，告诉你家中的日子有多么艰难，孩子多么思念父母、多么可怜，让你自责、让你有负罪感，让你有悔恨心而倍加思念亲人，她们以此来瓦解学员的意志，这一招击垮了不少人，这首歌成了她们瓦解学员的一张王牌。大家一唱这支歌，都泪水涟涟、泣不成声，而这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又会令你历历在目，触景生情，有的学员哭起来甚至不能自己。

几个月下来，她们观察我、研究我，看我一天天熬夜，一顿顿饥渴，种种精神和肉体折磨，眼见着人一天天消瘦憔悴、寡言沉默，认为我精神、体力已达到极限，认为这时人的意志也是最脆弱的，说不定在哪儿打开突破口，我便会全线崩溃，所以她们总不失时机的伺机攻心。

王宇一再逼我唱，并说：“你有一对儿女，你肯定十分想念她们，听说她们前脚上大学，你后脚就进了劳教所，孩子放假回家都找不到妈妈，你说惨不惨！你是不是很想孩子啊？”

我沉默不语。她一个劲催促我唱，我想，要让她知道，她们这一招在我这不灵。

我说：“你给我提词我就唱。”其实我会歌词，只不过是让她叙述出来会变味。她提词我唱歌，我不但唱一遍，而是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唱，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点哀伤，直到她叫停。从此以后她就说我不善，跟别的法轮功不一样。

五、不眠的十八昼夜

一天，大白天突然几个人匆匆进门，把门窗关闭，又拉上窗帘，门上那块供巡警查看的玻璃又被糊上了。那紧张气氛告诉我新一轮迫害开始了。

监控我的人员又进行了调整，在陈、郝、王继续留用外，又调入一个吸毒女韩续伟、郑杰、唐剑书、和刘虹等人。这是调整后的又一次攻坚：一是24小时监控，不许睡觉、不许瞌睡；二是车轮战洗脑；三是看谤师谤法的录象。监控分前后夜，每两个人一班。

（一）邪恶的精神强迫

前面洗脑、各种折磨无效后，她们突然大肆宣传，说我是被“精神控制”，是有“附体”。为了让我感觉错乱，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她们一方面挂在嘴上不停的说，恶警也大会小会的说。另一方面，她们观察

监控我的一举一动，神态情绪，抓住我某一个下意识动作，证明她们的说法成立，强制的把这种说法强化成事实，压进我的大脑，以迫使我真正的错乱、开始怀疑自己，丧失主意识，最终接受洗脑“转化”。经过这件事后，我再一次明白了，有人为什么会疯，是怎么疯的。

比如，犹太们对我洗脑时，都坐小凳围成一圈对着我，一说一上午、一下午、一个晚上甚至一个整夜。她们要求我目视讲话者，上身笔直，双膝并拢，双手扶在膝盖上。当我又累又乏稍一打盹，她们便象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嚷着：“你瞧她、你瞧她，附体又上来了，打她的附体！”这时她们就开始踢我的腿、踹我的脚。

为了排除她们无休止的邪悟和诽谤，休息一下我时刻高度警觉的神经和保存一点我的精力和体力。我渐渐学会了封闭我的思维不去听，使思维停滞或者溜号。有时我会盯着脚下的小草和蚂蚁、远处的树梢或是房间的某个物体而沉默，或是下意识的抠着脆断的指甲。

这时她们就抽打我的手说：“你看她是不是附体，老是抠指甲，要不就是动动这动动那”，“你看她附体多厉害，两眼发直，痴呆呆的……傻了”

恶警对犹太起哄般的说：“她还有仇恨呢，可不象你们，看她那张脸多凶，一点善都没有，你看人家‘转化’的都笑咪咪的，该吃吃、该睡睡，气色也好了，人也漂亮了，一副善面。张××，你被控制的太厉害了，都不是你啦！”

恶警焦X掏出小镜，扳住我的肩膀说：“照照看，照照看，这张脸多凶，这附体多厉害，其实她挺漂亮的，你看现在多丑，张亦洁你醒醒吧，醒醒吧，都不是你啦！再不“转化”，就疯啦……”

我克制自己、一再克制自己不为所动，但是，我有时真是很难做到不恨这些人。每当这时，我便竭力消减对他们的恨，因为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恨。

恶警焦X又恶狠狠的说：“她们不‘转化’时都这样，把附体和精神控制打掉，一‘转化’就好了。”

我说：“我很清醒，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被精神控制，被魔鬼控制，被魔鬼附体和利用。我修大法不是被谁逼着修的，是自觉自愿，是灵魂的觉醒，对真理的认知和追求，我凭什么要苟同你们肮脏的邪悟！……”

焦X眼里掠过一抹凶光，嘴里却呵呵呵笑着走开了。

她们开始白天黑夜的熬我，晚上整夜整夜不许睡觉。白天整天整天的洗脑。只要我在小凳上动一动或是手脚没放好，或是思想溜号，她们

而治之。同时男警进驻三大队，整日守在大门厅里示威。而焦×和槐×九天九夜没有睡觉，疯狂的镇压毒打宣布“四书”作废、表示跟随师父坚修大法的所有学员。

这期间，在所谓“感化”我的小范围生日会上，副大队长槐×从外队领回了一名本队觉醒的学员，焦×让她当着我的面念了她再次被“转化”的再次邪悟保证。焦×得意的看着我，她认定我参与策动了这次觉醒，是最幕后之人。她在向我示威和展示自己的胜利。同时找来一帮学员和我座谈。此时我才知道邪恶把大部份觉醒的学员都遣送到外队攻坚“转化”去了，这个学员是被再次“转化”后接回的。我的心被深深刺痛，我为她惋惜和难过。我不知道最终究竟有多少学员坚强的走过来，我的心悲壮的翻滚着，十分的难过。我不能忘记这那个最痛苦的黑色生日。

觉醒的学员承受非常大，邪恶的焦×拿出所有对付我的办法迫害这些学员，逼迫她们收回声明，再次“转化”。她们从吸毒大队抽调吸毒卖淫女，看管折磨这些学员。焦×在会见楼私设牢房非法关押、毒打，逼迫这些学员收回声明，同时她在队部启用了一间封闭的密室，人称“小黑屋”，在这里昼夜非法关押、毒打学员，只给一点点吃的、不许睡、不许上厕所，使用种种暴力手段。被关的学员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小黑屋”又脏又臭，漆黑一团，任何毒打声、叫喊声外边都听不见，小黑屋”成了酷刑室，罪恶在这里疯狂的继续着。后进劳教所坚定不“转化”的郎东月、张力前等大法弟子同样陷入焦×的魔掌而受尽折磨。

有一天，半夜一点钟，恶警关闭了所有楼道的铁门，两个恶警和五六个吸毒犯打手残暴的毒打大法弟子郎东月，并禽兽般的对郎东月进行性摧残，恶警穿着高跟鞋拼命的在郎东月身上踩……

一天上午，天气很冷，恶警焦把全体学员拉到操场上织毛衣。将近四个钟头回宿舍后，三班的房间里一片狼藉，满地鸡骨头，满地水，五个刑事犯围打一个陶姓学员，暖气被打漏，陶的胸腹部被打坏，不敢呼吸，阴部严重损伤……

和我同期进所的大法弟子徐梅等人，她们身上留着焦×给施电刑的伤疤。更鲜见的是焦×把电棍交给吸毒女刘（凤琴），唆使她向大法弟子施暴。电棍本身是有法规来约束的，电棍使用的对象、什么情况下使用电棍，使用它的电量、时间等，都有严格规定。可是这个具有法制约束的电棍成了焦×手中的烧火棍，而随意所用。

三队觉醒的学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三大队的焦×是出了名的邪

的人，也有邪恶的犹大在内。我关注的、恶警认为的危险人物仍旧一个都不见。门厅里的人只占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强，那些人哪去了？我想，这次觉醒的人数不少，所以焦×如临灭顶之灾一般狂躁，邪恶怎肯使所谓的“转化”前功尽弃，怎肯淫威扫地，怎肯到了手的名利再丢掉呢。

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我明白这是邪恶在示威，在搞集体“熬鹰”，我替大家捏把汗。我愿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顶住压力，坚强的迈出这一步。大家就这样静静的坐着，我和每一个学员对视，有迎着我的目光交流的，有躲开我目光低下头的，是什么样的人看到我的眼神就能在她心中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深夜1点多了，焦×开始陆续点人回班。几十人点到黎明，大门厅里寂寥人稀，到最后只剩我和另一位学员。焦×在凳子上虎视眈眈的不断盯着我。她坐起又躺下，如烙饼一般翻转了一夜。可见她内心的焦灼和狂躁。我知道她最后又把矛头指向我，但她抓不到我任何把柄。我的心平静如水，闭着眼睛雕像一般坐在那里背经文。

天大亮了，熬了整整一夜。焦突然大叫：“张亦洁回班！”我最后一个被送回班。

一天，我被突然叫出来，跟随大班学员到离队50米之遥的接见楼，大家坐在最大的会见厅里织手套。我被安排坐在靠窗的最里侧。我本不允许出房间，吃饭都是别人送来，今天却让我随集体活动，我感到奇怪。

大家坐定后，焦让小哨指挥大家唱歌。大家唱了一半就没声了，小哨不甘心又开始拉歌，突然，歌声中我隐隐约约听到喊叫声。一会歌声稀稀拉拉，再也唱不起来。大家静静的织，没人讲话。焦×在过道上来回踱步。突然我又听到隐隐约约传来惨叫声，我的心立刻抽紧了，我辨别声音传来的方向，惨叫声又一次传来，我断定那声音是从三队方向传过来的，我注意的看了焦×一眼，她也听到了惨叫声，她一步窜到窗前。这时惨叫声越来越清晰，大家都听见了，互相紧张的对视着。

焦×赶紧和另一管班说了什么，那管班出去后不久，就再没听到惨叫声。我顿时明白了，她们调我出来，全队清空是要对那些觉醒的学员下毒手。焦×想用歌声掩盖惨叫声，却还是暴露了她的罪恶。

这次三队大规模的集体觉醒，直到我出所后，才了解到这次集体觉醒的学员一共有八九十人，给邪恶造成了极大的恐慌，震动了所内外、北京市劳教局上上下下。焦×和副队长槐×面无人色，提出了辞职。

但邪恶给她们撑腰、充电打气疯狂反扑镇压，上边责令全劳教所行动起来，把宣布“四书”作废的学员送往各大队突击攻坚“转化”、分

就群起而攻说：“看，看，她附体又来了，她跟别人都不一样，她身上的那层壳特别厚，典型的精神控制……”等等一套话，往我脑子里打。

一会，我忍不住又瞌睡了一下，她们就连踢带叫的说：“瞧！瞧！她附体又上来了，打她的附体，打！让她清醒！”

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对她们说：“你们不要做这种荒唐事，你们这样做没有用，我不会进你们的圈套。”

我心里很清楚她们恶毒的强加一种意念给我，就是想迷惑和错乱我，排除我的正念、使我在思想上失控，失去自我。所以我时刻警醒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心一定要正，正念正行，不为所动，否则那些邪的东西真的会打进来，那正是她们要达到的目地。

我已记不清那是被禁闭起来的确切天数了，大概是第十天左右。每天夜里两个人值班看着我，她们指定我坐在过道中间的小凳上，不许靠左右两侧床框，不许闭眼，只要我一闭眼她们就喊：“张X睁开眼、张X睁开眼！你想睡觉就‘转化’，不‘转化’就别想睡！”

这一天是××和郝丽华值夜班。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是人生理的深度睡眠阶段，也是人最困盹、最难熬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困的从小凳上摔下来。奇怪，通常她们早就吼起来了，而这天夜里她们却任我瞌睡并不管我。

忽然，有人开始摇我、叫我，朦胧中我看见××手里拿着一个大本夹子，她问我什么话，然后写在本子上，但是，十来天没合眼，我不时的中断意识瞌睡着。可是，她们不断的摇着我，一遍又一遍的问着我什么，让我回答。我回答一句，闭上眼睛，再回答一句，她在本子上一句一句的记着，一会。她停下笔再摇着我我问，我朦朦胧胧的一直这样回答着她们。她们不把我彻底叫醒问，故意让我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回答问题。

最后，她们吼起来，彻底叫醒了我。她们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到处张扬，她们对我说：“张亦洁，你都不知道你精神控制的多厉害，你还不承认有附体，我告诉你，夜里我们问你××问题，可你却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我们‘井盖在那里盖着’，谁问你什么井盖了！你说你这附体多厉害吧，你都精神错乱了，都不是你了，整个被人家控制了，你还坚持什么呀，再不‘转化’你就疯了！”这时我才明白，深更半夜她们拿着大本子摇着我问这问那的恶毒目地。我对她们的卑鄙、邪恶而惊讶和愤怒，这种愚弄和迷惑人的招数都能想出来。

我气愤不已，我说：“我告诉你们，我清醒的很，再说一遍，你们

搞这种名堂对我没有用，谁也控制不了我！我信仰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我的自由，谁也逼迫不了，谁也改变不了！你们搞这种强加于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搞精神控制，搞精神强迫，你们才是真正的被附体，你们已经疯的不可思议！……”

在我丝毫不为所动之下，她们这种精神强迫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感到毫无效果和没趣了，便自动放弃而进一步演变为暴力。

（二）黑夜暴行

前前后后我丝毫不为所动的态度令她们大为恼火，恶警铁青着脸在我面前气哼哼的示威，犹太们跟在恶警的屁股后面仇恨的窃窃私语。

犹太们的行为状态常常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中国电影日本鬼子身后的汉奸，我为此惊叹人类进步半个世纪以后这种人物的再现竟然是那么雷同、鲜活和生动，历史的那幅场景就象为了今天的比照而存在一样，就象时间和空间的折回。让人悲哀的是现实比历史更为荒唐和邪恶，比起当年耶稣身边的犹太，那更是望尘莫及。

这天，结束了一整天的洗脑，又结束了深夜一次次反复看污蔑大法的录象。我强制自己封闭着的大脑在屋人的睡声中终于放松、清静了。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带着我的心是自由的，这时我放开思绪什么都想，更多的是想“七·二零”之前沐浴在大法中的那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一段脱胎换骨而再生的幸福时光。那段岁月有四年多，现在想起来却觉的是那么暂短。“七·二零”以后的严酷是我所料不及的，眼下的魔难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昔日那些手足一般的功友都在哪里？他们是否也身陷囹圄？他们是否也坚强？想着他们心是轻松的也是沉甸甸的。想起师尊却又不禁泪洒衣衫。

夜深了郝丽华和××起床了，她们仍旧问那无数次问的问题：“张亦洁你到底转不转，就让别人这么陪你熬，你的善心哪去了？你修什么真善忍呐！”郝×恶狠狠的骂着，郝陈俩人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共同的邪悟使三人（还有王燕、曾模仿师尊口吻写乱法文章传遍劳教所，并传到团河男子劳教所，非常邪恶）在劳教期间形影不离，也是恶警最信赖的三人帮。我有一种预感，她们会随时对我动手，前面的失算会使恶警和犹太变本加厉。

果然，这一夜她们在恶警的指使下大打出手。郝X两人把我从小凳上拖倒在地，扯过一条被子把我整个人蒙住，她们跪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头，用膝盖紧紧抵住我的面部，我被憋的喘不上气来，另一人在我身上又踢又踩，不管在哪里。我使劲挣扎把脸贴在地上，使自己能够呼吸，

逐步的发明种种折磨人的手段而施行武攻“转化”。公开的一套一套对付大法学员的邪恶手段，如前所述逐步完备；背地里还有另外一整套办法的暴力”转化”。焦×所在的三大队因而成为女子劳教所“转化”率最高的大队，她本人也因此成为这个邪恶群体的急先锋而为劳教所一霸。

焦×对大法、对所有大法弟子犯下的滔天罪孽，已无法偿还。

十四、站起来

我不知道三大队那次大觉醒的详细过程，但我亲身经历和当时身处环境下间接和侧面感知的片段枝节，告诉我那场正与邪的恶战有多残酷和悲壮。

一天晚上，我突然被管班叫到二班，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我进去时大家都已坐好，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不知叫我来干什么，我悄悄坐好。大家开始轮流发言。这些学员的发言让我惊讶和感动，她们正信正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揭露和抨击天安门自焚事件，针对诽谤师尊的各种污蔑，她们大讲真相，坚决否定。我霎时明白，秘密酝酿已久的大觉醒已经拉开了大幕。

发言还没有完，管班的脸被扭曲了一般、怒容满面的制止并要挟大家住口。这些学员大部份都是宣布或准备宣布“四书”作废的学员，这其中除有三人依旧坚持犹太立场外，其余全部旗帜鲜明的捍卫师尊和大法。

一次又一次延期的集体大觉醒终于揭开了序幕。我心中涌出无比的感动和一种莫名的悲壮。我迅速搜索那几个很好的学员和焦×认为假转或半半拉拉的那些学员，可是她们一个都不在座，是在外班还是被恶警关起来了？我不免担忧。大家表现这么好，我高兴不已，希望她们坚强的面对未来的严酷，坚修到底。

会没有开完就被强行停止。管班出去汇报。一会焦×怒气冲冲的从各班调出几十人，分四个角落坐在大门厅里。她自己就象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不知她是因为二班的讨论情况出乎意料、还是因为整体情况都象二班使她怒火中烧的。她狂躁不已，乱轰乱打，又含沙射影的说了一大堆让人费解的话，综合一点就是：有人策动“翻车”（声明洗脑作废），“翻车”没有好结果，希望不要跟着跑，……然后躺在大厅的长凳上铁着脸怄气。

几十人无声的坐在那里。我朝四周人群扫望过去，里边有我不认识

大队被焦×牢牢盯紧者之一，无奈邪恶抓不到把柄。

一天，焦×示威般的告诉我：“张××，李敬义拆我台，在大合唱的诗朗诵中她故意出错，使三大队落选，我把她送集训队集训了！”说完看着我呵呵呵的冷笑着，那意思是警告我，我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得死。

她毫不掩饰的道出她的狭隘和狠毒，使我惊讶，当一个生命没有了善念而又无视法律时，她灵魂中恶的一面便无限膨胀而不可遏制了，那时就是人性和良知的泯灭而不可救药。

此前，她曾不止一次的要挟我说：“张××，其他大队的“重点人”早被送集训队了，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我认为你有希望，才一直把你留在队里。可你老不转，那我也就没办法了。”

说起集训队，人人都认为那是个不死也要扒层皮的地方。这次，她又拿集训队敲打我。

她始终打压学员中所有她认为危险的人物。她恐惧学员的一切正信正念，她更恐惧学员的醒悟。她使尽所有的阴谋手段，利用所有的可以利用的犹大和刑事犯为她作恶，以期保持住她一直领先于同僚的高“转化率”。她死死的盯住“重点人”、“假转”的、“半半拉拉”的和有醒悟迹象的学员和新学员，她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分而治之。当《法正人间预》经文传出后，对我她便另有了安排。

焦×何以如此邪恶？除了大法弟子明白的原因外，还因为她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前科”。

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的劳教所敞开大门，大批大批的关进大法弟子。当时焦×所在的三大队也接下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批学员。焦×这个邪恶小头目策动学员中的李丹、姜建荣等邪恶的犹大在全国范围内首起率先搞起了罪孽深重的“转化”，并迅速付诸实践。她们歇斯底里的乱法，煽动学员“转化”。她们说：“如果我们这样修（指“转化”）错了，我宁可形神全灭。”就这样，在邪恶的大环境下两股恶势力纠合在一起，从“转化”一个人到一个班、再到整个大队的蚕食、蔓延，渐渐汇成一股浊流，遍及劳教所而后迅速冲向全国各地。

李丹、姜建荣、高建新等一系列人等成了焦×手中的王牌犹大，出所后又成为劳教所的常客，为辅助焦×的邪恶“转化”而招之即来。这几个人被焦×多次召回，均不止一次的与我对阵，那种毁人的种种邪悟歪理让人无以言表。每次对阵后犹大都高叫“遗憾”而不得不离开我。

在初期这个过程中，犹大以歪理文攻“转化”，攻不下来的焦×便

用一只没有被控制的手护住头部。

她们一边打一边叫着：“打她的附体，打她的精神控制，掀掉她那层壳。你不转，就你坚定，就你修，别人都不修！”她们疯狂的踢打着，我的头和肩一直被紧紧的压着，无法挣扎和躲闪，脸抵在地上也喊不出声来。她们踢着背、腰、胸部、腹部，浑身上下的踢，就象是踢一条沙袋。其中一人掀起我一条腿朝下身残忍的一脚又一脚的踢着，我奋力挣脱以保护自己……

待她们放开我，两人一起踢打时，我已经没有了躲避和转身甚至爬起来的力气。从始到终我不曾吭一声。两个人殴打我的喘息声、踢沙袋一般的呜呜声一直持续着，那一夜好象走不过去那样的漫长……

往常巡夜的管班不知要推开门监督检查我多少次，看我有没有瞌睡，看犹大有没有偷懒睡觉。这一夜，管班却一次都没有开过门。

天要亮了，大概她们也没有了力气才停手。后来已成了惯例，只要这边一打人，管班就无影无踪绝不会出现。

大半夜的毒打，我没出一声，只记的昏昏沉沉被她们俩人拖起来一边骂一边往小凳上架，我被打的坐不起来，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不知躺了多长时间，怎么起来的、起来后怎样都记不得了，就象失去记忆。而神奇的是当我完全清醒后，我居然哪里都不疼。

事后我仍以慈悲心如前一般对待她们。后来××颇有悔意并写给我一封信，我对她说：“我不恨谁，修炼人没有恨，但我不能理解你们，你们怎么能听从和帮助邪恶做这种事情，你们毕竟在大法中修炼过啊。退一步讲，即使你不曾修过大法，也不能把同样一个女性失去理智般的疯狂毒打、置于那样一种境地，这是常人都做不出来的事，你人的良知哪里去了？你们让人不可思议。要知道强制和恶行是改变不了人心的，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三）示威

过几天就是“国殇日”和中秋节了，二零零一年的“国殇日”和中秋恰在同一天。这几天又从调遣处又送来一批学员。从恶警的排班上，我感到她们的“转化”洗脑越来越邪恶。这一年确是邪恶势力最猖獗的一年。

这天，恶警指使几个人，突然对我大打出手，过去她们不敢往我脸上打，这次，她们拳击一般朝我脸上砸来。一会我就被打的鼻青脸肿，我感到脸上的血在麻麻、热热的往下流，我以为在皮肤外面，伸手去擦，却什么都没有，原来那种流血的感觉是在皮下。我感到头在胀大、脸在

胀大。我摸一下脸，脸已经肿的和鼻子一样平了，上嘴唇肿的向上翘着，两只眼睛被打的乌青，两眼肿的封住了，睁也睁不开。我知道自己已被打的面目全非。

一会恶警通知说，晚饭后全体到院子里联欢，并特别指定要我出去。我想，被打成这样为什么还让我出去？过去，凡这种情况下她们都把我严格的封闭起来，今天如此反常，为什么？……

突然有人进屋，我听她们偷偷的、紧张的说：“打的太重了，眼睛都封上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我听见有人出门。

我睁不开眼，看不见是谁。好一会，出去的人回来悄悄说：“给了一瓶‘好得快’，赶紧给她喷”。几个人议论说，这药专门用于外伤，喷在伤处能够迅速消肿，特灵。

她们拿着“好得快”往我整个脸上一顿猛喷，我眼睛被辣的直流泪（从这次打伤和喷药后，我两眼视物不清，并出现黑斑影）。一会一只眼可以睁开一道缝了，渐渐的可以看见物体了。她们一遍又一遍的喷着。这时，我并不清楚她们的真正用意。我所想的是赶快消肿最好，否则学员们见我被打成这样，她们会产生怕心。所以我没有阻止她们一次又一次的喷那瓶“好得快”。

其实我是自己看不见罢了，我几天后照镜子，一张变形的脸满是淤血、青肿，整个眼窝、一双眼皮全部呈紫黑色淤血，口鼻都肿，面目全非，让我不忍再看下去。

晚上，我被带到院子里，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几个月了，大家基本上看不见我，知道我被单独非法关押，谁也不曾想我会这副面孔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惊恐的看着我。

我平静的扫视着那四十米见方的人圈，我发现了不少新面孔，知道她们都是新来的。突然间我明白了，她们让我出来是为什么。她们从来都极少让我露面，而且从不准我参加任何活动，今天被打成这样，叫我出来就是拿我示威：向新来的学员示威；向她们认为半半拉拉没“转化”好的学员示威；向她们认为假“转化”的学员示威。我内心中被震撼了，她们真是太恶毒了！太恶毒了！我伤痛却心更痛！

大队长焦学先看看大家又看看我，她终于把几个月来遮遮掩掩背地里疯狂“转化”迫害我的面纱扯了下来，她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掩人耳目是掩不住的，她露出了穷凶极恶的真本。她得意的、嚣张的向大家介绍说：“张亦洁做美容了，她做美容了！”言外之意是你们谁还想做？！

大家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我，我早已看到了各种表情。听着焦的话里

我不认识对面几个人，她们不断的到期走，又不断的来。等那只窝头推到我面前时，她们便知道了怎么回事。这是一种无言的警示，无非是再折磨一下我的承受能力和杀一儆百。

我吃着窝头时，偶然抬头发现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当我随着人群走出食堂，在过门帘的瞬间，我的口袋上有一只手掠过，我若无其事的走下台阶，把双手自然的插到口袋里，我捏住了一个小纸团，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抑制住满眼的泪水，我知道那是师父的经文。

我盼黑天、盼深夜。终于，我在书中展开了那张字条，借助昏暗的灯光读出师父的这篇经文《法正人间预》（2001年12月9日）：“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冤缘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余者人心归正、重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

我任热泪滚滚而落，一切痛苦、一切孤独寂寞，霎时烟消云散。我哭啊，恨不能放声大哭……

我警觉着恶警巡更的脚步，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师的这篇经文，任泪水洒满衣襟。几遍读下来便熟记在心。我如同置身佛光普照、法正人间的辉煌、殊胜之中。

劳教所每一个真修弟子无不激动、感慨万千，恨不能奔走相告，振臂欢呼。

我身陷囹圄却在寸步不离左右的监视之下，一天收到了六篇《法正人间预》的经文，让我激动不已。我的掩饰不住的幸福和喜悦，让隐藏在我身边最深的一个犹太发觉了而被她告密。所幸我的理智和警惕使我没有向她透漏任何一个名字。

邪恶们惊恐不已又气又恨，她们如末日临头一般疯狂的、铺天盖地的“搜监”，淘金式的搜查我们所有的行囊物品和身上的每一个角落，可是那时我们早已把经文铭记在心了。

她们一无所获便转而对她们所怀疑的人进行筛查。焦×又先拿我开刀。这天她突然问我：“张××，李敬义传给你经文了？”

我心中一惊，立刻警觉，她又要整人了。我平静的毫不迟疑的说：“谁看见了？有人证吗？有物证吗？”

焦×虚诈又咄咄逼人的说：“她已经承认她传给你经文了！”

我不依不饶的说：“那你把她找来，我们当着你的面对质，如何？”焦气恨恨的走了，结果几天没有下文。

李敬义是某广播电台播音员，焦×一直认为她假“转化”，是在三

几个字还来回倒扯，你拿我们当三岁小孩耍，劝你一夜，你却和我们来这个。”

她抓住我的头发撕扯着，摇拽着，脚下踢着、一边叫着：“你坚定、我叫你坚定、坚定，……”我在心里不断的说：“打得好！打得好！该打！该打！”打够了，她们骂骂咧咧的走掉。

一会，焦某推开门，站在门口，恨恨的说：“张亦洁，我早知道你跟我耍滑头，你们从来就不承认法轮功有组织，你和我搞文字游戏、拿这小把戏来搪塞我，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么？”

我说：“那就好，那就好，你能这么想就好，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你就这样坚持吧，没你什么好结果，我告诉你。”她气冲冲的走了。

我拣起地上一撮撮的头发，那感觉象刚刚结束了一场殊死的肉搏战，此刻我的心重又回复了归属但却久久不能平静，我无法摒弃走失这一步的沉重和懊悔，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拿大法来解救我那颗人心，是对法的伤害、亵渎、是罪过呀！任何一种人心都会有可能使我一步踏进深渊，毁于一旦。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着，痛苦着，修炼不是儿戏，让我刻骨铭心。

后来我知道，焦拿着我写下的那句话兴奋的向全体人员宣布，明天免早操全体睡懒觉。早上起床铃响了，小哨却挨班砸门：“起床！起床！起床！”

“不是说了可以睡懒觉吗！”大家不满的说。

“张亦洁又反了！统统都起床！张亦洁又反了！起床！起床！……”

很久以后我也知道了，老太太和大胖子张翠芬都是有功之臣，张翠芬她们都是装的，那是为了把我拉下水而演的一场戏。

十三、一天接到六篇经文

《法正人间预》这篇经文发表后，在阴霾蔽日的大陆中国，犹如荡起一泻千里的滚滚洪流，他以排山倒海的磅礴大势朝着旧势力的羁绊呼啸而来，这洪流冲进了女子劳教所，令邪恶紧张恐惧。然而对大法学员则成就了三大队后来集体觉醒的契机。

这几天，我又被放出来，在前后左右监控下跟随大队全体人员去食堂吃饭。长条桌，两排人对坐，一排六个人，我被夹在中间。大家坐好等着一份一份发菜，每人两个馒头，也有人要三个馒头，每人一碗菜。我依旧是一个窝头和几片咸菜，我早已经淡然处之这种迫害下的不同。

话，我昂首挺胸面对大家，表情坚定而平和，不表现出丝毫不适，我要用我的存在告诉大家：我就是拒绝“转化”，我就是坚修大法。打死我，也是这一副铮铮硬骨。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强制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暴力不能使我屈服！我的存在对大家就是鼓励，就给大家增加信心。邪恶说“重点人”的眼睛会说话，对！我就用我特殊的眼神回答着每一个有机会和我对视的目光。我用眼神、用微笑和大家互相打招呼、交流着，那种心灵的沟通是任何邪恶都无法阻隔的。

当大家在场内跳舞的时候，我却心中十分难受，我想她们居然有这雅兴。但转念一想，不对！中秋谁不思念家小！谁会在劳教所里乐不思蜀！有多少人是死心塌地的“转化”？！我的精神状态、我的情绪会影响她们，而我也成为学员们关心、担心的对象。

跳舞中学员们故意转到我身边，用眼神向我打招呼，有人偷偷的向我伸出大拇指，我也用眼神呼唤着她们，向她们致意并报以微笑。一个大胆的学员居然拉起我来一起跳舞，我抓住旋转的瞬间和她简短讲话，告诉她，坚修、翻车、小心××、帮助××、争取所有人集体翻车……

这还得了！槐（副大队长）在场内转着圈的盯着我，吸毒女一看也马上起来跟着我。我微笑着、利用转身的一瞬间讲话，不露声色的交谈着。我把我的情绪传给大家，把要表达的坚强意志传达给她们，我祥和的平静和微笑，就告诉了邪恶，强制、暴行改变不了人心，她们的示威是徒劳的。

邪恶再也绷不住劲了，暗示吸毒女把我拉下场，她们发现失算了，动机和效果南辕北辙，原本逼我上场念一首歪诗的打算也取消了。

（四）“她能熬，我们可受不了啦！”

熬过一个又一个难耐的白天，又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我已记不住这是第几天了。白天黑夜挡着窗帘，门窗紧闭，屋里昏暗。我的时间概念只是从一天三个小窝头的到来，知道早午晚而已。

有一天夜里，我插空偷偷的和郑杰聊天，希望她能够在法理上明白“转化”是错误的，她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山东针织厂的员工，那么大的缘份使我对面前的她而深深惋惜。唐××年龄比我大，她在“转化”我和我的反“转化”中我们曾针锋相对过，但她俩人的内心还有师父和大法。她俩值夜时，我得以在小凳上闭一会眼，难得的休息一会，巡夜的管班来时便赶紧碰碰我。

在“转化”的群体里有几种情况，一类人在法上明白，知道“转化”是错的，因为想去或者承受不住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假转。还有一类

人确实被乱了心智，认为“转化”是对的。还有一类人是彻底走向反面并且“转化”后助纣为虐恶行累累。

深夜我坐在小凳上，听着屋里的酣睡声，便沉沉的瞌睡起来，犹太郝××躺在床上看着我，以一声声的低吼阻止我的困盹。连续多日的强迫不许睡觉，使我白天黑夜经常困的大脑出现空白，人的底气象被抽空了一样的感觉，那种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已经不是困的感觉了。从人的生理上测算，人多少天不睡觉是生命的极限？尤其在同步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时的无睡眠状态下生命的承受限定又是多少天？有人说：××被熬疯了。他们也这样来熬我。

我坐在小凳上不住的往地下摔，摔倒了又爬起来坐好，一会又摔倒了，又爬起来。郝X怕我靠着床帮瞌睡，就责令我坐在四边无靠的地中间。我摔倒的声音惊醒了熟睡的犹太和吸毒女而招致不满，我竭力克制困顿，不影响她们。

天亮了，吸毒的妓女韩续伟（“攻坚”组长）出去找恶警汇报。回来后便又对我发难，咒骂我的顽固不“转化”、打乱了她们的生活节奏，她越骂越狂暴，抡起巴掌在我脸上不停的抽打，她们这种人为了早日出所，都无条件的为恶警卖命，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

这天替换刘虹的恶女犹太张艳春走进屋来，刘虹因为善待我而被焦X开掉。张艳春看到我，围我转了一圈站定，恨恨的骂道：“啊，你就是张亦洁呀，你上网揭露洗脑班，害的多少人不‘转化’，你知不知道这后果有多大？！你困？我让你困！我今天抽瞎你的眼睛。”她拿着苍蝇拍啪、啪、啪朝着我的眼睛抽过来，她不正着抽而是用苍蝇拍的边侧着抽，专门抽眼睛，她伺机又狠又准的不断的抽过来，我感受到了那种邪恶，小心的躲避着她。

她曾为修炼人，但她却是三大队公认的邪恶之徒。她长期在法制培训中心做“转化”洗脑工作，是心狠嘴毒的乱法、谤法、疯狂“转化”学员邪恶犹太。我看着她那张脸，黑糊糊一脸疙瘩，充满邪杀之气，她的外表竟能如此成正比的反馈心灵。她嘴不停，一边谤师谤法，一边朝我挥动看手里的苍蝇拍。

她说：“学习班上你不转，就是要劳教你，你不转就强迫你转，把你关进来。你不是能承受吗，‘啪’、‘啪’、‘啪’，那你就受！看你能受多久。”我不停的闭眼躲闪抽在眼睛上的苍蝇拍，两只眼睛被抽的哗哗流泪。一直到她抽够了、也抽累了，才放下苍蝇拍。我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恶警也不给她凳子，她就一直坐在那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熬不住的哭泣给邪恶以把柄，犹太便不断的拿善来攻击我。

这时我感到十分难受，头嗡嗡作响。只听身后有人又说：“你写什么都行，不管你写什么，写一句也行，写一句咱们就都回去睡觉。”

我开始心绪不宁，我感到疲惫极了，我竭力支撑自己。这时是我熬过四十二昼夜禁闭放出来的第八天，连续两次的群体胁迫，无论精神上体力上，我都是靠意志来支撑。我感觉越来越难受。

突然，人群惊叫起来，贩假币的大胖子班长张翠芬突然晕倒，大家慌忙伸手去扶她，她又高又胖托不住便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有人说她有高血压，大家围上来半拖半抬的把她拖回了宿舍，人群中阵阵嘈杂……

我被这场景吓得惊呆了，我感到了一种负罪感，心里深深不安……。

恶警、犹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们趁机拉着我坐到走廊最外边的一张小桌前。她们把笔塞到我手里说：“写吧，写完大家都回去睡觉。”恶警说：“写一句也行。看那黑压压的人群，风一吹就倒的王某还坐在地上哭，有两个人陪她蹲在那里。房里的人还叫着胖班长的名字，紧张的进进出出、寻医找药，人群嗡嗡的议论着。

这场面我感到头都大了，耳边一个声音说：让大家回去睡觉，写一句，写一句，写一句，恶警犹太催促说：“快写，快写，写一句也行，快点！大家都等着你呢！”我望着那一筒道的人群恍然写下了几个字：

“和法轮功的组织决裂”几个字，我停住笔，犹太、恶警怕我勾掉，赶快撤下那张纸，两人扯着我把我送回房间。

我的心还在筒道里，倾听全体学员回班，一阵脚步声过后，筒道里便又恢复了夜的沉静。

大家都回去了，都睡觉去了。这时我一颗心仿佛落地、才感觉到了自我，那个清醒的我，可我却觉得不对头，那几个字就象一把刀插在我心上，让我坐立不安。紧接着一个声音说，“你以为法轮功没组织这么写不成立？没关系么？拿大法解救你的人心是真善么？”

我知道我犯下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一种偏离法的巨大痛苦立刻笼罩了我。我迅速找出纸笔急速的写下：“我郑重宣布，我刚才写的‘和法轮功的组织决裂’立即作废。法轮功从来就没有组织，我无从决裂。”

我打开门叫来小哨张×对她说：“请你把它速送焦××”。小哨接过去转身去了队部。我关上门，但心中依旧不宁静。

片刻，突然有几个人旋风般的冲进屋来，为首的是吸毒女张速，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劈头盖脑一顿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骂：“就写了

什么，有人说病又找回来了，你看大家不都挺好的吗，再说你也要为孩子、为你丈夫考虑考虑，你不能不管她们，你会影响她们。……”说到动情处拉起我的手，摇着我的胳膊，我绝不回应，依然平视大家，默然无语，丝毫不为所动。

这时人群开始躁动，大约12点钟了，新年的钟声该敲响了。我想，年年岁岁这个新桃换旧符的时刻，今天却充满鬼魅阴霾。

队伍中有人报告上厕所，人群开始七扭八歪变换站立的姿势。年纪大的人站累了，开始偷偷的靠墙。吸毒女和其它罪错人员也开始嘀嘀咕咕。这种陪绑“熬鹰”没有人情愿。若是在平时管班早就扯嗓子喊“立正”了，但今天她们对人群的躁动视而不见。我依旧沉默着。

这时队伍里有人说：“张亦洁，你是修善的，你就让一百多号人这么陪着你吗，你让我们陪你到什么时候？这么长时间你不“转化”，你牵扯了多少人，你的善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吗？”

我身旁的犹太又贴上来：“亦洁，你就‘转’了吧，瞧你受了多少罪，你看我们‘转’了的，谁敢动我们一个指头，一根毫毛，别遭这份罪了，你‘转’了我们大家快快乐乐在一起多好，大家都知道你特别善良，都喜欢你。再说你忍心看这么多人陪你受罪吗？”又有人上来和她一样说着一些好听的话，以其打动我的心。

焦不失时机的说：“想想吧你写什么，认罪认错、决裂书、揭批、什么都行，你就是打不破这层壳，冲过来就好了，你看这么多人不都挺好的吗！想一想，你总得有个结果了。”

我依旧沉默不语，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过，简道里又一次平静下来，我却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平静里积聚了一次比一次邪恶的物质因素。简道里静得就象空气要爆炸一样。我平和镇静、昂首挺胸，抗拒着弥漫开来的越来越浓重的压抑的场。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声大叫：“张××，你善在哪呀，你太恶了，就看着这么多人陪你熬着？”犹太又围上来说：“张亦洁，写吧，为大家，更为咱们的孩子、丈夫，这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突然，站在队前面的人群一阵躁动，一个老太太站不住突然倒地，后边人赶紧扶住了她。这人名王×，六十多岁、十分单薄瘦弱，据说她儿子也是大法学员刚刚被抓进团河劳教所，老太太表情凄楚，她被别人扶住站在那里，一会支持不住了，老太太开始哭，大家只好让她坐在地上，她就可怜巴巴的坐在地上望着我，一边哭一边和我说：“你就‘转’了吧！”她伤心的一直呜呜的哭泣。

冬去春来，苍蝇拍在我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此后劳教所的两个夏天中我一见到苍蝇拍，心中便一阵颤抖，抽在眼睛上、脸上的那种感觉、那幅场景就栩栩如生的跃入脑海，每次我都不由自主的把苍蝇拍偷偷的从窗缝扔出去。

恶警以为连打带熬，我坚持不了几天，可是一天又一天的通宵不眠，却把恶警和犹太熬的叫苦连天。到第十九天的时候，昼夜的车轮战停止了，她们所有的折磨手段都使过了，她们困的再也熬不下去了。吸毒女们说：“对张亦洁说啥都白费，死缠滥打都没用。她能熬，我们可受不了啦！跟‘政府’说，不干了！”

唐建书是我前面提到的较为年长的一位，她经历了对我十八昼夜的洗脑和目睹了部份暴行，据说那场半夜蒙被毒打之后，她找到恶首焦X，说要退出“攻坚组”，这么打人要出人命的，她不想承担责任。不知焦X出于什么考虑，还是人心涣散所至，第十九天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放出来。放出来的环境同样恶劣，我住的房间是郝、陈、王和两个吸毒妓女，由她们负责监控我并进行日常洗脑，只是在夜里，我可以睡几个小时的觉了。

六、书信与罪恶

书信是人类自古以来，赖以沟通的友好使者，给生生不息的人类传递着进步、幸福、友爱、希望。然而当人类步入二十世纪末时悄然变异着的人类无情的摧毁着传统的规范，甚至蜕化着人类初始的文明。在交叉两个世纪、历时七年对大法弟子旷日持久的这场迫害中，在非法关押着千千万万来自四面八方大法弟子的劳教所里，每个人的书信都被邪恶所控制成为对大法弟子精神折磨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成为邪恶充分利用的打击手段。它再一次见证的是人类今天血泪与罪恶交织着的善恶美丑。

书信纯属个人隐私，任何人不得私拆、截留、扣押、销毁，这是由历史演变到今天而形成的律法。但在劳教所里，恶警可以任意处理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往来信件。她们成了握有书信生杀大权的第一读者。任何人的所外来信都必须经她们首拆首阅。如果她们认为这封信对“重点人”“转化”不利和对己“转化”者不利，她们就会擅自扣押这封信，而且决不告诉信的主人，这封信就失踪了。即便有的信收到了，但其中有的话却被墨水抹掉，变成了花脸信而前后读不懂。允许看的信是她们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信，如：家人受不住株连劝学员“转化”的信，单位

批评指责的信，对大法不理解有微词的信，孩子想念母亲的信，老父老母训诫、诉说孤苦无助的信，丈夫最后通牒的信，家中生活艰难、经济拮据、老人病痛缠身等等，这类信恶警不仅会给你看，而且会抓住其大做文章。

首先让学员当着全班人、或全大队一百多人的面读信，让大家展开讨论，劝诫围攻。事先安排好的红脸白脸犹大，先责备你有多狠心，老人孩子有多可怜，尤其孩子思念母亲的声声呼唤被无限渲染，进而责骂你——修炼人的“善”哪里去了，和政府抗拒你的“忍”哪里去了。唱红脸的犹大便现身说法，痛哭流涕，悔恨自己把家庭搞的支离破碎，表现出痛苦万分状态。恶警则坐阵观火，添油加醋，把握火候，随时点拨。持信人被整的泪流满面，抽咽不止。讨论会变成了瓦解学员的批判会、攻心会。会后继续穷追猛打又责令其写“读信心得体会”，并强迫再读给大家听，评论她认识是否深刻。不少学员就这样被撼动了，再加上肉体折磨，最终被逼垮。

但是，学员们却不知道，上述这些内容的信的产生往往是恶警授意其家人和工作单位所写。她们把大法弟子的家庭现状通过截阅往来信件和其它渠道了解的清清楚楚，她们同时又掌握着大法弟子的思想现状，便授意一方攻其另一方。她们因人而异的劝说：“转化”了就可以早日减期回家；“转化”了不影响丈夫、孩子的事业前途；“转化”了可以保住工作；“转化”了可以保住婚姻家庭。而不“转化”则统统反之等等，在这些最实际、最切身的利益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针对学员的来信。

而学员的所有回信则统统要通过大队部的恶警发出去。她们要求任何人的信都不许封口，大队长要一一阅信审查通过才能发出去。她们认为有的话有问题，比如：带有消极情绪的话，影响了劳教所形象的话，谈修炼的话或涉及劳教所学员生活现状的话，一概处理掉。好点的把某句某段涂掉，或者退回重写，而经常是不退也不给你发出去。所以任何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无法通过书信披露劳教所的滔天罪恶。学员的家人更是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亲人所遭受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的真实处境。邪恶就是这样操纵两边做工作，在信的问题上把邪恶发挥的淋漓尽致。

作为不“转化”的“重点人”，给家人写信要请示，有时几个月才允许写一封信。“重点人”的处境之恶劣、之压抑难以想象，在狭小的空间中，头上有监视器，时刻监控“重点人”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一览无余；头上还有监听器，能听的到窃窃私语，连撕纸的声音都

认为“转化”是对的，并且荒谬地标榜自己在“真修”，也口口声声叫“师父”；还有一种人死心塌地的站到邪恶立场上，从根本上否定“真、善、忍”，谤师谤法，助纣为虐，担当邪恶打手，做尽坏事。

此时此刻，面对她们全部，我说：“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同修一部法，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所悟，说到底也就是说人各有志，你想不想修，信不信了，那是你的自由，我想不想修同样是我的自由，我尊重别人的选择，因为任何强加于人，任何强迫于人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凭暴力、强制更是改变不了人心。而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将有她的结局、有她的果报，从这一点上讲这并不由你信或不信。”这番话后，一阵鸦雀无声。

焦在我身后踱方步，一会，有人站出来说：修炼不是个人的事，国家让你炼你就炼，不让你炼你就不能炼，上访就是破坏国家安定等等，越说越邪恶。

接着又有人站出附和发难，虽然都是媒体上那些颠来倒去的诬陷，但从这些原本修炼人嘴里说出来，便显得尤为恶毒。而这些站出来指控的都是平时疯狂做“转化”的犹大，显然她们是有准备冲着我来。

我隐隐感到今晚杀机四伏、犹大有备而来、气焰嚣张。我望着满筒道的人心中不知什么滋味。即便有点正念的学员她们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如果敢站出来，她们也就不“转化”了。

这时有犹大开始冲我质问，我迅速思考怎样对付她们。面对邪魔我想起师父的话，“不给邪恶以市场。”我抱定一个原则，一不接她们任何话茬；二不回答她们任何质问，不能让她们把那些邪恶的话讲出口，加重邪恶之场。我开始沉默、听着、看着，不给她们一点可乘之机，让她们这种邪恶的气焰自消自灭。

说了几个人后突然冷场，简道一片寂静。接下来一波又起，但是无论对方怎么质问，怎么激动我都平视无语。这种急风骤雨式的批判、指责、邪悟我已身经百战。焦××也知道我不为所动。她随即变换口吻自以为是的冲我说：“你修的什么都没了，党籍、职务、公务员、连工资都没了，你心中不服，跟她们较劲。我知道你很优秀，越是这样越别不过劲来，其实最早你是愿意转的，只不过是现实把你推到了这一步，钻了牛角尖，其实“转化”了，你什么都不会丢。”

我心想，原来邪恶这么看我，修炼人的心，哪是你能衡量得了的！我依旧面色平淡，凝视着她们。我身边的犹大开始说话了，她们也学焦×的“和风细雨”、站在我的立场上劝我说：“其实‘转化’了根本就没

手中的王牌犹大。无论是谁，都不能使他们如愿。在她们多少次甜言蜜语面前，多少种邪悟乱法面前，多少次恼羞成怒面前，以及常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面前，我都平静、从容的告诉她们：“在法上你们谁也动不了我！”

十二、利用群体胁迫

这一天正值2001年12月31日的新年之夜，和往日没有太大的区别，感受不到多少新年的欢乐气氛，邪恶认为我无权享受任何节假日，所以什么活动我也自然不在其中。各班唱唱歌之后就在规定的时间内熄灯休息了。

我依然在读八股写八股以熬过那漫漫长夜，等来黎明时分那短短的一段睡眠。但就在大家刚睡下不久，大约11点多，安静的走廊里突然一声高喊：“全体起床！”小哨依旧挨班砸门，催促集合。

大家慌里慌张的爬下床，一边穿衣服一边跑出门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焦×站在队前叫：“张××你出来！”我从人群中走出来，焦说：“你面向大家。”

这次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心不定，我再次面向一百三十人站定时，我迷茫，有些紧张，我没有任何心理防范。我想：她们又针对我搞突然袭击，不知这次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望着面前的一百三十多人，突然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我心中弥漫，长期以来我一直就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此刻这种感觉又袭上心头。我迅速的镇定自己，面对她们的卷土重来我只有静观应变。

焦×对大家说：“这么长时间了张亦洁没有一点进步，从队长到学员大家都为她费尽了心机，但她至今仍然执迷不悟，今天我们帮助帮助她，我们大家就一起陪陪她。”

一听焦说这么多人陪陪我，我知道了焦×又要故伎重演。但这次她们有了充分的准备，我看到有几个人在往队前移动，还有几个人干脆就站到了我的身边。我注意的看了看这些人，都是邪恶认定“转化”好的又反过来做帮教洗脑的犹大。

焦冲着我说：“张亦洁你说一说，你怎么办吧。”

我沉默着，自从进了劳教所我便经历了五花八门的邪悟者疯狂的灌输、洗脑。也碰到了“假转化”者“不吃眼前亏”的告诫。一些人只因为无法承受这种长期迫害而违心的把自己改头换面；也有在法上邪悟后

听的清清楚楚。身边左右有三个人寸步不离，轮流值班、昼夜24小时监控。而在这种残酷的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下，能得到一封家信应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恶警的操作下我们的家信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一种精神折磨和精神伤害。如果说恶警犹大的伤害可以承受，那么来自家人长期的责难往往最难承受。难得沟通的家信被恶警利用变成了指责、哭诉，甚至受骗家人的要挟寻死，接踵而至的是恶警借题发挥的一连串发难，每一封信招来的都是恶警借机打压的一场精神折磨，而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大法弟子在精神上的承受更大。最后这些信还要统统收上去，决不许留在学员手里。

我到劳教所接到的第一封信是读大学的女儿写来的，恶警拆开读后交给了犹大，犹大会意。她们传着看信，指指点点、嘀嘀咕咕，都看完后交给我说：“你给大家读一遍”。

我说：“你们都看完了，还读什么！”我拒绝不读，把信放起来。她们要信我不给，三个犹大扑上来夺走了信，她们拿着信评论着，抓住其中某句话发挥着，指责我不善，不顾孩子死活，当母亲不履行做母亲的职责、不照顾家；我不“转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前途等等。她们高声念着女儿思念我的话和不理解我的话，无限渲染。几个人一唱一和，讽刺、挖苦、起哄、嘲笑。

我非常惊讶，简直不能理解，她们哪里还有一点昔日修炼人的影子，看她们那副丑恶的样子，我对她们说：“你们口口声声劝我“转化”是对的，难道就“转化”成你们这个样子么？！傻瓜都会认为“转化”是错的！”

我告诉她们：“你们没有权利拆看我的信件和评论信中的一切，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她们感到我很可笑，起哄说：“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劳教所就这规矩，你懂不懂？告诉你“转化”就是趋势，不转也得转，早晚也得转，你不转小孩都不认你！”

我说：“我自己如何是我说了算，可不是你说了算。”晚上吃饭的时候趁她们不注意，我把信撕毁。

饭后开始邪恶的“帮教”时，她们向我要信，我告诉她们信撕掉了，几个犹大大怒，她们几个疯狂的扑上来，把我按在地下一齐踢打。一个犹大赶快找恶警汇报，说我毁信。

恶警气势汹汹的进来发难，我对她们说：“我有权利处理我的家信，撕不撕掉都是我的自由！”

她们说：“你没权利，没自由，你要记住你是劳教人员，没有“转化”，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记住你现在是干什么的！”

我说：“不管我是干什么的，我都有处理自己信件的权利，这是法律给的，你却没有！”

恶警怔了怔、自知理亏恨恨的说：“看看你自己吧，孩子都快不认你了，还在这较劲呢，坚持什么呀，告诉你，没好结果。”当我向恶警抗议她们打人时，恶警却冷笑着扬长而去。

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9月同时赴外地上大学，他们走后三个月，就发生了我被绑架进洗脑班和被判劳教等一系列事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学业，我的事一直瞒着他们。

当他们第一次放假回家，带着大学生活的新鲜感受，带着诸多的感想、收获和问题要和父母交流，可是当他们兴冲冲打开家门却看见了满眼凄凉，大厅、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苦盖着，地板上铺满了报纸，积了厚厚一层灰，妈妈被非法劳教这个再不能隐瞒的事实对他们的打击如五雷轰顶。

作为母亲我能体会到他们受到的伤害有多重，同时他们还有着自身的成长的烦恼，虽然我身陷囹圄，可是帮助教育他们依旧是当母亲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靠书信和他们沟通，多少能够弥补他们心灵情感上的落差。

当我把给儿子和女儿的信交给管班、她们拆开信看后，找不到敏感内容，便对信封落款处只写北京市有意发难说：“你必须写上昌平女子劳教所才给你发，否则这封信不能发。”

这是我保护孩子们稚嫩的自尊心的本能做法，对于我的问题他们不想去面对同学们和老师。再说我只写北京市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无碍于任何人，何况所有的人都这样写。

我面对她们的邪恶和没有人性竭力的克制自己，我知道她们是在整我、折磨我、激怒我、让我痛苦，她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我，已“转化”的人绝没这个问题。

我没说一句商量的话或是争取的话，我默默拿回那封信，我宁可不发信，也不向邪恶低头。但是，这意味着我再不能给他们写信。我脑子里充斥着孩子们困惑的话语、不理解的声声试问和对我的担忧。但我只能把所有的感受统统压进心底。我想与孩子沟通的渠道（信）就这样被她们卡死了。

每个月，我只能看着别人写信发信，和亲人通话，和亲人见面，作

深知“转化”，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来讲那无异于死、而比死还要痛苦。即使不死，我也会因精神之死而疯掉。因为从得到大法的那天起，我就知道那就是我冥冥之中苦苦寻找的归途，那是我灵魂、生命的归宿。从此，面对强权的迫害和人世间的一切诱惑我从未彷徨过、患得患失过、退缩过和对师对法有过丝毫怀疑。因此，纵然一死，“转化”都不属于我。所以不管前面是什么、有什么、将发生什么，我都将义无反顾。

我知道对那些迷心窍的帮教、犹太，在那种阴霾密布、邪恶无处不在的环境下对他们说什么都没用了。而我在这种艰难的鬼环境下，我必须要做好长期的承受各种魔难的思想准备。劳教所早就说，到期不转就延期，延期到了再不转就“走大刑”（进监狱）。我从来没有要回家的心，我进来就没有想过以妥协换取自由。

但我清醒的意识到我必须保护自己：一、我必须时刻在法上，大善大忍、不记不报、不怨不恨，否则我坚持不下去，我身体会被她们摧垮，或在精神上被她们逼疯，因为人是受不了这种屈辱、虐待和折磨的。二、我必须克制、消除仇恨她们的心理，既然说不动的，就保持沉默、不给邪恶者以市场。三。我还要有足够的、最坏的思想准备……我想起那句话“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朝闻道，夕可死”我双眼充满泪水，心中好不悲壮。

当2001年1月3日，我被强行绑架参加国家机关工委办在劳教的洗脑班时，那时我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我怕自己学法不深，被邪恶钻了空子而顷刻瓦解。我用生命去抗拒那种邪恶的洗脑，我绝食抗议，拒绝输液、拔掉针头。我从头到尾用棉花塞耳朵，最后都塞破了皮，棉花粘在耳道里。我硬是不说、不听、不看（不睁眼）。任你一轮又一轮、一拨又一拨、又推又揉、又踢又骂，讽刺讥笑，全然不在心里。我虽都经受过来了，但那仅仅是十五天。到劳教所以后，我面对的是没有时间概念的长期，不是十五天的短暂之时。我没有任何防范，我说过就象一只羔羊被扔进了老虎群。但是，经过了最初四、五个月在法上真刀真枪的鏖战，我那种怕在法上把握不住而被她们钻空子击溃的恐惧已经荡然无存。

这期间，我曾被邪恶送到外队王牌犹太那里去“转化”；邪恶也把外队的王牌犹太找过来“转化”我；她们还把已解教的李丹、姜建荣、高建新等邪恶犹太不止一次的找回劳教所来给我洗脑乱法。里里外外多少种邪悟，变异的、伪善的、赤裸裸的、隐蔽的、穷凶极恶的都在大法的深厚积淀面前被摧毁、解体。我不惧任何一个邪悟者，任何一个恶警

是。修炼后重德向善，身心康泰，举家和睦。数不清的神奇事例，难道你的良知和人格都当尽了不成？“转化”本以大错了，你们还要错上加错，落井下石，胡言乱语，做恶警的帮凶，听其教唆、任意大打出手。毁一个修炼人是有罪的，谤师谤法更是罪孽无边……”

几个月下来，我感到，冲我来的任何折磨我都能忍受，不记不报，不怨不恨，但一听到谤师谤法，就难以抑制那种愤怒，每一场论战后我都要平静很久。我知道我继续这样坚持下去，给我带来的将是更残酷的虐待。但是我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师父希望她们归正啊，这个希望不管多或少都是我的责任。

事实上，我的每一天已过得越来越艰难，我不仅失去了在劳教所应有的人身活动权利，也失去了自由思维、思想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她们在强迫洗脑中一方面强行灌输邪悟、诽谤和造谣，另一方面逼我看造谣、诽谤大法的两本书，逼我看邪党党员的书，其余任何书都不准看，只能她们指定我看什么书并逼我每天写出一篇心得体会，如不写就剥夺每夜那仅有的两三个小时的睡眠；他们不许我看报纸看新闻，除了写他们规定的心得体会之外，不许写日记以至任何文字；每月例行的亲属接见、与外界通信、挂亲情电话、食品采购，我都被严控禁止；她们扣我的家信、扣包裹；不准我上操、不准洗衣、洗澡甚至洗漱。就连上厕所这种生理需要都被拒绝、拖延，以“转化”为条件而用此来折磨我；我每顿只有一个小窝头和几块咸菜，窝头也决不让你吃饱。邪恶认为对“重点人”维持饥饿状态对“转化”有利。

总之我被施与方方面面的最极端的虐待。我被与外界隔绝，每天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失去一切环境，失去所有自由，从行动到思想。除了指定的几个犹太吸毒女包夹外，我看不到任何人，我被恶警严格看管和封闭起来。

当恶警得意的警告我说：“你们一批来的都“转化”了，就剩你了。”我心里那种难过，心的感觉是生疼生疼的。我曾被那种难过和失望长久的笼罩着，压抑着，我感到内心无比的孤独和任我如何都排解不掉的郁闷、孤独和郁闷。人一批一批的来，便一批一批的“转”。

不久恶警和犹太一齐向我叫：“全队就你一个人未‘转’了，我看你能‘耗’到什么时候？！”我心中痛苦、气愤。我想，这些人有什么权利控制别人的思维！有什么权利非要把我脑中所想的抠出去，换成你们的，人间哪有这种强盗逻辑！

我清楚我的处境，我面对的是一个邪恶、庞大的政府机构，但是我

为“重点人”这些权利都因不“转化”而被恶警剥夺。而两个孩子给我的来信，也几乎全部被她们扣压。几年来我的音信不通给两个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不相信，母亲会象媒体宣传的那样因修炼法轮功而变的无情，因为她们对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毕竟有着直观的切身感受、有着一个不可否认的最基本认定。但是，他们不理解，他们给妈妈的信何以如石沉大海，母亲何以成为阶下囚？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疑问人们都能在书本上找到答案、或者说正常逻辑思维下的冥思苦想也能够触类旁通的话，那么法轮功的问题，翻遍大陆的书海也找不到答案，那不是1+1等于2的正常思维逻辑推理能够解释的。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父母亲的敬业、爱国家、爱人民无不言传身教给他们，为人之本的仁义礼智信从小耳濡目染，成为他们成长的座右铭。这样的母亲被开除、撤职、下放、甚至抓进劳教所，他们找不到答案，想不通。因为他们不相信××党会错了，就象不相信母亲会错一样，甚至他们心灵的天平没有一点倾斜，所以他们茫然、痛苦。

七、利用亲情逼其“转化”

在“转化”我的过程中，她们使尽了种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利用亲情拿老父亲、丈夫、两个孩子打击我，那种不择手段真是地地道道的精神屠杀。

两个孩子上大二的时候，到劳教所来看我，在劳教所的大门外，望着黑漆漆的大铁门、铅灰色的高墙，1米8高的大男孩泪水滚滚而下。当面对瘦弱、憔悴不堪、满头白发的妈妈时，他们惊愕不已，与仅仅一年多前送他们上大学时的妈妈比，生生的判若两人。女儿无法面对现实、情感上这种活生生的反差，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他们在那一刻都把这种情感“转化”了，是惊讶是痛心抑或是恨，统统压进了心底，造成了后来的偏颇。

短短的会见被孩子的伤心所笼罩，我千言万语浓缩、再浓缩，叮咛、再叮咛，面对监控人我讲着双关语，我告诉他们要坚强，告诉他们要明辨是非、妈妈没有错，告诉他们要努力学习，告诉他们信的事，还告诉他们不要再来……

望着他们伤心离去的背影，我忍着泪水，喊住他们，轻松微笑、坚定的对他们大声说：“昂起头、挺起胸来！你妈妈为修真善忍被劳教，不可耻！”

望着他们挥手渐远、一步三回头的身影，再也掩饰不住的泪水夺眶

而出……

谁知道什么叫“心碎”？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心碎！”……

走出劳教所的两个孩子，带着更直观的感受，带着更迷茫的心态，带着无处诉说和无法排解的苦闷，回到了各自的学校。他们的父亲要务缠身，无暇顾及他们的心灵深处。我带给他们的是无法解开的心结，而又和我无法联系通信、通电话等等，这一切使他们的心理承受达到了极限。男孩甚至不想读下去了，他在学校一反常态，变的暴躁、嫉恶如仇、极其逆反。他辞掉了学生会的职务。他拼命踢球，为踢球和同学发生冲突；和老师发生冲突；明知故犯的违反学校的纪律，课堂上他罢课拂袖而去……。

女儿则一封一封的给我写着明知收不到也寄不出去的信……她雪耻一般的发奋，她拿下了双学位，但却加入了那个邪恶的党，两个孩子都走了极端。

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丝毫不知，邪恶却无一不晓，她们伺机大做文章，她们不许我通信，却不时的告诉我家中每个人的情况，有一天焦×突然跑过来说：“张亦洁，你进劳教所给两个孩子的精神伤害多大，男孩来看你在大门外就开始哭，让人看了真心酸”。说完便幸灾乐祸的走了。

某一天，焦又跑过来突然对我说：“张亦洁你儿子出事了，受处分了，学校都要开除他了，他爸爸又忙工作又忙处理你儿子的事都焦头烂额了……”

她们拿孩子来打击瓦解我是她们惯常的手法，是精神折磨的拿手好戏，至于出了什么事，她们绝不会再讲。写信不许，打电话不许，她们就这样吊着我，让我七上八下的揣测着。要是“转化”了，这种情况随时可以和家里联系。但她们要的就是这种打击的效果，以迫使我“转化”。然后，她们指责我说：“张亦洁你是修善的人吗，你修善修的连家连孩子都不要了吗？你丈夫工作那么忙，又当爹又当妈，多难呐！象你这么好的家庭能找出几个来，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太狠心了，你把这个家害苦了，你自私透顶！你这样下去，孩子毁了，你丈夫也得和你离婚。”

关于我的丈夫，他一直是邪恶手中的一张牌。焦一旦想拿他打击我的时候，便跑来告诉我他的行踪去向，以观察我的心态反应。这天，刚说完儿子的事，她又跑过来对我说：“张亦洁我昨晚在新闻中又看见××了（我的丈夫），他又和朱镕基去×国了。”我沉默不语，我知道她不

悟，衷心希望她们能明白法理幡然醒悟。但这种努力和希望一次次破灭。当她们指着我的鼻子，一次又一次的高叫着“和你就是正与邪的较量”时，我知道了那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她们已被邪恶控制，沦为恶警的打手，真正的为虎作伥了。

而严管组，那些邪悟之外的造谣诽谤，那种挑拨离间同样的恶毒。当她们肆无忌惮的谤师谤法时，我和她们的论战常常激怒了她们。当她们和恶警把你当成她们的俘虏、立场完全站在邪恶那一边时，她们会变态的强制你接受她们的邪悟，命令你屈服。犹大会拿出恶警授予给她们的如同汉奸一般的权利，朝我跳起来和恶警一起大吼：“国家说你邪你就邪，不让你炼你就不能炼，你和政府对抗就是要关你，不“转化”一辈子都不放你出去。你坐好！把脚并上！”并随之一脚踢过来，使我双脚并拢。“你要服从所规所纪，上身正直、目视前方，双手放在两膝上。”如我不以为然或抗拒，她们就会动手强迫我，并会有一大串指控：“你不接受政府的挽救，你自私、你偏执，你是精神控制，身上有附体，你精神有毛病……”

每天、每时、那种不间断的在我面前对师对法的邪悟、歪曲、造谣、诽谤、谩骂、甚至侮辱，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我心中常常气愤难捺而忍无可忍怒斥犹大，尤其对那些伪善的。

我对她们说：“你也叫师父？！”她们说：“是呀！我们也还在修哇，只不过放弃了对师对法的执著，而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我们不象你那么偏执。”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师父吗？！师父、师父，既为师，又为父，你听了哪一位的？别再叫了，你不配！对大法什么态度首先是个人品问题，不用高谈，就讲人的理：你在大法中得到那么多好处，甚至是救命之恩，但当危难来时你却昧着良心，以诋毁救你性命的人来保全自己，这是什么东西？还是人吗？做人还讲究个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落井下石，恩将仇报，你自己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狗都不如，还什么高境界！”

犹大恼羞成怒跳起来，气冲冲的去找恶警，大叫：“我再也不和她谈了。”

我说：“那最好，我也不希望再见到你。”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我对这类人一直有着深深的憎恶。我告诉她们每一个人：“我理解不了你们，每一个曾在大法中修炼的人，哪一个人没亲身受益，多少人重症、绝症在身，家庭不睦，贫病交加的比比皆

暴力。后一组人和我住在一起，肩负双重任务。这两伙人的目的地都是一致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一样的邪恶。

这些犹大都是恶警挑选出来的认为“转化”得最好的，而且能言善辩。她们从早到晚一组一组的轮番给我灌输她们的种种邪悟，这种邪悟乱法大约分四类：一、她们把大法的法理割裂开来，断章取义。二、把师尊在某时某地针对某种现象的纠偏，去其时间和特定所指而广义的去夸大和歪曲。三、完全以自己顺应当局邪恶“转化”的种种邪悟歪理、疯狂的倾倒给学员。四、以媒体的所有造谣、诽谤和欺骗进行解释和上线，以期先乱心、后乱法，撼动对师和法的信念。这几种乱法危害最大。

笑咪咪的“春风化雨组”，会装出昔日同门的那种胜过手足般的友爱，关心你、为你着想，同时把邪悟不停的灌输给你，她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来掩盖她们的伪善。有时她们打扮成受害者悄悄告诉你这告诉你那，在各个方便关心你甚至面对恶警袒护你，使你产生感激之心而不思防范，最终被人情淹没而淡化了法，遭致妥协。

不断的、通宵达旦的洗脑就这样持续着，被“转化”者从太阳升起一直坐到第二天太阳升起，不“转化”就继续坐到第三天太阳升起，一直不“转化”就一直坐下去；再不转就让你站起来，一直站下去；把你关起来，一直关下去。

面对种种乱法，不但需要在法上清醒同时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每一天，面对各种邪恶。我清楚我必须时刻警醒，以调动我的全部思维筑起强大的清除邪恶的阵营，在邪恶抛出一种观点直逼进大脑中时要迅速的在头脑中打出相应的法理来，消灭它。这种消灭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留一点痕迹，假如在法上稍有障碍，哪怕有一点点糊涂，甚至心存一点点疑问：这是真的吗？马上就会有一群魔扑上来告诉你：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在这个魔窟里，谎言不用重复就是真理。那种瓦解、乱法和毁你的场，让我透不过气来，当时，我那种感觉用一个场景来形容：就“如同一只羔羊被扔进了饿虎群”。这个时候靠的就是正信正念，没有在法上的正信正念就势必被邪恶吃掉。这种撕杀是看不见硝烟的肉搏，就是你死我活的拼杀，那种灵魂上的警醒和震动是惊心动魄的。最初我全身心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这种紧张的正与邪的对抗中。恰恰在她们骂我时和踢打我时，却是我大大松一口气的时候，我的大脑才得以放松和休息。

无论是春风化雨组还是严管组，开始我都曾满怀希望的想拉她们一把，我曾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她们我在法上的认识，指出她们的邪

会单纯的好心来告诉我这件事。她见我不语，果然话题一转说道：“张亦洁你赶快“转化”了回家吧，人家都把女人送到你家门口了……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哇，就非得等你呀！再说了你不“转化”也别想出去，你就这么死坚持下去你这个家就别想要了……”

邪恶在我丈夫的问题上一直给我施以各种压力。从99年7.20镇压开始，邪恶就把我的先生当作一枚重炮，一直用他来打击我、逼迫我，以会影响他的仕途来要挟我，给他施加压力来制约我，迫使我“转化”。在劳教所里恶警也利用这种形式给我施压而一次次的故伎重演，最后卑鄙的竟然把女人也搬出来了。

我对焦说：“俗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不得我，更由不得你，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我的先生要离婚，那我衷心祝福他！”

焦一下泄气了，她气馁的说：“你们这些法轮功真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都傻了？只会一条道走到黑！张亦洁呀张亦洁，你被人卖了还在给人家数钱……”

我不再理她，心想，谁也卖不了我，谁也买不了我，谁也别想动了我！

犹大从来都是跟在恶警身后积极配合，现身说法，她们对着我哭诉，说想孩子，自己如何对不起孩子，如何对不起丈夫。看着她们的表演我怒从心起，我对犹大说：“收起眼泪吧，你的眼泪打动不了我。我问你99年7.20以前，我们哪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不是其乐融融！师尊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碰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重德向善，从而使多少人、多少年的夫妻积怨，婆媳积怨，各种家庭矛盾纷纷化解；使多少人、多少年的不治之症得法顿消，使那么多濒于解体的家庭又充满温馨幸福。到底是谁害了我们的家庭？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夫妻离散。你也是呀，你害的？我害的？修真善忍有什么错，你让我往哪里转？！”

恶警一看这情景，赶紧轰走了犹大，自己也气呼呼的掉头走了。她们怕我瓦解了犹大，经常如此收场。

家、丈夫、孩子几乎是任何一个女性生命的一半、有的甚至是全部，如果还有保留的话，剩下的才便是事业。她们认为我已被外经贸部处理的几乎两袖清风，如果再后院起火那才是对我最致命的打击，我明知道她们的目的和心态，但我还是很难过，当恶警和犹大散去，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仿佛看到了家中面临的一场大难，焦说的是真的吗？儿子真的出

事了吗？我想到两个孩子那难以排解的心灵重负。想到千辛万苦把他俩一路带大的那份艰辛，终于成就了两棵枝芽柔嫩的小树却不堪一击。我甚至后悔从小给他们的教育太纯太传统了，以致他们无法面对这个邪恶的现实和红尘万丈的社会，甚至良莠不辨。我多想告诉他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对挫折逆水行舟、刻苦攻读……但这最起码的权利被剥夺。我不知道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真的不想念书了吗？他受了什么处分？我不知道先生现在何方，他国事家事背负沉重，我却无法承担属于我的责任，他真的要离婚吗？他要和我离婚，他就完了……

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我感到心在痛，身体在刷刷的消耗，我感到精神和体力走到了边缘，我克制自己不能再想下去，我想到信念和理智，我强迫自己调转思绪背《洪吟》，凡是我能想起来的一遍遍的背。

我又默念：“朝闻道，夕可死！”无数次的念“朝闻道，夕可死！朝闻道、夕可死！……我两眼涌满泪水，这种感情一下覆盖了我整个身心，遏制了那种情感和理性交织下无以摆脱的痛苦。

一个声音对我说：“如果你为大法可以付出生命，那么什么苦难能在你的话下？！作为修炼人，你必须在法上，时时刻刻在法上，不能有恨，修炼人没有恨。如果不在法上你会被仇恨吞噬；或者会被她们击垮“转化”；或者会因承受不了疯掉，因为人心没有那么大的容量……”。

我埋下头，任泪滚滚而落……良久，我偷偷擦干眼泪对身边的包夹和头上监控器重又昂起头来。

八、株连

一天，走廊里突然有人叫：“张××出班！”

我走出房间跟管班朝会见楼方向走去。管班把我带到会见楼一个空房间，我坐下来等待，很久很久了劳教所一直不许家人来看我，今天不知是谁来。我用双手搓搓脸，让自己精神精神，使自己表情尽可能轻松点。

门打开了，长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起身，当我与长兄四目相对的刹那，他突然抽咽了，是我消瘦深陷的双眼和萌生的白发让他难以克制？是我变化太大了吗！但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时间，他便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使那一声抽咽瞬间闪过，甚至不细心都不曾被感知。可这一切都鲜活的被我看眼里。作为兄妹，我感受到他如潮水一般的情感被理智的大门轰然闸住，锁定在那里。我心中叹到“哥真是个男子汉！”。

情感从不外露的长兄走过来抚住我的肩膀极其难过的说：“亦洁，

环境下，人人自危。待互相间好不容易明辨了真伪，便又被犹大告密。焦一声高吼“全体集合”便把大家拆散了。平时她们经常小范围或个别调整。决不允许学员间相熟相知和友好。有不少学员在外边时就认识，几句话就能沟通甚至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但这一切都逃不过肩负恶警使命的犹大，一次指控，就会被焦×责令调开。有人一个月竟被数次调动，就是不让你在一个班站住脚，防止学员切磋、交流，觉醒。

十一、在法上谁也动不了我

在身陷囹圄的日子里，我有大块的时间去思考问题，思考一些问题或者某一个问题。就拿“转化”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精神伤害。把人的思想信仰强行泯灭、强行封杀，或者是强迫把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思想、信仰，逼你倒出来换进去他们强加给你的那些思想和观念。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人都没了拥有自我思想的权利，自由信仰的权利时，那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劳教所里高悬着的“教育、挽救、感化”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欺骗，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残酷迫害的真实内幕是每一个被关进劳教所的学员无不亲历、耳闻目睹的。

给劳教所大批拨款，大兴土木非法关押学员。购进先进的监听、监视设备，连劳教所的大院都纳入监视的范围，监视器秘密安在楼角，大院的一切尽收眼底。

“转化”一个学员据说给千元不等，源源不断被非法关进的大法弟子，成了她们源源不断的财源，劳教所改变了性质，百分之八九十的非法关押对象成了修“真、善、忍”的良民百姓，取代了各类罪犯而成为中国司法的深重耻辱。

“重点人”是劳教所对拒绝洗脑“转化”的坚修大法弟子的特定称呼，而“包夹”则是在无数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期的一个充满邪恶和暴力的罪恶称呼，它是专门为“重点人”而存在的。“包夹”顾名思义就是包围和夹攻的意思，名字起得形象而生动，就“包夹”这两个字的本身就充分展示了其职能性和暴力性。

学员一进劳教所面临的的就是洗脑的“车轮战”，都是以“转化”了的最邪恶的犹大担任。他们通常使用两组人：一组人叫“春风化雨组”，以她们的种种邪悟歪理骗人；另一组人是“严管组”，这组人把所有的造谣污蔑一遍遍打进你的脑子，再辅之以和政府的法令、和国家的法律对抗来恐吓学员，同时时刻严管、规范你的一切行为以及帮助恶警实施

有正念正信的大法弟子时刻在关注着我、关照着。她们想方设法接近我，一个暗示、一个眼神都让我感到温暖。我知道了她们心中有师有法。

某一天早上洗漱，我会在洗脸间我的脸盆里发现一条新短裤，发现一包奶糖。我的枕边会悄悄躺着几块饼干。在监控偶尔宽松时，在与她们擦身而过的瞬间，我的口袋会被迅速塞进一块馒头，特别是，有时居然是师父的一篇《经文》，让我热泪盈眶，使我在这魔窟里能饱享一份狂喜和莫大的鼓舞。这一切都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通过这些我知道了她们还在修，这比什么都重要呵！

在集训队，全体戒严“搜监”，是经常性的如临大敌一般的搜查。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简道里会爆出一声尖利的高喊“全体出班！”这时无论大家在做什么，都要立刻即停止，马上出班。她们先把所有的人都集中监控起来，再把每一个“重点人”一一叫出来，分别关进空房或小院禁闭室暂避。全体警察全副武装的在简道里监视守候。六七个男女警察迅速入室开始搜监。她们搜大法经文，搜记事日记，搜索检查所有文字，包括书信。

六七个男女警察戴着手套一间一间的搜过去。床上被褥、衣服、书本杂物，床下洗脸盆、袜子统统搜遍。她们认为可疑的、有问题的东西，会让你片字不留。搜完房间再搜每个人，浑身上下翻遍，脱下鞋子检查。一一通过后再回房间。

这时，房间里如同遭强盗洗劫一样。床上、地下到处都是衣服、物品、被褥、狼藉一片。被子、内衣上踏有搜监人的黑脚印。每每这时候我感到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就象被抛撒满地、被践踏过的那一片狼藉。如果搜出禁忌之物就是处分、集训或者加刑。

三大队“搜监”更是紧张恐怖，比集训队更为频繁。她们除了突然“搜监”之外，经常性的搞全体突然调班。这和“搜监”的目地是一样的，都是制约防止“翻车”的手段。还有一个目地是，邪恶就是让大家感到紧张、恐怖。全体警员全副武装的在简道里监视、待命。焦宣布各班重组。然后她开始宣读经过精心调配重组的各班人员名单和班长任命。大家随着点名顺序到原班取出自己行李，再到新班就位。这种频繁打乱重组的瓦解式管理、大约半月左右就要彻底来一次。

进了劳教所，大法弟子这个群体便开始分化，真转的、假转的，充当汉奸犹太的，坚修大法的，从此各走其路，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在外边那种良莠莫辨、百花都艳的状态。开始，有正念的学员往往因为几句言论，就被恶警整得莫名其妙，而后方知是睡在身边的犹太告密。这种

回家吧？！”一句话，我心中如被打翻了五味瓶，我克制住眼泪。

我说：“你愿意我拿人格、拿生命做代价么？！”我一句话封门，不让他邪恶面前与我讨价还价。要是在过去，这一句话就会成为导火索而引发一场唇枪舌战……但他沉默了。面对我和这句话，他虽无言，但看的出他十分难过，他克制着自己。

1999年7.21以后，由于我参加了7.21上访，时值经贸部“三讲”，我正撞在邪党的“枪口”上，部里逼我表态，放弃大法修炼和邪党中央保持一致。此时家族中也开始了对我的围剿，三个兄长中他最激烈，他和学历史的老父亲联手，有一次，几人突然把我关在房间里软硬兼施逼我改变态度。老父引经据典，以古往今来种种冤狱启发我。长兄身为省民政厅长，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太清楚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态度，所以他们认为要挽救我于危难，免我大好前途事业、功名利禄、家庭毁于一旦。

我由于不肯就范而使这种家庭冲突一发而不可收，搞了一辈子教育的老父亲为不能说服我喟然长叹悲哀至极。长兄恨不能跳起来却又不得不捺下性子和我说利害。

当初，我认为长兄的态度左右了一家人，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我认为他毫无正义感，对他的助纣为虐也曾一度耿耿于怀。直到我这次出所回家才知道在我的问题上，他承受了很多，迫害的魔爪也向他们伸去。

2001年1月3号我被安全局的人在机关大院光天化日之下强行绑架，拉到国家机关工委办在劳教所的洗脑班，强制洗脑。四条大汉强行往车里抬我造成窒息，险些致命。我以绝食抗议非法绑架，强迫洗脑，拒绝“转化”。15天学习班结束，我誓死不转，惊动了上边，他们就打算扣下我，继续洗脑，直至我“转化”。但是，因我绝食时长兄和妹妹曾来洗脑班看过我，“学习班”结束时姐姐和女儿又来接我。另外当时又值春节在即，基于种种因素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了我。

我回长春老家看望父亲、过春节，也为躲过邪恶的再次绑架办班。但邪恶却跟踪而至追到长春，大年三十警察和居委会人逼上家门，通告要监控我，并收取四千元监控费。

当时我身无分文，大年三十无处借这么多钱，再说我犯了国家哪条法律或者说违犯了外经贸部哪条纪律，至于大年三十上门监控又要大笔钱。很显然，这种情况再住下去我会连累了家人和老父亲，会伤害他。北京的家更回不去了，我不想回北京再遭绑架。考虑再三，只能离开。我与家人和老父亲不辞而别，被迫出走。

我的失踪使邪恶大怒，他们撒出人马开始找我，同时公安部全国通缉。他们指责与此毫无关联的我的长兄和三兄“在对待我的问题上不配合他们，放走了我，给他们处理我的问题造成障碍”，并无端的罗列了四条欲加之罪，这还不够、他们居然以外经贸部公函的形式发文至吉林省委，要求省委处理我的长兄吉林省民政厅长，三兄吉林省司法厅厅长。

吉林省委书记王云昆在公函上亲笔批示：“调查处理。”给我两位兄长的精神、心理及工作都带来了很大影响。

我的离家出走，明明是被他们逼的，连法定的七天节日都不放过，大年三十逼我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投，逼我流离失所，还居然株连、迫害到我的两个哥哥。

如果他们真的是“施仁政”、真的象他们所说“救人于水火、施之以甘露”，或者说最起码的“讲道理”，焉能够使用流氓的绑架手段，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抓走，实施暴力“转化”？！堂堂的国家政府部门、中央机关都如此，可以想见省市地方不更是豺狼当道、无法无天么！他们把人绑走关起来，只为强迫改变一种思想！而仅为改变一种思想又无所不用其极，撤职、开除、降级、下放还不够，还要强制洗脑“转化”，如不转就把人送去劳教。恶行累累之下还要无端的株连迫害其家人。正义何在？！公理何在？！法律何在？！

99年7.21以后，长兄和家人眼睁睁看着我一步步被处理，到最后被迫流离失所。在广州遭绑架后，兄长也亲眼目睹了当局对我的迫害。这一切在感情上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家人都是有头脑之人，他们被迫痛定思痛，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们不能不思考、也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了。因为正邪、善恶、是非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时时撞击他们的心灵，然而衡量、思考过后，便是从痛苦和迫害中觉醒，在正邪、善恶之中明辨大是大非。

长兄为官，几十年颇具骨气。但是王云昆的批示谁敢熟视无睹，邪党统治下，抓谁个欲加之罪还不是信手拈来。

不久，吉林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脱产集中“学习”，长兄处理工作晚来一步，匆匆赴会后问同僚们：“学什么呀？”

大家闷闷的说：“学习江×的‘三个代表’”。

长兄说：“三个代表有什么好学的！”众目睽睽之下遂起身拂袖而去。

不久省委内部对长兄的一纸通报处分便出笼了，给王云昆的批示就这样划了一个句号。

有人分不到，偶尔炒鸡蛋分到大家碗里也是零零星星。

2001年春天一场食物中毒明明是肉臭了，吃到肉的人都吃出是臭肉，劳教所却非说是扁豆中毒，幸亏吃到肉的人不多，仅致小部份人住院抢救。这是“转化”者的伙食。

不“转化”的学员根本就谈不上伙食二字，大部份时间每顿限量一个窝头，几片咸菜，有时没有，直到被迫“转化”。搞一下成本核算，这种伙食每月能开销多少钱？

而学员的医疗费用又是多少标准？头疼脑热时给对付点药，真有病的人哪一个给治疗了？病班那么多其他罪错的肝炎病人，给谁医治了？那么多人硬挺着，既不许家人送药，也不给保外就医。

当她们结束了对我42天的禁闭，回队以后，三队加强了对我的全面监控，我身边的包夹又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一切行动都在严密监视中。当我出宿舍要上厕所或上水房洗碗时，她们就要到厕所和水房把所有人全部清走，然后站在简道大喊：“各班关好门，不许出屋！”

一阵关门声后，小哨推开我的屋门，包夹才能带我出去。简道里无声无息，犹入无人之境，那感觉象军事禁区、象一级战备，她们怕“重点人”就怕成这样！

邪恶不许我见到别人，也不让别人见到我，她们给犹太和包夹开会，说：“一、不能让她们‘重点人’之间碰面。二、不能让她们和“转化”的学员碰面，她们的眼睛会说话。”她们认为我一出现对她们就是威胁，学员们就会坚定，就会觉醒。

集训队搞的更恐怖，他们管“重点人”叫“钉子”。每个“重点人”都有各自的包夹，“重点人”要一个一个按时间顺序起床、洗漱、上厕所。有一次我与另外一个“重点人”在简道里迎面碰上，这在集训队就是“事故”，包夹会挨骂甚至受处分。我们俩人的包夹当即就吵了起来，互相指责是对方的责任。“重点人”人不相识心相通，我们赶快说话，会心的点头，互相鼓励。这种严酷的封闭监禁，使“重点人”常年极端寂寞，即使住了半年一年，大家都不曾相见相识，不知谁是谁。

如果被关进小院环境就更加恶劣了。小院是封闭的一排禁闭室，大约有十间，是名副其实的笼子，每个笼子大约有两米，半尺高的板铺有半张单人床宽，板铺短短的。床边一个两掌大的水池，旁边一个便坑。每当严冬酷暑来临这里就是冰窖和蒸笼。这笼子里不知非法关押和折磨了多少大法弟子。她们在笼子里打人、施暴而绝不会被外界所知。

“大翻车”（学员宣布四书作废）事件以后，我知道我并不孤独，

以上学员大约占了四分之三。早上出操从队尾望到前面，队伍里一片白发苍苍，六十多岁、近七十岁的老人毫不鲜见。每天她们跟在队伍里跑步、做操，有的人实在跑不动、也做不了体操，那也不准回屋，就在队尾跟着。

我刚到劳教所初期月余，还可以参加出操，但一左一右有包夹跟着，多半她们都把我放在队尾。我放眼整个操场，年纪大的人居然那么多，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六七十岁的老人，难道也是搞政治？问问老人家什么叫政治？她们未必说得出来。

三大队还有一个残疾女，重症小儿麻痹症，每走一步路都要艰难的大幅度摇摆，十分吃力，一条腿细得象麻杆，恶警也让她在队尾摇来摇去的跟着出操。我还看见了一个大约六十多岁的驼背老人，老人家的头差不多弯到了膝盖处，那么大的弧度，确切的说，就是面朝地，背朝天，也在队尾跟着上操；我还看到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就在我的窗下，她老是侧着身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倒着下，我奇怪，跨前一看：天哪！居然是一双裹了足的小脚。真是一幅幅活生生的、悲惨的众生相啊！他们居然把裹了足的小脚老人也给抓进来了。面前的一切让我惊讶、震撼，我心酸不已，却又欲哭无泪。

如果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群体的老人都去上访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无疑是最堕落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把大批奉行“真善忍”的修炼子民无辜判罪非法关押，那么这个政府不但是最堕落的，它是在自掘坟墓而必将走向灭亡！

劳教所的人均伙食费据说每月为150元，由国家全额拨入，但学员的伙食标准永远都不曾到位。学员的苦役劳动所得被劳教所搜刮。劳教所的伙食糟得不能再糟。更卑劣的是他们欺瞒外界，在供人参观的食堂门厅里竖起一块黑板，大家说，那上面写的是“百变食谱”：一有外界参观时，便炒这炒那，开始吸毒女高兴得频频相告，但却无一次兑现，几次下来大家才明白，那是写给记者和参观团看的。如果参观团能在饭时突然到各大队看一看学员的碗里是什么，那才是眼不能看、鼻不能闻的事实。

劳教所每个大队一百二三十人，大法学员便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所上千名大法学员，劳教所不用，却全部从吸毒、妓女、贩黄、偷盗犯中派炊事员给学员做饭。那些粘馒头、酸馒头、碱馒头、发不起的石蛋馒头司空见惯；猪食味道的水煮菜常见虫子、苍蝇、草棍、碗底沉沙。每周两次改善吃的是大肥肉，有时是煮猪肉皮，即便如此量也很少、常

九、信仰不可丢

第三次攻坚我又被折磨、站立了整整四十二个昼夜，她们说：“这一次势必要把她拿下。”

初冬的夜寒气逼人。与大宿舍遥遥相对的东南角有一栋小楼叫会见楼。这座会见楼上边是客房，下边是会见室，是专门用于劳教人员与亲属见面或在此团聚的地方，每月只在固定的日子里才使用，平时这里就空着。晚上，从大宿舍望过去，会见楼一片漆黑，但细心一点会发现每到夜幕降临这里就会有某一个窗子的边缘透出隐隐约约的一缕微光，整夜不熄。

从大法弟子史无先例的被关进北京女子劳教所之后，这里便记录下鲜为人知的暴行与累累的罪恶，会见楼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秘密场所、小监狱。

2001年11月8日到12月20日，我在这座阴森恐怖的小楼里被囚禁折磨了整整42个昼夜，邪恶一行九人在这里对我展开了第三次攻坚。那是昼夜不眠、昼夜站立着的、昼夜实施精神和肉体折磨的一场连续四十二个昼夜的残酷鏖战。

（一）寒夜威逼

11月8号这一天，恶警以帮教为名说让我见××，将我带到会见楼一楼一间带有套间的房子里。屋里一群犹太、刑事犯人正在忙碌，她们把外间靠走廊一侧的门窗用报纸严严实实地糊上。里间屋，她们跳上窗台把靠操场一侧的窗户用一条大棉被封起来。这是间劳教所弃之不用的总监控室，除了靠墙一座大铁架子外，所有东西都被搬走。

我被扣下了，我知道我又将面临一场新的迫害。

这一次，她们又调整了人员，两名恶警，两名吸毒女，五名犹太。前后共九人气焰嚣张的开进会见楼。又一场严酷的“转化”开始了。他们说这一次势必要把我拿下！

夜幕完全降临，冷风顺着大墙呼啸着扑进楼门，满屋的犹太都在，她们不开灯，却把房门大敞着，寒风无遮无掩地吹进屋来。两个管班都不在，我朝门外走廊望去，也不见踪影。劳教所里人所共知，学员离开集体宿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由管班接送、寸步不离，面对漆黑空荡荡的会见楼，这么多人散处，管班却无影无踪。可见恶警布置好后有意躲开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们可以以不在现场一推了之。

不知谁喊了一声：“张亦洁脱掉衣服。”我没动。

黑暗中，扑过来几个人强行扒掉我的外衣、毛衣毛裤，只剩一条内

裤和一件小背心。我被强迫按坐在正对大门口的水泥地上，一会就冻透了。夜风呼啸着扑在身上寒彻心脾。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冻得直打寒噤，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停滞，只有几个字清晰可感，那就是“决不屈服。大善大忍。”

冷风吹在身上，一会儿人就僵了一般。

我已有两天多没上厕所了，她们以“转化”为条件不许解手的折磨，使每一天就象一年那么漫长，这种折磨使我痛苦不堪。每天一点点吃的和一点点水，使我能够倾尽最大限度坚持、忍耐，有时小腹胀痛难耐，但一遇犹太谤师乱法时，思想高度警觉，就每每冲淡了那种痛苦而一忍再忍。晚上，当我又提出上厕所时她们仍旧以“转化”为条件而拒绝。

大概是深夜了，除了寒风还在呜呜的吹，一切都悄无声息。不知是谁过来踢着我，拉着长声说：“冷不冷啊，活动活动吧，你还是不想转弯子是不是？你就抗到底了是不是？那咱们就活动活动！”

这时走过来犹太张艳春，她站在我背后扳住我的双肩，又过来两个人，一左一右踩住我的膝盖。张艳春扳住我的双肩把上半身使劲往双腿上压，使整个上身紧贴在双腿上，另两个人死死踩住膝盖使双腿绷直不打弯，折叠的整个拉力全在脊椎上。张一边施暴嘴里一边谤法。那时我已没有什么抗争的力气，背后的张艳春一下比一下狠，一下比一下快，压下去掀起来，再压下去掀起来，腰椎撕裂般巨痛，我试图屈起膝盖缓解腰部的压力，但两侧脚踩膝盖的犹太全力配合，死死的踩住膝盖，使我无能为力。下压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就象案板上的一块面被她们压来压去……张艳春累得直喘粗气，一直到没了力气才停下手来。我好久不会动、动不了。

这种把人强行折叠起来的折磨，使我的腰椎错位，膝盖被踩伤。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毒打和各种折磨下，腰伤腿伤日重（出劳教所的第二天我便到医院拍下了腰伤、腿伤的X光片）。

折磨停止后，她们又一番审问：“转不转？写不写？”

我依旧告诉她们：“我不会给你们写任何东西。”

遭到拒绝后，她们变换了另一种折磨方法。她们把我的两臂扭到后背翻上去，然后猛往上推，推到不能再推了，便使劲往左上拉，再往右上拉，并且残忍的找痛点，如果我在哪个高度、角度上惨叫，她们便在这个痛点上往上一推再推，一拉再拉，那种钻心透骨的疼痛，使人大汗淋漓，痛不欲生，……

寒夜里风声伴着惨叫，回荡在那座阴森恐怖的小楼里，还有我一声

竭力的睁开酸涩的双眼，恍惚看见了饭盆中的碎窝头，好多啊……是两顿的吧？可是她们不给我开手铐，她们又在以“转化”要挟……我没有力气说话，我觉得身体在往下沉，那饭盆离我越来越远，恍惚中一个声音说：“倒掉！倒掉！”我心里说：“不许倒！不许倒！……”便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黎明时分，大概是不得不打开手铐的时候了，我的双手青紫已肿得像发面馒头，身体麻木、僵硬。昏沉中一种声音飘进我的耳朵里，当我睁开双眼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台大彩电赫然摆在我的面前，焦××和管班、包夹忙前忙后的接VCD机，找带子。电视画面里一个年轻人唱着曲调明快、温馨的一曲“回家”的歌，歌声优美，思亲情浓，令人怀想，我从未听过这首歌。

抚着手腕上深深的勒痕，心中感叹焦大队长的瓦解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从上午九点左右到深夜二点左右，我被铐了整整十五六个小时，滴水未进。而此刻却又被她置于另一种状态，把另一种情景打入我的大脑，把我所思所想和身处的环境从一个极点推到相反的另一个极点。不可思议，这两副面孔如何就能统一在一个人头上！

接下来她们为我放了一部轻松、温馨又浪漫的外国爱情故事片《音乐之声》。把她要的那种效果发挥尽致。但是非常遗憾，我枉费了她们一番心机，我是一个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师尊的教诲无时不在心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著。”（《洪吟》）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无论是轻歌曼舞还是拳脚加身；还是如她们所说我从天堂被打入地狱（指我从中央机关到劳教所）都难乱我心，难移其志，难动我丝毫。

软硬兼施的手段都使过了，各种心思也用尽了，焦××再一次气馁。四十二个昼夜的站立和那没有止息的折磨又一次暂时停止了。

第四十三天的上午，我被带出那间牢房，走出了阴森恐怖的会见楼。

十、半军事化的集中营里

北京女子劳教所名曰为“半军事化管理”，这种严管之下的紧张生活，令人感到浓重的精神压抑和窒息。这里起床限时，洗漱限时，吃饭限时，洗衣服限时，洗澡限时，上厕所限时，手脚稍慢一点的就会给自己带来十分不便，搞不好还要挨骂挨罚。而劳动更是这样计时计件紧催紧赶，每天强制劳动在十四小时以上。

每个大队四十多岁以上的学员约占一半。我所在的三大队，四十岁

监控我而自己睡着？！我细听着外屋和走廊的动静，担心会有人扑进来。我盯住靠墙放置的电视架，这个书架似的大铁架子是放九寸监控电视的，宽约一尺多点，每层之间一尺多高，最底层间距更小。我试着平着身体蹭了进去，跟躺在冰冷的地上一样，可这才感到可以安全的歇歇脚。我进去困难，别人够着我也依旧困难，如果有人袭击我，最起码我能有机会看清对方，我聚精会神的倾听着门外的动静。这时天已经放亮，陈起来，发现我没在床板上，很惊讶。

“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两个又高又膀的包夹闯进来，地上的床板被咣当咣当的拖到了外间，成了两个包夹的睡铺，原来她们是要长期坚守。随后，恶警杜某来了，她手里提着一副亮铮铮的手铐站到我面前，她晃着手铐说：“你不是不转吗，让你尝尝滋味。”

我抗议说：“你随便铐我就是在犯罪，你是知法犯法，你凭什么铐我？！”

杜说：“你“转化”了什么事没有，不“转化”就得对你采取这种手段。”

她见四壁空空，出去搬来一把椅子，把我按在椅子上，把我双手从椅子背绕过铐在一起，便扬长而去。

我的身体和双臂被固定在椅子上，短时间内可以支持，时间一长身体僵直，手腕、手臂、身体不能动，一动就觉得手铐在紧缩、不断的紧缩。

2000年4月，我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办上访，我被拘留，在拘留所我平生第一次认识了手铐并知道了手铐越动越紧，过了一定的松紧度多少小时不开铐双手会因失血而残废。带手铐本身就是一种酷刑，肉体的痛苦且不说，它会给人的精神造成巨大的伤害。

那次上访，我被象犯人一样戴上了手铐，内心的震动难以形容。手铐从来都与罪恶连在一起，然而怎能让人想到修炼真善忍、心灵情操追求至真、至善、大忍的修炼人会被戴上手铐，关进大狱。当我戴着手铐穿过庭院路过挖沟的民工时，我看到他们惊讶的盯住我，那时我们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我的神情和装束分明让他们感到了那副亮铮铮手铐下无辜和罪恶的反衬，我注视他们静静的走过。他们那种惊愕的眼神使我深深的感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那种活生生的从未有过的感受。

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累得难以支持，不能动，更不能变换姿势，疲惫、困盹和痛苦使我失去了知觉。朦胧中有人推我：“张××吃饭。”我早已饥寒久渴，我吃力的动了动身体，但背缚的手铐使我动弹不得，我

声的呜咽……。在那场惨无人道的折磨下，我哭了——我为犹大的屡屡暴行和助纣为虐痛心不已。这种使人痛苦万分又丝毫不露痕迹的酷刑手段，不知她们从哪里学来的，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一夜折磨，我已不成样子。施暴者筋疲力尽，便到套间里轮流睡觉去了。俩个被叫醒接班的犹大眨着惺忪红肿的双眼，一屁股坐在我面前，不停的踢着我的小腿骨，发泄着困盹未解的烦躁。我皮包骨的小腿，早已被踢得青肿而坑坑包包，旧伤未愈，再踢到伤骨上是那种断裂般的疼痛。面对这些早已没有了理智、没有了人性的犹大，我不再流一滴眼泪。

太阳还未出来，但已晨曦微照，天渐渐放亮。一夜折磨，只穿着单衣的身体冰冷僵硬，麻木的身躯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两名恶警仍不见踪影，事后我才知道，她们在几步之遥的对面房间搭起了地铺，在密切监视、指挥着我这里的一切而整夜寸步未离，发生的所有暴行她们都了如指掌。

犹大踢完我说：“还是不想写？你熬得了今天熬不了明天，我看你还能熬上三个月、五个月、半年、还是一年！跪下！跪下！”

我被几个人强行摁在地下。此前我又提出上厕所，她们依然不准。强行摁我跪地后，她们又摁住我的头和肩膀狠狠往下压，直压到头抵在两膝中间的水泥地上，已经伤了的脊椎牵动着巨痛起来，人被迫蜷作一团，小腹受到重压，这时，我小便失禁了，憋了几夭已没了知觉，我的裤子瞬间湿透流到地下，流着流着，那么一大片。犹大叫着喊着，跳到一边。我看着脚下盈盈的一滩尿液，满耳听到她们的嘲笑、辱骂，心中没有任何感觉，思维停滞，人的屈辱感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人拿来拖布要擦，不知谁说了句：“让她自己擦！”

她们恶毒的把我推倒在那洼尿液里，又掀动我在那里滚了一圈，我浑身上下、脸上、头发上湿漉漉，浸透了尿液的衣衫贴在皮肤上冰冷冰冷。

我浑身透湿地站在那里，头发上一滴又一滴的尿液静静的滴落在地上，我感到大脑轻飘飘的一片空白，……

（二）拣起来——吃下去！

在精神折磨中有一种虐待，就是只要你坚定不“转化”，恶警时刻让你感受到鲜明的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差异、对比。她们把你时时刻刻置于这种对比之中，让你听到、看到、感受到不“转化”的那种歧视、侮辱、虐待和被群体抛弃的孤独。用恶警的话说：“你不‘转化’就失去一切。就是没你好果子吃。让你死不了活受。”

“当你看到身边的人吃的是菜、馒头和节假日的改善，而你却长期吃着每顿一个小窝头和几片咸菜时，你动过心吗？当你食不果腹她们却故意当着你的面把菜和馒头倒进垃圾桶、或剥夺你那一份时，你有恨吗？当她们拿着超市买来的香肠、烧鸡故意在你面前大嚼大咽而你什么都不许买时，你是否恬淡和抛弃了生理欲望；当别人进入梦乡酣睡时你却在犹太、恶警的监视下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时，你的心安恬吗？当她们吃饱穿暖在房间里活动时，你却衣着单薄被逼坐在冰天雪地里忍受饥寒交迫时你退缩了吗？当别人洗漱、洗澡、洗衣服而你却什么都不许而只能脏衣脏裤蓬头垢面，你心里在乎吗？当你看着别人同亲人见面、看着别人同亲人通信、看着别人与亲人通电话，而你却长期的被剥夺这些权利时，你的心是不是很坚强；当别人因“转化”而减期，你因坚修大法而被加期时，你无恨无悔吗？当你因坚修大法被剥夺一切权利而长期遭受侮辱、毒打、折磨时，你是否已荡尽妄念、生死度外？……

这就是我面前活生生的现状。它时时刻刻都在衡量我的心，走出人来，超越那种状态，坚强的活下去。

然而我也曾脆弱过，在这些残酷“转化”的过程中，我也曾不止一次的愤怒、痛苦甚至落泪，然而在师和法的看护和点悟下，我最终走向的是更加坚强和成熟。

在那42个昼夜的监禁中，有一次我几乎崩溃。面前是劳教所铅灰色的高墙，在这栋阴森恐怖的接见楼边的一片空地上，我已被冻了好几天了，两个又高又胖的包夹穿着棉袄、棉裤、棉鞋，脖子上捂条大毛巾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管班聂×全副武装，一行三人监视着我，她们站在楼门口的朝阳处，我被指定坐在高墙之下的风口处，寒风呼号着从我身上扫过，我因被不断的换班、禁闭，衣物包括被褥都已丢失，原本穿在身上的唯一一件破毛衣硬是被管班王宇从身上撕破扯下来，下身穿一条已磨损透亮的薄毛裤，脚上穿着一双塑料底单鞋。寒风无孔不入地的穿透单薄的衣裤，寒彻肌骨。我脚下的一片衰草在旋转的寒风中伏过来倒过去，我的心也被寒风扫得空空荡荡，仿佛就剩下头脑里那金刚不动的坚定的那一念和生命的脉搏融汇共振着。

恶警管班王×、杜×、聂×已轮流吃过午饭，但她们却迟迟不让我吃午饭，其实我的午饭只不过是几块拇指大小的碎窝头。给我送饭的犹太吃馒头吃腻了，一边走一边掰着那个小窝头吃，少一块不好看，就索性掰碎了再给我，从此那个小窝头在犹太手里变成了碎块块。没有咸菜，没有水，早晨吃下那几块碎窝头后便滴水未进。我要求喝水，她们仍以

我望定镜子里的我，悲哀和恨笼罩着我。回到房间，我长时间的不能从这种情绪里自拔，我难以接受这副面孔，我又一次感到心在痛……

很久，很久，我的理智终于抬头，那个声音又在头脑中回荡：“你要时刻站在法上，如果你要站在人的基点上，首先你会被仇恨吞噬；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你会受不了这些折磨而妥协；如果你站在人的基点上，即使不妥协你也会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被逼疯。”

是呵！大法造就着我金刚不坏之体，又何惧她白发三千丈！又何惜这副红尘人面？！我既然不在乎死，干吗还在乎这张脸、这张人皮啊？！

想到此，泪水潸潸而落……大善大忍和无量慈悲再一次赶走了怨和恨。

（六）手铐

这一夜出奇的宁静，管班在半夜后突然走掉，连值班的两个包夹也不见了踪影。晚上，有人抬进屋里两张床板和被褥，一个名叫陈（海峰）的学员跟进来。她不咸不淡的和我闲聊着。天快亮了，管班和包夹依旧不见踪影。陈和我说，：“值班的人都不在，你睡一会吧。”

我心中吃惊，“让我睡觉？！”

陈说：“我不看着你。”

我也不知站了多少天了，从清晨到黑夜多少个24小时，她们为了不让我眨眼瞌睡，什么事都做了，也付出了相当的辛劳。今天这是为何，她们都走了，是队里那边有了什么事？还是全体开会又研究怎么对付我？还是正进行新的阴谋？我看着陈某不解。她很神秘，不知什么时候她就会悄悄出现在我身边，而且从不“转化”我。我经常对她反“转化”，她也从不表态。

屋里静悄悄的，外间和走廊里也悄无声息。按规定两个学员出行或独处必须有管班寸步不离跟随、陪同，但这整个一层楼就我和陈？这绝不是正常现象，我心中隐隐不安，我想起了被禁闭的第一天的那个寒夜，只有一群犹太做恶，恶警却在隔壁遥控指挥。

我依旧站在那里不动，心中充满警惕，任凭时间一分一秒的熬着那漫漫长夜。躺下来此刻对我来说，仿佛那是件好久远好久远以前的事了，我倒换着肿胀的变了型的双脚，粗重的双腿，别说躺下，哪怕坐一会，在此刻之前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大反差不能不让我心中戒备。

豁出去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在陈的催促下，我和衣躺在床板上，我丝毫没有困意，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苍白的天花板。

一会陈睡去。我坐起来望着她，不知她是真睡还是假睡，她怎敢不

讳的说：“你不“转化”，我睡不着觉，我就折磨你，直到你低头，直到熬得你受不了“转化”。

恶警原本期望在这间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小黑屋里穷追猛打把我搞定，当她们感到同过去一样希望渺茫时，当她们也又困又累时，她们的恶行会越发变本加厉。

我离开暖气靠在墙上，王宇又把我推开，我没有力气与她周旋，我站定在那里闭上眼睛，突然有东西摁进我的嘴里，我赶快往出吐，是王宇往我嘴里摁进一颗药片，药片被门齿抵碎，我边吐边用衣服擦嘴。在劳教所办的洗脑班，用神经致幻药物“转化”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我警惕的躲开她。但是，当我稍一走神她又摁进我嘴里一颗药，我便又吐又擦。

只要我闭眼， she就把药片不断的摁到我嘴里，这是一种无味的黄色药片。最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她接连不断的往我嘴里塞药，我便不断的往出吐，嘴也擦肿了。这一夜不知道她强行塞进我嘴里多少颗药，虽然大都被我吐了出来，但还是吃进去一些。

我告诉她：“你给我吃什么都不起作用，知道吗？不起作用！”

几天后，一口松动的牙齿渐渐的又牢固了，我也把这件事淡忘了。

五个月以后，她们把我关进集训队，在集训队洗手间的镜子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面目皆非的我，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过去的那张脸已踪影无存，我白发苍苍，青肿消瘦，憔悴不堪；同样让我吃惊的是，原本一口整齐的牙齿竟在门齿之间赫然一道大裂缝，而且牙齿内凹外翘。

突然间我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怪不得长兄见我竟然抽咽，孩子见我痛哭，有人叫我老太太，我成了集训队40多岁的老太太。这时，我心里痛苦已极，我被这个打击一下子摧垮。

长期以来，外事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使我注重形像而已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和生活习惯。我难以承受这个如同改头换面的打击。此前，我虽然曾在被拽掉的头发里发现不少白发，有思想准备，但怎么能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白发苍苍而如此憔悴苍老、颜面全非。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齿缝分离呢？

我想起会见楼那四十二个不眠的日日夜夜，泼冷水的那天深夜，满口牙齿突然松动，恶警王宇往嘴里塞药片等等，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显然就是那次折磨所致，是牙齿松动时，药片抵在牙齿上的外力造成了齿缝分离。

“转化”为条件，遭到拒绝。在几天前早晨上厕所时，我趁包夹还没起身走到外间拧开水龙头开始洗脸，洗脸中我趁机喝水，一边洗一边喝。只要我有机会洗脸我就这样喝水。但我的举动最终被寸步不离的包夹发现了，“报告，张××偷偷喝水。”恶警气汹汹地盯着我，我平静的和她对视了一眼，压下了她的恶言恶语。从那天起，她们就断了我每天一次的一点水。

快一天了，寒冷、饥渴充满我的全身，只有大脑中那清醒的坚强的意志力在把握着身体与饥饿寒冷抗争。天色已开始逐渐暗淡，大约有下午四点多了，阳光渐退，寒风愈发逼人，她们仍旧不让我吃午饭，一天快要过去了，我有些渐渐支持不住的感觉，身体开始瑟瑟发抖，牙齿咯咯作响，从被禁闭起就一直昼夜站立至今，两条腿已站得粗肿无比，如同灌铅，寒冷虽然冲淡了困意，却“转化”成无比的疲惫和倦怠。

突然我心生一念，要以死抗议她们的迫害，我看着身边的那堵墙，朝那堵墙撞过去，即使撞伤也不用受这份罪。死就死、无所谓了，不死，有机会接触外界就揭露她们。我不再多想，突然转身朝房山墙冲过去，刚冲出第一步，第二步还没跟上，鞋子却突然甩掉了，大胖子张翠芬一堵墙一样横在我面前……

当我站定时一下子清醒了，我立刻明白，不能这样做，我以这种方式抗议迫害，她们会说我是自杀而嫁祸大法。这时我冷静下来，我想：难道你张亦洁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撞墙，就没有勇气面对苦难坚强的走下去吗？那颗揭露她们的心是脆弱的挡箭牌。想到此，我为自己的软弱羞愧。我诧异的看着脚上的鞋子，这是别人送我的一双40号的鞋，这次被禁闭后经过多少天的昼夜站立双脚双腿早已成了大象腿、大象脚，这双鞋勉强能把脚塞进去，是绝不会掉下来的。提上鞋，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阻止我，不允许我这样做。自此，我彻底打消了这种念头。

天快要黑了，她们拿来了晚饭，照样是拇指大小的碎窝头，寥寥几块覆盖在盆底。正当班的管班聂×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换成了杜×替班，她对我的不“转化”翻来覆去的数落着，她越说越邪恶、越说越凶狠，她抬手掀翻了我拿在手里的饭盆说：“神不饿，神也不渴，神也不吃人的饭！……”

我拣起饭盆，默默的看着脚下那片衰草上散落的碎窝头在寒风中颤抖。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拣起来——吃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我伸出冻得僵直的手从草上拣起一块块碎窝头，一块一块送进嘴

里，伴着咸咸的、无声的泪水……天，彻底的黑了。

第二天，听两个包夹议论，一个说：“怎么换成杜队长了？”另一位悄悄的说：“昨天聂队长冻休克了，住院了……”

（三）四面恶风 画地为牢

会见楼私设牢房的第三次攻坚，我感受到邪恶变本加厉的疯狂，她们在加大肉体折磨的同时，千方百计的再想办法如何在法上瓦解我，用她们的话讲：“想让张亦洁“转化”必须“打破她的精神控制”，“就是要破掉她那层壳”“要在精神上对她继续加大力度展开攻势。”“打附体”，“和半夜问答”的邪招失败后，她们在继十八昼夜那段残酷折磨后，一次次研究调整人员，不断换进换出几拨人。她们决不允许刘虹、唐剑书、郑杰这类学员再靠近我半步。在这次私设牢房、进行第三次攻坚时又换掉三个人，补充了颇受恶警信任的三名犹太，其中张艳春、申士令两人经常被派到所外“法制培训中心”做“转化”洗脑，这两人在洗脑骗术上极其邪恶，张艳春又是一个残忍的打手。。

这一天，五名犹太人手一册谤师谤法的大黄本。她们把给我准备的大黄本递给我说：“拿着！从你那开始读！”

我不接书，我说：“我不读，想从我嘴里听到谤师谤法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她们使眼色，五个人便一起围上来把我圈在中间，五人紧紧凑拢我，就是面对面的距离。她们打开第一章，一齐对着我大声吼读，声音大得震耳朵。

这个大黄本是专门用于劳教所、监狱，针对大法弟子洗脑专用的、最系统的谤师谤法的一本邪书。五个人冲着我一起吼读那些恶毒的诽谤，那种被侮辱被亵渎的感受和她们的嚣张，激起我无以言表的愤怒。我的耳朵嗡嗡响，血往头上涌，浑身的血液在刷刷的冲撞着。我被她们这种什么招法都使得出来的邪恶而深深的激怒，但我知道，愤怒无济于事，反而中了她们的圈套。

我迅速镇静自己，收心息怒，守住正念，集中精力排除、全力排除。这时一个声音打进脑中：“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我立刻明白，是师尊在帮助我，我的心不动就谁都动不了我。

我立刻在心中默念：“一个不动就制万动，一个心不动就制万动……”

谤师谤法的吼读声持续着，我被圈在中间，与它们对峙着。

“听而不闻——难乱其心”，“一个心不动就制万动”，我在心中大声的交替的念着……那是精神高度集中、拼意志的一场恶战。我想如果

和在意她们是否让我洗漱、洗衣服、洗澡等一切虐待。

（五）何惜这副红尘人面

那一天，我从水中湿淋淋的站起来，打着寒战，我要求换衣服，王宇恶警不许，我走到暖气旁靠在暖气上，想暖一暖透湿冰凉的身体。王推开我说：“受不了就“转化”、写三书，不写、不“转化”你就受，就熬着你！”

我实在是想靠一靠，我突然看到一个地方，我躲开王×闪进墙与大铁架之间的缝隙中，站在这里至少不会摔倒，我想闭一会眼睛，哪怕一分钟，一分钟！我太累了，太困了，太冷了，身上裹着透湿冰冷的衣裤，还有饥饿、干渴，那些折磨充斥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这窄缝太小，只能容下一个人，王够不到我。我把头抵在墙上，多少天啊我终于闭上了眼睛。她们不错眼珠的监控我，就是一不准我靠墙，二不准我闭眼睛，最大限度的、不间断的消耗我。

看我闪进墙缝，王气急败坏的往出拉我，拉不出来用健美操棒打，打也打不出来，最后她又使出恶招，拿来冷水不断往我身上泼，一会，头上、身上也全部湿透，冷水顺着头发往下流，我依旧这样湿着、渴着……

我惊叹她的冷酷，痛惜她的年轻。我给她讲真相，给她讲善与恶、德与业力，希望能启迪她善的一面、她明白的一面，给她机会。可是，一切都徒劳。折磨的花样不断翻新。

大胖子包夹张翠芬，体重有200多斤，力气大的很，在恶警的指使下，她把我推倒，强行把我坐在身下，她故意坐在我的腹部，摇晃着身体叫着又软又舒服，我感到肚皮贴在了脊梁上，我无法喘气，我很瘦，一会就支持不住了，五脏六腑被她压扁了一样，很快就窒息说不出话来，潜意识的本能使我伸出无力的手去推她，我居然把她推下去了，好半天我才缓过气来。

就在这天的深夜，突然间我的满口牙齿全部松动，每一颗都松动得要掉下来一样，上下齿一对牙又软又长。王是学医的，我禁不住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冷笑着不语。

我懂点医学知识，我想这大概是精神和肉体遭受重创所致。我知道从生理上我早已走到了极限，是法在精神上支持着我和坚定着我，师尊用功在演化着我，用法身替我承受着。

我湿冷困乏，饥渴不已，肿胀的双腿和双脚沉重的象石头。我希望能靠在暖气上烘一烘湿淋淋的身体，但每次王宇都把我推开，她直言不

的坐在水里，冷水一直浸透到腰间。王宇冷笑的看着我。冷水一激，困盹全消，我艰难的从水中站起来，透湿的秋裤、毛裤从腰间往下淌水，我不时的打着寒战，身体越发沉重。

我要求换衣服，她们不准。我就这样水淋淋的站到天明，又从天明站到黑夜，从黑夜又站到天明。一天又一天……多少次，我真希望摔倒了再不醒来，再也不用站起来该多好。可是我还有意识，还在站着、湿着、漏着、困着饿着，三层衣裤硬是被我没有多少热量的体温漏干。

我几天没有一句话，就是沉默，站了多少昼夜了？开始我还数着，后来连数也不数了，我已没有了任何心念，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饥渴或是寒冷都无所谓了。任何指责、逼迫、毒打、咒骂、污辱已无心而漠然。

有时我会突然感到：经历这些折磨，我居然还存在着？我对大法的信念依然在着！！我暗暗的流泪，我有法，我还有口气，就够了，我一定要活下去。

在这魔窟里，人的权利、尊严是什么东西？是邪恶脚下的踢来碾去一文不值，我已渐渐的不在乎人的这些感受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蓬头垢面、脏衣烂衫了。身上也一样，这么长时间不许换衣服，不许洗澡，解手没有手纸，几次冷水泡身，快成泥人了，我不可思议的忍受着这一切。

一次上厕所，在冲水时，看着从便池后水口冲出来的水柱，我突然想起一个包夹曾鄙夷地告诉我说，××“重点人”用厕所冲出来的水洗身体，想到这我心里一动。但是，当我看着那水柱冲掉的粪便时，我不忍再想下去，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想洗一洗的愿望却不断的搅扰我，每次上厕所看着那翻花的水柱我都犹豫着、一再犹豫着，最后还是放弃了。

看的次数多了，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转法轮》返修那一节，老太太——马粪蛋——吃常人吃不了的苦……

下次去，我心无旁骛，淡然的伸出手去接水……

我突然想，这哪是水？这是泪……！我居然被她们逼成这样，没迫害之前，我的生活是那样优越，生活是那么讲究，我真不相信我居然能受这般苦。

只因我是大法弟子才有这么大的承受力，因为大法造就了我！泪，不都是软弱的！那不是用水洗，是用泪洗……坚强的泪，升华了的泪。

经过这一切，我也学会了寒冬腊月用冷水洗头、洗澡，我再不难过

我有什么壳的话，我的壳就是我的主意识，是我的灵魂，那是真善忍大法铸就的，是谁都破不了的。渐渐的我心神平静。

我一平静下来，犹太们支持不住了，她们的嗓子好象出了问题，她们都时不时的用手捏着嗓子读，而且声音越来越小。一会儿，五人中有一人撤下来了，片刻又撤下来一个，变成三人读。一会，撤下的两人换上去，她们变成了轮流读。后来就只有两人读，最后就剩下一个人对着我读。我站在那里坦然而平静。我漠视她们，这时我的愤怒已“转化”成对她们之可怜，那些恶毒的话语，将给自己造下无边的罪孽，她们何以如此的理智不清、与魔鬼无二？她们又折腾几次，最后读不下去了才收场。

当这一次禁闭来临，我深知将面临更多的折磨。我铭记“朝闻道，夕可死”，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无任何遗憾。在邪恶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逼迫折磨下，虽然体力在消耗，但是我的精神不倒，因为我的信念从来都没有被邪恶撼动丝毫而使我有半点退缩。有时即便感到身体难以为继到什么心、什么念都没了时，而大法那一念却时刻都是清晰的，就象抱定自己生命一样去守护着。

围攻读邪书持续了几天无效之后，恶警王宇和杜××亲自动手，她们画地为牢，把我圈在双脚见方的地砖上站立，不许越线。然后再逼我“转化”写“四书”，遭到我的拒绝后，王宇说：“你不写，我替你写”。她用粉笔在圈外四周写满了谤师谤法的口号。

她说：“你就直挺挺的站着吧，站多少天啦？我看你累不累，你挪一点就踩你师父的名字，我看你承受多久。”

我笔直地站在圈里，如坐针毡，痛苦疲惫，我不能有一点挪动，也不能稍有瞌睡使脚下散了步子。她们同时，在门上墙壁上，到处都贴满大大小小的谤师谤法的纸条。

我被圈得快要晕倒，虽然我一直昼夜站立，但是起码我可以倒一倒脚，也没有这种精神压力。我已经被逼迫站了不少天，双腿肿胀、疲惫万分。

我突然想，我怎么这样笨，不能让邪恶这样猖獗，不允许他们侵害我的师父！我开始用手去擦地上的字，我擦掉，恶警疯狂的又写，我就不断的用手去擦。王宇越发疯狂，写了满地。我愤怒了，我突然意识到怎么能让她给圈住呢，擦完后我一步跳出圈来。

我警告她谤师谤法罪孽深重，必遭天谴恶报，我不断的劝善。与此同时当我提出上厕所时，恶警王×和杜×同样以写“四书”和喊谤师谤法的口号为条件，如不就范，她们就毫无人性的无限时的憋着我。两个

小时，三个五个小时，一天，一昼夜甚至几天不让上厕所。

这种逆反人的生理状态的折磨给我的精神和身体造成极大伤害，这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无可言表。而这种折磨在劳教所被广泛施用，谁有正信正念，就用此手段来打击谁。

有一天，某班突然传出哭声，原来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三番五次的报告上厕所，就是得不到允许，最后老人给憋得直哭。

大班中，学员都是统一时间上厕所，无论解小手还是解大手都是按点限时。但这一切规矩吸毒女、包夹、犹太们都是例外的。所以学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大便干燥、十分痛苦。这是“转化”学员大班的情况，这还是稍好的。单独非法关押的“重点人”就是常年的这样憋着你，折磨你。

恶警交代命令包夹说：“叫你们来是干什么吃的？！就是让她们死不了活受罪，就是要整她们！”

当上述这些手段都用尽了以后，一天，副大队长槐×写了一张字条贴在墙上逼着我背。那张字条的大概内容是，我不“转化”已经毁了自己，再一意孤行下去我会毁了孩子、毁了家、我的先生也不会原谅我，不会再等我，我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槐×逼我每天面壁背那张小纸条。我不背，不是丢上句就是丢下句，她气得不行。一天我和槐说：“背不背都没有意义。”

槐说：“为什么？”

我说：“我都不怕死还怕成孤家寡人么？！”槐气得作罢。

（四）水和泪

从被关进会见楼后，就一直白天黑夜的站立而再没睡过觉。房间里除了放电视的大铁架外，四壁空空，没有床，也没有凳子。她们规定我只能站着，而且不许靠墙，不许眨眼打瞌睡。包夹不离左右地监视、说直到我“转化”为止。

我从早站到晚，从晚上站到天明。只要眼皮一打架，包夹申士令就用早已准备好的用报纸卷成的小棍照我的头上猛抽一下。我困顿的眨一下眼，她便抽一下。她们想熬疯我，为防止我眨眼睛，不许我有片刻的休息，她们居然能一站几个小时的盯着我的双眼，不断地挥动那个小棍抽打着我的头。

申×紧紧的贴在我面前，她个子矮，我低着头，她只能从下往上盯着我看，一会她就累得直摇脖子，手里掂着小棍，嘴里叫着：“张亦洁，想睡觉就“转化”，不“转化”就承受，再瞌睡我就把你的眼皮支起来。”

我没疯，她先疯了！她真的跑出去拿来一个东西朝我的眼睛里塞，我仰起头来躲开，她个子矮够不着我，气得直喘粗气，狂躁不已。她都是60岁的人了，却毫无正念的被邪恶支使得失去理性，据说她还是在岗教师。她谤起法来夸夸其谈，又激动，又兴奋，这时候她的头就不停地摇晃着，骂的越多和最邪恶时，她的头便摇得越厉害，可她自己却毫不警觉。

日子一天天地向后挪，她们的“转化”毫无效果而使她们越发焦躁，恶警便开始加码折磨，由幕后转到台前，由教唆指使别人到自己亲自动手。

这天，王宇走到我面前，掀起我的外衣：“噢，你还穿毛衣呀，你们是神，你们不用穿毛衣。”她抓住毛衣领使劲往下撕，毛衣从前撕到后，一分两半被她拽下来。

半夜里王宇把我带到室外，她们轮流替换到室外去冻我，直到她们自己被冻得受不了才作罢。深夜时分，我困得昏昏沉沉，站在那里直往地下摔。恶警王宇走过来揪住我的后衣领，把一大缸子冷水“哗”倒进去，我被激得浑身战栗，寒冬腊月、冷水刺骨，湿衣裤湿在身上冰冷冰冷，我只身被囚禁在这里，没有衣服换，恶警也不允许我换衣服，我直到用体温把衣裤晒干。

长时间的站立和不许解手等原因，我的腿肿得越来越粗、脚肿得越来越大，手指按上去，能按下一寸深的坑。每顿寥寥几块碎窝头依然如故，我却能照样日复一日的站着，夜复一夜的熬着。只要没人骚扰，我便在心中默念《论语》、经文、《洪吟》和所有能回忆起来的师尊讲法，一章章、一节节、哪怕是只言片语，以及以往对师尊讲法的所有领悟，我不断的回忆着。我平静的对待每一天、每一个人，以大善大忍的心态对待眼前的各种魔难，把握自己，不动人的念。这是我能承受下来的根本原因。

一天深夜，我累得实在站不稳了，双腿犹如千斤重，困乏笼罩着我，我费力的不断驱赶着困盹，我掐大腿，掐两手的合谷穴，丝毫不起作用。恶警说什么，喊什么，我都觉得很遥远、很遥远，我的意识好象游离了，昏沉之下，我撞着墙壁摔倒在地下，起不来……

恶警吼着：“站起来！站起来！”可是那声音却恍如隔世，飘飘渺渺……

王宇气急败坏，她出门打来一盆冷水，“哗——！”的泼在我身下，我身体立刻湿透，她泼了一盆又一盆，一会儿，地上积满了水，我透湿